

羣書治要

五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日本尾張藩刻本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
孜孜講求莫非平治
天下之道皆以救弊
于一時成法于萬世
外此豈有可觀者哉
但世遷事變時換勢
殊不得不因物立則
視宜創制是以論說
之言日浩撰著之文

月繁簡樸常寡浮誕
漸勝其綱之不能知
而况舉其目乎此書
之作蓋其以此也先
明道之所以立而後
知政之所行先尋教
之所以設而後得學
之所歸自典誥深奧
訖史子辨博諸係乎
政術存乎勸戒者奉

而不遺罷朝而不厭
其淆亂閉室而不煩
其尋究誠亦次經之
書也我

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

雍嚴熙之盛者未必
不因講究此書之力
則凡君民臣君者非
所可忽也

尾公有見于斯使

世子命臣僚校正而
上之木又使余信敬
序之惟信敬弱而不
敏如宜固辭者而不
敢者抑亦有故也羣
書治要五十卷五十
卷內闕三卷

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

其不全命我遠祖羅
山補之三卷內一卷

今不傳今

尾公此舉上之欲君

民者執以致日新之

美下之欲臣君者奉

以贊金鏡之明為天

下國家冀昇平之愈

久遠心曠度有不可

勝言者也信敬預事

亦知遠祖所望信敬

是所以奉 命不敢

辭也

天明七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

國史承和貞觀之際

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

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

敬公儒臣堀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

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諸

中秘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

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

命範金至

台廟獻之

皇朝其餘頒宗戚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

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

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二卷其一卷不傳故

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

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誤勢世以

音訛所處以訓謬間有不可讀者我

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

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慕異

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

幸皆早逝

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勗諸臣相與卒

其業於是我

公上自

內庫之藏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

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奈臣深田正純臣

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恆臣角田明臣野村

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

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

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

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

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

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

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

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

之意故不爲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

以待後賢以是爲例謹按以上

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

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勅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巧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睿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繆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誓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

剪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叙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鈎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已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為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紆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為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為綱為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微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不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微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愆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為五奏，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為名，但自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

清亂，又義斷絕，尋究為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彙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宗魏魏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 秦十卷

第一 周易

第二 尚書

第三 毛詩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 禮記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第九 孝經 論語

第十 孔子家語

第二 秦十卷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第三 秦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 秦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子 繡冠子

第三十五 列子 墨子 曾子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第三十七 尸子 慎子 尹文子

第三十八 莊子 尉繚子 孫卿子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第五卷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駁 中論 典論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本文作
劉廙別
傳

第四十九 傅子

第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本文作
袁子正
書

羣書治要卷第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下體

上體之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天故曰飛龍也龍

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上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

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明乎終始

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保合

大和乃利貞剛暴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國

窮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

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故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無咎矣惕休惕之謂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

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

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陰也賢人在下

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為之助是以動而有悔也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君德而處下體資納於物者也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

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象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

物之苑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問

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者求明者明者不

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初六師

出以律否臧凶為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

皆凶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

也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

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過則物失其節故

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

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

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

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

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

者象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君子以

類族辨物君子小人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唯

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遇惡揚善成象曰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

時行是以元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元亨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於賢者也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

也吝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

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

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濟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

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無為象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於時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

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象

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

故曰利用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整法象曰剛

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彰剛柔分動不滯乃明

皆利用款

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

于丘園束帛芻蕘吝終吉為飾之主飾之盛者

矣飾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賁于丘園束帛乃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象曰大畜剛健

篤實，暉光日新其德。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節飲食。言

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以險難為困，而德行不失，常

象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

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國之為衛，恃於險也。言自險之時用，大

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謂

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日月麗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

也。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長陽長陰，合而相君子以立不

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故不巳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恒，故皆治久長

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物之情，

見於所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恒，自

承之羞也。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君子以遠小

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

其志，不惡而嚴，得正。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

肥，遯無不利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

遠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象曰：大壯利貞，大者

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

則天地之情，則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

道之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莅衆顯明蔽猶

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職也君子以言有

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迥小而不妄者也必有恆而身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

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

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

也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

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

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象曰中行義以在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

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坼天地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菓草木皆甲坼也

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釋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

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免正之所賤也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損忿善莫善

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故有慶也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

大

革象曰澤中有火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

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子

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

面以順上也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

能也聖人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能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能熟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下以大亨養聖賢焉

震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威震驚乎百里則足可載鼎實也香酒奉宗廟之盛者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

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愓者懼於近矣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為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七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也

艮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慢官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

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為

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

亨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為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勳不失情理象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之為用困於艱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消息之道也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

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悅則違剛則諂剛而違

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柔外所以悅以

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

勸矣哉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

無咎處卑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無咎也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

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為節過苦則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

正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也通中而為節

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慎

於中雖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乎
有上四德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
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而順悅而以巽
則信爭不作如此則物無巧誑敦實之行若
驚信發乎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者蟲之潛隱者
其中矣爭競之道不與忠信之德淳中孚以利貞
者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

乃應天至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通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以利貞

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

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侵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

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九五東隣之殺

牛不知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

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

所勝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昭止

之毛蘋藻之菜可羞之於鬼神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是以東隣殺牛不知西隣之禴祭實受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方以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

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

顯其所同則吉顯其所隱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

化見矣象凡日月星辰形派山川草木也顯象

故變化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

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成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載其形聖人不為羣方各盡其業德業

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作易以准天地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

生之說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德合天地故相似也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周萬物則能樂天知命以道濟天下也

故不憂順天之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

範天地而周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應也其物也不係一方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君子體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曰盛德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大悉備日新之

謂盛德體化合變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陰陽

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妙萬物而爲

也測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

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

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

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

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

有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

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

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

其迹雖異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

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

有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

乎。言盜亦乘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

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此四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

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

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

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萬

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

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兆見曰象。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亶亶，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

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

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下作地

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蹈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困德之穽也困而益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諸侯物主有為者也能悅萬物之心能精為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交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

與者常也言可為曰若誓古帝堯言能順考古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助功也言堯放

也明文思之四德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天下之當安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

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特

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側微賤將使嗣位歷試

諸難歷試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

母慈兄弟弟恭子孝舜舉八元使布納于百揆

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百揆時叙揆度也舜舉八叙以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賓迎也四門官四門也舜派四凶族請侯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

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有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五載一巡

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

猶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文序稱進而問焉以

觀其才既則試其居國為政以著其功賜之

車服以旌其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若謂上

下刑墨黥以居刑里流宥五刑流放也刑三窮

而民耻之而反於禮也言所流宥皆

犯五刑皆宥肆赦皆過也受害也肆失也言怙

終賊刑怙謂怙敵宥而為者也流共工于幽洲

共工窮奇也放讎兜于崇山讎兜渾敦崇

苗于三危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殛鯀于

羽山鯀橋杌也殛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美舜本

其微用也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遇密八音越絕也密止也堯崩百

八音之舜格于文祖越絕也密止也堯崩百

廣致衆明四目明視四方也達四聰達於四方之門

通能安遠者則能安近也敦德允元所厚而

也所信而而難任人任候也繡給之言易者德

率服遠無不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

本書

三考衆功 曰若替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父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之難為臣不

也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

咸寧收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替于衆舍

已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堯因舜言又美

有四海為天下君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

不應言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過過樂敗德之源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賢果於

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存於心者日以廣也求也失道求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嚮戾也

名古人賤之也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專欲難

成犯衆興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懼

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

序九序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併勿壞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帝曰兪地平天成

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帝曰兪地平天成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上治曰平

因禹陳九功而歎美帝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

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欲其能以刑輔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

合于大甲是汝咎繇曰帝德罔替臨下以簡御

眾以寬會過也善則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亦

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宥過無大刑故無

也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也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實疑與其殺弗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弗犯于有司遠稱帝之德所

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帶之帝曰來禹汝惟

弗祘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

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

衆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也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也不詢專獨也可愛非若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也惟

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成也惟

口出好與我朕言弗再行謂實善也謂伐惡言

一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

王豈率循也徂往也不循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

也蠡茲有苗昏迷弗恭蠡動也昏闇也言侮嫚

自賢反道敗德辨梅先王輕嫚典教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廢仁賢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叛

也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肆故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滿

說作疏

者人損之自謙者人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至和

遂班師兵入曰帝乃護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
振旅言整衆也文德以來之地
儻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計而不服不討自
也來明御之必有道

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踏厥其也其古
當信踏行古人之德謀人謀謀也言人君
廣聰明以輔其政也禹曰兪如何所以行也
咎繇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歎美之重也慎脩其
身思為長久之道也

惇叙九族庶明厲賢邇可遠在茲言慎脩其身
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賢厚次叙九族
上命邇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

兪以咎繇言為賞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數
故舜受而然之

身親親之道在知人禹曰吁戚若時惟帝其難
所信任在能安民也

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今色家恭

其亂政故咎繇曰都亦有九德言人此性行畏
避放之也

異備則寬而栗性寬弘而柔而立和柔而愿而
恭恭慤也亂而敬能莊栗也擾而毅攬願也
也氣溫和也簡而廉性簡大而剛而塞

剛斷而彊而義無所屈撓彰厥有常吉哉彰明
善也明九德之常以釋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治能之士並在官也

百官皆是言政無非也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
無教逸欲有邦是有國者之常也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成慎業危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職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政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近也言
相須而

成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予欲觀

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汝明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自龍衮以下上

汝明制之也服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
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出納仁義禮智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
無得面從我違退

後言我不可對也禹曰兪哉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

也萬國象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
 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
 之誰敢弗讓敢弗敬應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
 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曰途於無功則遠近布同
 位優劣共無若丹朱稟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
 流故也無書夜常傲虐是作罔晝夜頽頽傲而為虐無書夜常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罔羣也丹朱習
 亂也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變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
 和謂言神人治也始於在賢立政帝庸作歌曰
 以禮治成以樂所以致太平也帝庸作歌曰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
 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拜手稽首乃廣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廣積也
 帝歌歸美股肱兼未足故續歌先又歌曰元首
 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
 養隆哉股肱情哉萬事隴哉養隆和祥無大畧
 隋萬事隴其功帝拜曰俞欽哉
 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俞欽哉
 往敬也

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
 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有窮后羿因民
 弗忍拒于河有窮國名狎諸侯名也厥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御侍言俟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侍
 康怨其久從敗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
 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言能傲畏小民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不見是謂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康危貌也朽腐也廩索御馬言危懼甚也為人上者奈何弗敬能
 則不驕在上不驕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作會荒迷亂也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
 或弗亡此六者有一必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陶唐帝堯氏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言失堯之道亂其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其五曰烏虥曷歸予
 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其五曰烏虥曷歸予
 懷之悲曷何也言萬世仇予將疇依仇怨也
 誰以復言當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鬱陶言哀思
 國乎也顏厚色愧

怵悅心慙也慙愧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民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顛德不及古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故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乃

作誥陳義告湯可無慙也曰烏虜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亂欲必致禍亂也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亂民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邇近德懋懋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

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乃葛伯仇餽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餽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餽怨者攸徂之故謂之仇餽仇怨也曰奚獨後予怨者攸徂之故謂之仇餽仇怨也

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湯所征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右賢輔德顯忠進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自滿志盈溢也

治思齊
有身乎
其本善
則之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於民率義率禮垂儀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

賢而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好問則裕自問則有得所以足也自用則小不問事固所以小也烏虜慎厥終

惟其始靡不有初雖克有終殖有禮覆昏暴有者封疆之昏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殖有禮覆昏暴有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命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人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

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肆台小子將天命明政於天下百官言及醉也

厥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予不至也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汝萬方言非所及也烏虜尚克時忱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

成湯既歿伊尹作伊訓道太甲也曰烏虜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小廉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

災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寬政代桀虐政兆

民以此皆信懷
我商王之德也
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音善惡之由無

不在初欲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治四海也烏虜先后敷求

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言仁及後世也制

官刑傲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傲戒百官也曰敢有恆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樂酒曰酣事鬼神曰巫也敢

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財貨美色常求比頑

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蘇連之童

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必亡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刑擊其領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降之百殃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萬邦惟慶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太甲既立弗明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伊尹放諸桐謂能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地王祖桐官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

惟三祀伊尹奉鬯王歸于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于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也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遠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道孽災也道

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精德於其初今庶後賴救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善悔過之辭也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于群下惟乃明君先

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于愛困窮之人使皆

得其所故民心服其德言湯于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德

先王克勤言湯于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德

股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烏虜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

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

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德亂政

德惟治否德亂政言居天子之位

德惟治否德亂政言居天子之位

德惟治否德亂政言居天子之位

德惟治否德亂政言居天子之位

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

亡。言安危在所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

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難

也。無輕為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懼以保其危。

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人以言嚅道，汝心必以道。有言邇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非道察之，勿以自惑也。烏庠，弗慮胡

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

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也。一君罔

以辨言亂舊政。故持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成功不遇其志，無畏。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

道則國長信。係於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遠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

歸邑。陳曰：烏庠，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

侯。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

民。皇天弗保，言天不安。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

一德，使代桀為。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地神祇之主。

心受天明命，享當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

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

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

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

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發。任官惟賢材，左

右惟其人。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也。其慎，無以

政乃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

也。

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傅岩。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諫也。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

汝

汝

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顯眩極，其病乃除，欲其世切言以自警也。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言欲使為已視聽也。惟暨乃僚，罔弗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相率，無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也。弗祇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也。惟說命總百官之任也。乃進于王曰：烏序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也。將陳為治之本，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故先舉其始也。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尊於民上也。言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致令易，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用兵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言王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言王政乃無不美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爵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無啓寵納侮，開闢非其人，則無耻過作非，耻過

文之，遂成大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成。乃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以勉高宗也。王曰：來汝說，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若作酒醴，爾惟翹孽，酒醴須麴，孽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醜梅醜，須以成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弗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非所王曰：烏序，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聞，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成，聖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右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甯尚明保，予罔俾阿衡，車美有商，與伊尹同美也。惟后非賢，弗父惟賢，非后弗食，賢須君以食也。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流緯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衛之功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

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

虐殺無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所以政亂也。

焚炙忠良，剝斃孕婦。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剝斃孕婦，良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改

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

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若勝鈞則義，義者強，度德優劣，勝負可見。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不和諧也。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三十一心，言同欲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

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

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我聞吉人為善，惟日弗足，凶人為不善，亦惟

日弗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黎，背之者，稱黎老，布

罪人，謂天下通逃小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殺也。元善之賊

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

百姓靡靡，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

烏虜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

王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

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崇信姦回，放黜

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以明義言非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君道也。大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

言紂為天下惡本也。

言紂為天下惡本也。

言紂為天下惡本也。

言紂為天下惡本也。

注無也

鐵乃雋言敏行也也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

言無晨晨道也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
鳴之道索盡也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
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則家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刺棄其忠

爾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

發惟奠行天之罰發宄於都邑也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復用也

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主若曰今商王為天下

通逃主肆予東征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

成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也刺所積之府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舍也皆散發

以賑貧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賁救

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皆悅仁服德也

皆悅仁服德也

西旅獻獒西旅遠國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真突之義以訓諫也曰烏虜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

德以懷遠故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耳目王乃昭德

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

賡其職也姓諸侯使無分珣玉于伯叔之國特庸展親

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入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

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盛弗狎侮盛德必自

侮小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狎

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矣弗作無

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

土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珍禽奇獸弗育于國

皆非所用有弗瑋遠物則遠人格利則來服

所損害故也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烏虜夙

瑋惟賢則邇人安實賢任能則近人安烏虜夙

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務細行於累大德輕忽

積善毀大故君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向成也

子慎其微也未成一簣

之字無窮

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民安

王雖聖猶設此誠況其非聖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

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

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往當蓋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也我聞曰怨弗在大

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至於大也言

願者順不勉者勉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人也

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也非汝封劓刑人

劓劓鼻也無或劓刑人所以舉輕刑以戒王曰

剛毅耳也無或劓刑人為人輕行之也王曰

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言人之罪惡莫乃

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

此無得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慎已

可惡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言當念天

於帶也行善則得之命之不行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祀茲

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勅曰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飲惟祀

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配在昔殷先哲王惟

御事弗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矧曰

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惟殷先哲王惟

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在今後嗣王酣身謂王糾

其君君不暇飲惟荒腆于酒弗惟自息言糾大厚於酒

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糾衆羣民

腥橫聞在天故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為天

下喪亡於殷也言凡為天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鑿當于民

鑿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鑿當於民鑿今惟殷

陰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紂無道陰失天命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其好逸周公

曰烏虜君子所其無逸德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猶然況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惟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大戊治民祗懼弗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

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也。其在高宗，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民無時有怨也。

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弗侮繇寡。知小人之所恃，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俾獨也。

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謙無法度也。弗知稼穡

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逸樂之損壽也。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文王卑服，文王節檢，昇其衣服。自朝至于日中，昃

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

厥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

此厥弗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詈，則信受之也。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戮于厥身。信聽合，則刑殺無辜，則天

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烏虜，嗣王其監于茲。觀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

命于罪，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

愛已者，則歸往之。於上，無有帝主，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

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

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

辨，以變亂舊典文章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觀聽，非禮義勿視

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則爲聖人，言

樂射非實，狂愚以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

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

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

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乘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澤

有司牧夫而已勞

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

已

武王率惟救功弗敢替厥義德

之功不敢廢其義

孺子王矣稚子今已安天下

德率違父道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

是又之

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言當順古

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

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剏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

下相輔內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

外咸治也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聖帝

至治也

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明王立

政修教也不惟多其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

官惟在得其人也

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

養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

官弗必備唯其

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

孤孤特置此三人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家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內邦國言任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化布五常之教

安和天下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

卿主宗廟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

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冠賊

亂暴作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

居土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

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

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矣王曰烏厚凡我有官

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

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三其

道也令亂之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

凡制事必以古義謹度終始政乃不述錯也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師法無以利口聯安亂其官也弗學

牆面莅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戒爾卿

而臨政事必煩矣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

由志業廣位弗期驕祿弗期修貴不與驕期而

由勤也修期而修自來驕修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

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惟以立德無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

行偽也直道而行於心逸美而名日美為偽飾巧居寵

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之也言雖居貴寵當常思

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

不畏則入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在官所以俊賢能相讓俊

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

能備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王曰烏虜三事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數而勅公卿以下

有之職也有治汝所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言

敕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

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所管政命君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言開上古聖賢之

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屬之以德也凡人未見

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

下民惟草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也無

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般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般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

曰宥宥汝勿宥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也無

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

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懲止犯刑者乃刑之也人有頑惡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

備于一人之使人當器之無貴備於一夫也王曰烏虜父師

王曰烏虜父師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

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

於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糾以靡靡利口為賢覆亡國家今說我聞

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世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也弊化奢麗萬世

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者麗雖茲殷庶士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闕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矜

用惡自終以禮樂其心惟難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

王若曰

之謂能和其中也畢公闢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

于前政前人之政所以勉學公

穆王命君牙穆王昭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若曰烏辱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

于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大常以表顯

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

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我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

方言已無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業之

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弼股肱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中從女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道之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

怨咨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齊通無滯礙其待御僕

從罔匪正人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且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小臣皆良僕從皆

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

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

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繩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特左右之臣彈

待御之臣欲其教正群僕懋乃后德交脩弗逮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君乃能正僕臣諛

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

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

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朕言命子孫列者也

中十
字

羣書治要卷第一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
 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以奉我一人之戒行
 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
 直之三德也天子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
 有善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
 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在今爾安百姓何
 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
 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姓之道當
 敬非惟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
 五刑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也造至
 獄官共聽其入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之辭也五刑信有罪驗
 則正之於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
 五刑也五刑當出金贖
 罪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
 也於五過從赦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言刑罰隨世輕重也
 刑新國國用中典凡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所以齊非齊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
 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哀敬折獄咸庶中正
 當於下民之犯法極斷獄之害其刑其罰其審
 人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也
 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
 審能之無失中也

羣書治要 卷三

以一至
至也本

羣書治要卷第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
 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故曰
 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下 貴變 兼作美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

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

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

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

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窈窕淑女君子

好仇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逮也向妃有關雎

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有關雎之德乃能供

茶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之言窈窕淑女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求之

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悠

仇逮也 作仇逮也 仇逮也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謂請采采卷耳不盈傾

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萃耳也傾

筐筐畚屬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

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懷思也寘

彼周行也行列也思

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邵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

公為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貌

芟芟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敬其德悅其化敬

其樹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猶我戎也

彼戎戎者乃穆之華興者唐棣移也云何乎

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雍王姬之車

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鄆風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栢

木所以宜為舟也汎

其流不以濟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小人並列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也不遇憂在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愠猶怒也既多受侮不少閱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與君子同心也非夫婦之宜也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芣猶菲也非芣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弄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廢耻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為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禮支也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特處士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子子建此旄來至浚之郊衛大夫好善者也素絲

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彼姝者子何以異之姝願貌異與時賢者既也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贈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瑤也雖其規諫以禮自修節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芄蘭之支蘭草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藉則起與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

觿能不我知此幼穉之君雖佩觿其才能實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也

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也

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也

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也

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

綿葛藟在河之許水厓曰澗葛也藟也生河之

者喻王之同姓得王漚得其潤澤以長而不絕與

恩施以生長其子也王慕於恩施今以遠弄族

親矣是我以他人為已父也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喑喑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

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時而鳴喑喑然興者喻君子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嗣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朝盈夫人也君也

雞鳴則以作早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

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

田甫田維秀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

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

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

貍兮一夫之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飯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

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

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頭大謂者

斥其君汝無復食我

黍，疾其君稅斂之多，我事汝已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未顯，眷我，又疾其不修德政，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

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湑湑，枝葉不相次比之貌。他人，謂異姓也。言

不如我同父。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

恩不如同性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賦

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賦，疾飛貌也。晨風，鷓鴣也。往之，賦疾如晨風。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

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

君子之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

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嬖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

驕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

瑰玉佩。瓊瑰，美石而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遇我薄，其

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

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

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心之憂矣。於我君臣，歸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

歸處，歸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荷戈與殿。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攜也。殿，受也。言賢者之

官不通，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赤芾，乘軒之子是

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啣

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大萍也鹿得萍草啣

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

相招呼以成禮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篋篚屬所以行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 皇皇者

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華臣奉使能光君

惟所之則然也駉駉征夫每懷靡及駉駉衆多

夫行人也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

懷其私相警懼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召公爲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萼

不煒煒承華者曰萼不當作踳踳足也萼足

事兄以榮覆榮恩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思親

義之顯亦煒煒然也鵲鶴雍渠也飛

無如兄弟鵲鶴雍渠也飛 鵲鶴在原兄弟急難則鳴行則搖不

能自舍爾急難言兄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况茲

弟之相救於急難矣也永 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也永 外禦其侮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

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

直也言昔日未居位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切

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

鳴之志似於有朋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

友道然故連言之 出自古谷遷于喬木謂喬時

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

不可以忘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矧况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

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聲無不宜

受天百祿備安也爾汝也哉福也穀祿也 舉事盡得其宜

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昇恆恆也其

進也月上弦而就盈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言俱

日始出而就明也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枝葉常茂盛青

相承無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

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 南山有臺堅固如山之有基址也 南山有臺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

北山有栲栲夫須也與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則能為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興也。蓼，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

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吟，謂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湛湛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也。露也。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食，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食，則自變蕭敬。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

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機構簡閱，饒也。盛夏出兵，微，狁孔熾，我是用急。此序吉甫之意也。此秋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東城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也。蕭蕭，同齊也。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譖。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遷定安集之，至乎繇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前之弊，而興復先王之遺，以安集衆民為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

澤，澤也。澤，澤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

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遷定安集之也國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侯伯卿士又於裏城之國同時起言微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謂萬民之辭有所安汝今雖病勞終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賢者有乘白駒而去

者繫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紳之繫之以久今朝

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道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

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彼南山維

石巖巖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與者驗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師大帥周之三公尹氏為大帥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

下之民俱視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汝之所為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也監視也天

絕滅汝何用為職不監察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愛傷正月

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恒寒民之訛

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

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

大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踐曲

也躡累足也此民疾苦王哀今之人胡為虺蜺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虺蜺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憐之方揚寧或威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憐之方揚寧或威之威之以水也憐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也褒姒姓也威滅也有後詩人知其必威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

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為君辰為臣彼月

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

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百川

沸騰山冢萃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萃者

貴崩小人也山頂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君

下小人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憚曾也變異如此

在位之人何曾龜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

無以道德止之龜勉從事不敢告勞見時如是

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無罪無辜讒口躑躅躑躅

其液膿口見核譴罵罵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

之善者不從之其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

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

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事者衆，詞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智而**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凌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

畏懼小人能危亡已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也。**恐也。**惛惛小心，如臨于谷。**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憂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蹶蹶周道，鞠爲茂草。蹶蹶，平易貌。周，趙周室之通道也。鞠，窮也。**我心憂傷，慙焉如搗。**也。搗，心疾也。不脫冠衣而

假寐，永歎，雜爰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也。疾，疾也。不脫冠衣而**雜爰與梓，必恭敬止。**所，所也。疾，疾也。不脫冠衣而

已尚不取，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體。

胎乎何曾無恩於我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之後，懼復有破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

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與不信，盡同之。不別

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人。盜言孔甘，亂是用餓。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

小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貝，與也。萋斐，文章貌。貝

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已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相須，則恩愛

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也。將安將樂

我小怨，相成之謂也。

蓼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長也。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莪

者喻憂思心不精識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得養

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嗷嗷入

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

門又不見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願旋視也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或燕燕以居息燕

安息也或盡瘁以事國盡力勞瘁也或息偃在床或

不已于行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

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起走言促遽也或耽樂飲酒或慘慘

畏咎咎猶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

貌美薄也興者蠅之為蟲污白使黑汚黑使白

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于藩欲外之令遠

也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罔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

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言

之初筵温温其恭温温和其未醉止威儀反反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言重

之時自勑戒以禮至於族酬而小人之態出也

賔既醉止載號載嗽亂我蕩豆屢舞傲傲是日

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號呼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若大牢君子來朝

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

尚以為薄也

角月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翮其友矣興也駢

也不善彈藥巧用則翮然而反興者喻王駢和

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

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

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

以成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教矣民昏效矣怨也爾之遠矣民昏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命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尚息焉尚庶幾也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俾使也朝焉發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俾使也

朝事不可不察功考績後反疎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自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支麻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英

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彼菅可相亂易猶天之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猷

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彼菅可相亂易猶天之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猷

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憐憐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不黃乎草皆黃矣於是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

四方言萬民無不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兇虎野空也兇虎者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震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

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

廣大，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

大明也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嫡，使

不挾四方。忱，信也，挾，連也，天意難借矣，不可改

正，矯也，以其為惡，乃絕拜之，使教令不行於四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心，狹狹，恭慎貌也，聿，述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也，思齊，大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

王室也，常思，莊敬者，太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

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為京室之婦，言

其德，行純備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

以生聖子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

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

其位，眾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此非有急成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

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

從求善言可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也

以為政者也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

黃耆台背，以引以狝。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

也，以禮引之，以禮狝之，在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其前日引在其旁曰狝也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人皆得其宜，以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于，求也，成王行顯

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不愆不忘，率由

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也

舊章欲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遺誤不遺失猶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後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

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

然為猶不遠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羸病也詭善言也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

也以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也猶之

不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圖遠用介人維藩

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翰幹也

世嫡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

所無疎遠之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醜暴之

於難宗子城壞則乘離而汝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稱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上帝以詛君王也辟君也蕩蕩言法度廢壞之

可則祭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

敬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天生烝民其命匪

謹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

厚乎今則不然民始昏庶幾既愆爾止靡明靡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為夜也愆過也汝

明雖有此息也醉則號呼既過於流瀆矣又不為

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文王曰咨咨汝殷

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主

王之故法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先

之所致也雖無此臣猶伊尹伊陟臣

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伊尹伊陟臣

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會無

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

為戒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

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

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

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慎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謂善言也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玷缺也斯此也王之玷缺

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

一失難能

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

憂心殷殷念我土

卿士也

憂心殷殷念我土

卿士也

憂心殷殷念我土

卿士也

憂心殷殷念我土

卿士也

憂心殷殷念我土

卿士也

字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居字

也俾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怠勞苦自傷之言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居

却迫罪殺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願是復逆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

其願念而重復之言大風有隄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

則賦賦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効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愛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倬

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

時早滿雨故宣王夜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

仰觀天河望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

下之人天仍下早灾亡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之道飢饉之害復重至也何罪與今時天

主璧既卒寧莫我聽璧莫皆無也言王為早之

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主璧又已盡矣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

為周之楨幹之臣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揀此萬邦聞于

四國揀願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觀也假至

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於衆民也

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仲山甫使佐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

若否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匪非

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人亦有

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儀

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也人之

政事易耳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疋圖

之而未也維仲山甫舉之仲山甫能獨舉

能為也維仲山甫補之是德而行之袞職有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

吳天斥王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人有土田也

汝反有之此言王刑無諸侯及卿大夫無人有民人女覆奪之覆罪者也

此宜無罪汝反收之收拘收也彼宜有罪汝覆

說之說放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謂多智也

懿厥哲婦為壘為鳩懿有所痛傷之聲也皇

之言無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長舌喻多言

致亂語王為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是故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殄至也

不能至於天矣不能到微辭於神矣感儀又德

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

困病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爾祭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敬之辭也穆美也

肅敬也雍和相助也

魯頌

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

和又諸侯有尤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越也越於也

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

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

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與也賓賓

鳥也雍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雍之

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者喻祀宋之君有潔白

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

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雍禘太祖也禘大祭也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相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

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

子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見之也

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商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光

也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此時戒

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

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

畏也天上下其事無轉遲日月施其所行日視

此也

魯頌

四九

闕官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王成

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為周公後也

開汝居以為周家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禮封以方七百里也

山川土田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

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門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

取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鏡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

王之不競不紱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紱急也優優和也道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溢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溢實不僭刑不溢也封

大也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嚴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觀於政事者則命之於

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輶謂商邑翼翼四方之

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羣書治要卷第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胸熊蹯不熟殺之真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筐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禱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

前也公知欲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

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闕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麇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存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庭樹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

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喉

夫蔡焉明搏而殺之蔡猛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黃公不養士而更鬪且出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穿趙盾之從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

而還開公殺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及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

罪盾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

九牧使九州之鑄鼎象物象所使民知神姦圖

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魅罔兩魍魅

水神也怪物罔兩莫能逢之逢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安害則上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言可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

也孫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奔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遂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滅陳以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期辭也而牽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取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桓子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豐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經矣經常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日

卒乘事不虧矣軒犯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放幸令尹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類

選於舊言親陳舉不失德實不失勞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政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薨子曰：不可。薨子，成師也。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也。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管。管，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變武子曰：

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怠也。子，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軍實，軍器也。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說也。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微

忽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也。微，說也。鄭

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也。武，彰武功也。而敗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文

為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

矢。戰，戰也。櫜，也。囊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篋。篋，後，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羊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程也。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也。

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爾也。

楚子伐蕭，甲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猶，撫慰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滿也。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

或居藪。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未敢

損大德。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貲。賈，賂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黎氏黎侯國。

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令。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亦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

悅是實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物也。夫庸庸也，祇祇也，言文王言中行能用可用，祇祇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

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曲縣，衛邑也。繁縷以朝，許之。繁縷，衛侯之

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

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蜃炭，燒蚌

於是以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死則益

其侈，是弇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食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

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

遷，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范文子士韓獻子韓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蹶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

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蓋何子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

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樂書

得從眾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

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晉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及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

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

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禘

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所禘耳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皆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勳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

生敦龐敦厚和同以聽聽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弄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

好美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守物奸時以動

不順時而被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妨農業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倍十五年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秦狄齊楚皆彊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層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憂慮生蓋釋楚以為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投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

劬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字官行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掃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

從請歸死於司寇公眺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樂解死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戮貳勞

師於我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戎會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

關過也便百官各為箴解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洲茫茫遠貌經啓九道啓開九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

故總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

思其庶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悛于夏家

琴以好武雖有夏家獸臣獸臣司原敢台僕夫虞人

而告僕夫不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敢斥辱也也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

猶輕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甞民狎其野也藉人

成功二也變懼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壞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

而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

卿讓於善讓勝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敵奉上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四民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爭官相讓勞職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蠲

觸觸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度河南

冬諸侯伐鄭以下悉有脫誤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將命軍帥也。使士甸

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甸，士

不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偃。士甸佐之。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位，武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韓起佐之。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屬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

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賤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圃，二子怒。公使子蟜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為之貳。貳，節也。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

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警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也。諫，謂其君。士傳言，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以從其淫

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替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闕其邾大夫也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使食漆闕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皂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

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

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費以以弄社稷、不亦惑

乎、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弄社稷乎、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轡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疾也、志相順從身之苦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疾相藥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東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

無罪、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

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也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以公尸與三踊而出枕已股、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舉也伍舉奔晉、聲子

逼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聞子名也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借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逆者也不經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不用常法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勝

加勝則飭賜飭賦也酒食賜下無不鑿足所謂加勝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也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諸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東

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子靈

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逼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燧夷燧也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以舉才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剛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剛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朱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則賞

左師之言。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晉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

十三年，秋，盟王陵。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

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也。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呼爲疇。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

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誘議國政。子產

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防息也。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邪於，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也。遽，畏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藥石。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尹何。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也。使夫

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實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驥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

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棣棣富而開也選猶敬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敷文王之德逸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

天象上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

之輪敘而復伐之因疊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意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虢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圍

二十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得志謂先秋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駕猶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假假不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莠穠私也穠苗為莠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鑿

早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

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

陳氏矣公弄其民而歸於陳氏弄民不恤之也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

賤踊貴踊刑足者屨也言刑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煨燠煨休

痛念之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殣死而

女富溢尤女嬖寵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

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

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昧且早

也言夙興以務大况日不悛悛改其能久乎晉

之公族盡矣顯後世猶懈怠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請更諸

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者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

也唯天所相相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難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嶽華三塗陽

城太室荆山中南九朔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無管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知

無難敵亦喪之二十五年秋滅衛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隈商湯有景亳

之命亳卽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鄧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在櫛二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禘叛仍櫛皆國名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

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拜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

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奔惡及遠方則人奔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弒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

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及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驪不能用也謂在

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昔取戰利人之難謂

年首亂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也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關則足使守門也

以羊舌肸為司空加官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耻人城濮之役在魯二晉無楚備以

敗於鄆在宣十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在

十六自鄙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

重也言怨也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糜至糜料也求婚而薦女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辭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禦是故

開之以義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紘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

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登

之以行登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

之以敬敬也益之以彊施之於斷之以剛義斷也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懼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弗可

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者禹湯之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

書謂之九刑也起於始盛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德法如是為天下所信也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刑

書為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亂獄滋豐賄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賂小事臍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
也法也僨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

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也而

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

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鞍卒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章華之官納亡人以質之無宇之闕入焉有罪亡入

章華章華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官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略

有四略天下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上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

甲至甲至人有十等玉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

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開闢也有亡有亡所以

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裕裕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北至汝水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

而歸之為淵藪集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

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

然民聽濫也濫失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

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崇侈

民力雕盡雕傷怨讎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

其性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地名虎祁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其身也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官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賀官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

鄭獨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潁潁之戎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兄弟

先王居構杙于四裔以禦蝟魅言構杙略舉之也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

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惠公自秦歸二

十二年秦晉遷臨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我有

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

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

戎狄無所可貴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

公雖羸木能改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也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

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友潁倅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壘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

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豫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

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識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

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基，弑。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安和貌也。

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南費邑宰也。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所敗，費人。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

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

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自狄之別。鼓人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通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畏，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也。賈怠無

卒。卒，終也。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

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禘，龍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前年禘，龍欲用，禘，禘，禘，火于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龍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

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逼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

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

我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謂龍之室。吾無求於龍，

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建素。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

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口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書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為名不可廢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思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咧于子僚也

齊侯疥遂疢疢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多在梁丘據與裔歎二子齊言於公曰吾

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

於祝固史富以辭賓欲殺固固以辭公悅告晏

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

文襄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求善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頽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讒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懷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以實自神是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言非誅祝

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布常無藝藝法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起去內

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也起去內

寵之妾肆棄於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姑尤以西姑尤齊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

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

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

而不斂，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

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者，道之常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履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行。

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醎、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

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淫，過也。

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

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

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逾節。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簡子曰：「甚哉

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緯，經居以相成也。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曲直，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也。諂，疑也。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

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數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數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

彈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謂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後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焚之。蕪，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蒸，令尹炮之。炮，燒也。

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卻氏，皆卻氏，皆卻氏。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祝也。

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旣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陽令終也。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二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

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

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互之罪敢不良圖子

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魏帥也以司馬彌牟為

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魏帥也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鱗魏帥也

大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

思義不荷得在約思純無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

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故母墮乃力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

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也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實王室之功故為忠也曰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

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

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

賂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屬大夫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

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各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

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獻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放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

也復重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與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

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鄭公辛之弟懷將

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憂成然

之子關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鱗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

弱也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

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

蛇豕害也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

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

鄆鄆西有藍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

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通王賞鬪

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鬪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

德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

求無厥平王救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歆殺鄆析而用其竹刑鄆析鄭大夫欲改鄆所鑄

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

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帝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少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弗聽，退而

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

二十二年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逢猶當公

而進，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冀，吳未可從也。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

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

適異，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

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形丹也鏤刻也官室不觀，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

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分爵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

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

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

及，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

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故身當。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祭禮。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殒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我也夫。」豢，養也。若人養，饑性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適，吳禮。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無。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焉。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不答。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取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六十九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欲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躒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魯公。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禮記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敬儼若思言人生思貌必儼然安定辭

審言安民哉此三句可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

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者慢遊之道賢者狎而

敬之狎習也近也畏而愛之心服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習其所行夫禮者所以定

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

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莊敬也富

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懾懾猶懼也國君春田不闢澤大夫不掩羣士不

取麇卵生乳之時歲凶年殺不登登成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

以善之
以本善
作之

則祭所
先生投
牲祭先

梁士飲酒不樂皆自為取損憂民也禮食則祭所先不祭肺則不教除治也祭樂器也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

侍鼓鐘杜蕢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飲斯

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

出三酌皆新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射以甲子死樂以乙卯亡王者謂知疾日曠也大師也

不以詔是以飲之詔告也大夫喪

悼子之喪在堂未葬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夫喪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言調食酒食也褻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也防禁放盜者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則服杜蕢洗爵而揚解舉爵公謂

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欲後世至于今

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此爵遠因杜蕢為名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怪其哀甚也使子貢問之曰昔吾舅死於虎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之父夫子曰何

為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

虎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也司城子罕

入而哭之哀子罕樂晉人之胡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

不可伐也胡宋孔子聞之曰善哉胡國乎善其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

之辨謂考問其秩次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位定然後

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

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禋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

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

而而生得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善教也令謂特祭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

恤其不足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

上辛郊祭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上帝太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元辰蓋郊後

為天神借民力禁止伐木盛德母覆巢母殺孩

蟲胎夭飛鳥毋麇母卵為傷萌母聚大衆母置

城郭為妨農掩骼埋胔為死氣逆生氣也胔不

可稱兵稱兵必有天殃逆生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助生命有司省囹圄

去桎梏毋肆掠順陽氣也省減也毋竭川澤毋

澆陂池毋焚山林順陽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振乏絕振猶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聘問也名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

士不仕者

堤坊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母有郭塞所以除水

田獵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母伐桑柘爰蠶食也野虞謂

后妃齋戒親帥東向躬桑祭婦女無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向者

綱之命工師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于時母

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治理

日號令戒之以此二事百工工作器物各有時逆

之則功不善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勸謂動

之使生春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母發大衆為妨蠶命野虞

勞農命農勉作母休于都急趣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

帝謂雩五精之帝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

下若句龍后稷之類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為其未母發令

而待以妨神農之事發令而待謂出蠶役之令

以豫警民民警則心動是

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舉大事則

有天殃

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

命百官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

務蓄菜，多積聚。為樂冬之備也。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

麥者，極絕積之之穀，尤重之也。

季秋之月，命冢宰，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簿。藏帝籍。

之收於神倉，霜始降，百工咸休。寒而膠漆，作不堅好。

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國事死也。命百官，謹

蓋藏。謂府庫困倉也。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大

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天子乃

祈來年于天宗，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五祀，門戶中靈也。行，勞農以休息之。肅正屬民飲酒。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山林

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務收。

飲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藪食。

季冬之月，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田官告。

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也。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

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內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

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踏地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

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膳，所食也。然後

退。武王帥而行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

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壹飯，亦壹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欲知氣力，欲知藥所勝。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

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太傅審

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為之行，其禮也。少傅奉世子以

傳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

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

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

歸諸道者也慎其身者謹安護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

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

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

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

則其餘不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

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而眾知君臣

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

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為子君在

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

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

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養之亦祭宗廟

時孔子仕魯而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在助祭之中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孔子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公猶共也

不家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道廣也使

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無匪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

謂大同同和平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為家傳位

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

溝池以為固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為紀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

度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

本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此六君子者未有不

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

曰夫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故
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民知禮則易教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故聖王脩
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故人情
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

樹以講學以釋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善道播
樂以安之之堅固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也無以入之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嘉穀無由生也

為義而不講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苗不殖講
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釋而不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猶穫而不食也不知味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功不見也四
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

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
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
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昆蟲

之灾民無凶飢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灾螟螣之
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輒龜龍在官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實猶甘也審謂若銀審丹醜也馬圖龍馬
穀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故使之然先王能脩
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

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籜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也或柔輒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傷人之得禮亦猶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

仁鬼神饗德饗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
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

具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
人心理萬物者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
禮鬼神弗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地所生也是故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

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也為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西方也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為下必

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之

因地事地地下因下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猶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特所兆祭於四郊陰陽

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和而麻徵得其序五行木為雨金為陽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

下大治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脩樂以本也

導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國禮變而樂淫也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冠緜纓端畢紳搢笏

咸皆也統釋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添衣也紳大帶也左右佩用者備尊者使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

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猶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

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捷也父母雖沒將為善恩貽父母

令名必果曾子曰孝子之養老樂其耳目安其

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玉藻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也君

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故謂祭記之時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也踐當為剪聲之誤剪猶殺也

大傳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有五民不得與

焉且先言未遠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

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田也存察也察有仁愛者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賻五者一物疵謬民不得

其死物猶事也猶猶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一聖人

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也是故

人道親親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樂猶聲也百志人之志也人所欲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歌願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官商角徵羽雜比曰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

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嗚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

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

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

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

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喻是故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

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

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

本書

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

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

亂則無怠懣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樂

不和之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

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

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

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比於慢矣比猶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

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

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

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者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近

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樂之隆非極音食饗

箕無先
王至禮
樂六字
補之

之禮非致味隆猶盛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

之正教之使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作

過其知好惡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

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明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

之禮也射大射鄉飲酒也食

饗禮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

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

出和在禮自外作貌在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

若於清廟大饗然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大樂與天地同和大

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和故百物不失不

也節故祀天祭地成萬物有明則有禮樂教人

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

同愛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主於王業五

帝殊時不相公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

官猶事也
各得其事

地官矣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

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

綴淫也綴猶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

謂死也故先王本之情性替之度數制之禮義

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

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

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

閉也懾猶恐懼也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

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

本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

也遂猶成也愚獵也感動也節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成

謂人樂習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

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

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然後發以聲

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

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故樂行而倫清耳日

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

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先王對曰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

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

父子君臣以為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天下

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

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今君之所好者其溺

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

煩志齊音敖僻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也為人君者謹其所好

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民從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

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也故樂

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

禮極則順內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

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

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

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

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灾則祀之

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粟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嗣九洲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洲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能勤衆事繇鄩洪水禹能脩繇之功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禮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遠禮

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

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

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齋於

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

齋者見其所爲齋思之熟也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

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

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

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猶祭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之

也也帝天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

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

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

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

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

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

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

不遂灾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

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已而自忘己之勞。

苦無怨於父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母之心也。諫之，而父母既沒。

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親樂。

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經，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獨步邪，趨疾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

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由教生。祭而不敬，何以為也。

經解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響，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

也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
 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
 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
 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
 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
 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衡稱也繩錘也陳設也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
 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
 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
 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
 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
 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鬪爭之獄繁
 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
 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
 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
 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此之謂也厲謂舉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
 瞽之無相與佞侂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幽
 室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
 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
 哀政事失其施凡衆之動失其宜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者生之質也
命者人所稟受率循猶性行之是曰道道也者
精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出之須臾離
 乎從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獨者慎其獨居之所為也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觀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若有怕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一皮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纘也積業也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與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過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為善言其餘言語則以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餘而生

言行亦由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禮出也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皆避其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實也

緇衣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格來也遜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蒞之則民有遜心也遜猶順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言民北行不拘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甚者於君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遜焉豈必影之逐表

盡仁言百姓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

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綽言出謂大也綸今有秩也故大人不

唱游言游猶浮也不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

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

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子曰君

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謹也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替其所弊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替

也考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言也子曰為上可

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

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人疑則百姓惑下

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

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

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通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

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子

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

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

大學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

於財利不能止也君好貨而禁民淫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

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

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

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拂猶違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嫁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聽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聽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之言貴也蓋蕩滌去穢惡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皆於禮樂有德行者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也狸首亡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

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大射謂將祭擇

士之射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

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弟子無所爭必也射

乎

羣書治要卷第七

羣書治要卷第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禮 周書 春秋外傳國語

韓詩外傳

周禮

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別四方正君臣之位體國

經野禮猶分邦畿之度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徒

所職而百官事舉以為民極極中也今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其邦治以

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者佐猶助也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

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

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

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亂萬民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謂之禮經常所

乘以理天下者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任

猶傳也，生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

賁，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乘執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祿，所以富臣下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夫士也。賜與之，謂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也。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也。誅，責讓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

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

吏，八曰禮賓。統，所以總物者也。親親，若堯親九能，多才藝也。保庸，安有功也。尊貴，尊天下之貴者也。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正正處也，三歲則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三歲，會大計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

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

不舉。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天災，日月晦食也。地災，崩動也。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地官

地官

行也本
書作行
之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數，所以親百姓，訓五品也。擾，亦安也。言饒行也。而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

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

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

以刑教中，則民不虺；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

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

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也。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也。儀，謂男女之禮也。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也。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也。恤，謂災厄相憂也。民有凶患憂之，則農不懈怠也。度，謂官室車服之制也。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也。習，謂其心安焉。因，故以能不易其業也。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也。

以保息六畜萬民，一曰慈幼，二

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

富。保息，謂安之使蕃足也。慈幼，愛少也。養老，七十養於學，五十異糧之屬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也。恤貧，貧無財業，粟食貸之也。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不辜卒也。安富，平徭役，不專取之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

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

樂射馭書數，物猶事也，典猶舉也，民三事之效

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賢者，能者以飲也

仁，愛人以及物也，聖通而先識也，義能斷時宜

也，忠言以中心也，和不剛不柔也，善於父母為

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也，姻親於外親

也，任信於女道也，恤，振愛貧者，禮五禮之儀也

樂，六樂之歌舞也，射五射之法也，御五御之節

也，書六書之品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

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大詔，大夏，大漢，大武也。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艱阨，以王

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

師氏掌以美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

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也，教三行，一

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

師字補

保氏書

改之

作前字

循作英

謂作

謂作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

六樂，三曰五獸，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

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

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

失參連，刻注，喪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鑿，逐水曲

指事，板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象形，會意，轉注

也，祭祀之容，穆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格，躬，莊，朝

廷之容，躅，躅，躅，躅，喪紀之容，景，景，顯，顯，軍旅之

之容，匪，匪，異，異

司教，掌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

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旌節也，施惠，賜恤

春官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也，和，剛

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灾

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也，謂會稽沂

嵩，恒也，傀，猶怪也，大怪異灾，謂天地奇變，若

屋辰奔實，及震裂為害者也，去樂，藏之也，大

札，疫，厲凶凶年也，灾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水火也，弛，釋下之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水火也，弛，釋下之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水火也，弛，釋下之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水火也，弛，釋下之也

聲慢聲、淫聲、若鄭籍也、過聲、失哀樂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之聲、

夏官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平、成也、制、設封國、以正邦國、於疆、為界、設、儀、辨、

位、以等邦國、諸、臣、之、儀、進、賢、與、功、以、作、邦、國、起、

也、起、其、道、善、建、牧、立、監、以、維、邦、國、連、帶、制、軍、詰、

禁、以、紘、邦、國、諸、窮、治、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戰、

賦、稅、也、任、簡、誓、鄉、民、以、用、邦、國、也、均、守、平、則、

以、安、邦、國、均、謂、尊、者、守、大、卑、者、守、小、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比、猶、親、使、大、國、親、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

則、出、兵、征、馮、弱、犯、寡、則、肯、之、肯、猶、人、肯、覆、也、賊、

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四、面、削、其、地、暴、內、陵、外、則、壇、之、

置、之、空、壇、也、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

負、固、不、服、則、侵、之、侵、之、而、已、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殺、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者、犯、令、陵、政、則、杜、

之、犯、令、逆、命、也、陵、政、輕、法、也、外、內、亂、鳥、獸、行、則、

杜、塞、使、不、得、與、諸、侯、通、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

滅、之、仲、春、教、振、旅、戰、也、四、時、觀、各、教、民、以、其、一、

舊無治

焉、遂、以、蒐、田、蒐、擇、也、擇、取、仲、夏、教、拔、舍、拔、舍、猶、

有、草、止、遂、以、苗、田、夏、田、為、苗、簡、取、禽、獸、不、孕、仲、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猶、殺、也、仲、冬、教、大、閱、大、

簡、軍、實、備、禮、遂、以、狩、田、冬、田、為、狩、言、守、

不、知、出、軍、時、遂、以、狩、田、取、之、無、所、擇、也、

司、勳、掌、等、其、功、等、猶、差、也、以、功、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烝、之、言、名、也、生、則、書、於、

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冬、祭、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

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

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謂、新、闢、地、二、曰、

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謂、亂、

國、以、圓、土、聚、教、養、民、四、曰、聚、教、養、民、其、中、

也、以、圓、土、聚、教、養、民、因、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

懲、作、勞、有、似、於、養、也、凡、害、人、者、寘、之、圓、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耻、之、明、刑、謂、明、書、其、罪、於、大、方、板、以、著、背、也、職、事、謂、役、使、之、也、其、能、改、

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圓、土、者、

殺、以、嘉、石、平、覆、民、覆、民、謂、為、刑、惡、者、也、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朔、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役諸司空，刑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覆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生口說，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說，使其刑里之人，任之乃。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

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復白也。長，謂諸侯及所屬吏。

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命夫，謂大夫

坐，使其屬及子弟也。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

刑於甸師氏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辭不

二曰色聽，色不直，則氣聽，氣不直，則耳

三曰氣聽，氣不直，則耳不直，則目聽，目不直，則眦聽，眦不直，則

四曰目聽，目不直，則眦聽，眦不直，則

五曰眦聽，眦不直，則

六曰聽，聽不直，則

七曰聽，聽不直，則

八曰聽，聽不直，則

九曰聽，聽不直，則

十曰聽，聽不直，則

十一曰聽，聽不直，則

十二曰聽，聽不直，則

舊無小司寇字

舊無小司寇字

舊無小司寇字

舊無小司寇字

舊無小司寇字

舊無小司寇字

刺殺也，致三問之，然後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問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也。宥，寬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耆，三赦曰蠢愚。蠢，愚生而癡騃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然後刑殺。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賻，喪家補其不足也。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委，輸也。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

禍災則令哀弔之。禍災，災也。新有兵寇及水火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滅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札喪，夜喪也。禍災，新有兵寇及水火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文傳解

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

也戒之哉不思禍咎無日矣言不遠也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謂其化之類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謂其失之類兵彊勝人天勝謂其勝之類人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官人

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窮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懼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第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其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

芮良夫解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誓首謹誥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道謂德政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德民讎茲允効于前斯不遠信於前世不商紂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舉桀滅亡以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之業惟爾執政行惡為戒也

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顧道王不若同謂位聞也言教同謂位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龕專利進不同謂位治亂信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攸聞行善則治行惡則攸聞亂皆所聞知也攸聞古人求多聞以鑒戒弗聞是

惟弗知言古人患不聞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言古人患不聞惟艱哉知而不改無可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知而不改無可害民乃非后惟其維是與民民至億兆后一而言上下無義對共已寡弗敵衆后其殆哉相怨則寡者危已烏虜

野會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人養之故馴服雖家畜不惟人民亦如之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

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專利為貪不對以備面從為諛

對作對

多聞下

本書無

難下民胥怨財單力竭手足靡措弗龕戴上不

其亂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惟禍發於人之

倂忽咎起於人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言人

之所起爾執政小子弗圖大艱偷生苟安爵以

賄成苟安無遠慮賢智掛口小人鼓舌逃害要

利並得其求惟曰哀哉賢者隱默以迷害小人

故君子為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

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

言事王實蕃有徒爾自謂有餘余謂爾不足敬

思以明德備乃禍難言其不足於道難至而悔

春秋外傳國語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灾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灾於是乎量資幣權

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民患輕則為

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於是乎有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買物物

本書權之權

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權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與任也不枉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

幣雜而用之以重者實其貴以輕者實其賤也

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之而今王廢輕而

行之也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

作重民失其貨能無匱乎匱輕而作重則本竭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乏則

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給共也遠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

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念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

平輕重是不相入也二者前後各有宜可先而

不備謂之怠怠發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謂民

輕而重之離民離財是為召灾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

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之

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

以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國無經何以出令令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

也除除令不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

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財匱灾至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王弗聽灾之備也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單穆公曰不

可作重幣以絕民貨又鑄大鐘以解其繼解寡

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解其繼生何以

殖積聚既喪謂屬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今王作鐘也無益於樂

而解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

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

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故必聽和

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聰則

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則歸心

焉欲猶欣欲喜服也言發德教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

則能樂夫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

感於物也以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

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若視聽不和而

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

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

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

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

二焉二謂作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明鳩

也伶明鳩名也對曰夫匱財用疲民力以逞淫心

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匱故民餽

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謂伶明鳩

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明鳩以為鐘實不

和初故曰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

其和也言聲音之道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

濟曹群也其所曹惡解其不廢諺曰衆心成城

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毀

也二金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

崩鐘不和王崩而言不和

晉語

武公伐翼弒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共子晉大夫共

也叔成吾以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父生之師

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

師也在師為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謂不

死為上死為上君何以訓矣無以教從君而貳君焉用

臣貳二遂鬪而死心也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

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

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修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為司馬宣子趙宣孟

也司馬掌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

軍軍大夫也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

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夫周以舉義比

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

不隱義也在公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

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

從是行也勉之勤修其志臨長晉國者非汝其

誰誰誰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

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

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謂

所造為及謀爭相為終始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不

皆從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

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引黨

以封已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為

楚語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安民

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用有致遠以為

明能致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鑿為美形謂

精也遠人先君莊王為鞞居之臺鞞居高不過望

國氛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木不妨

守備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民不廢

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疲焉財用盡焉年

穀敗焉敗廢其百官煩也為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也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財用

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厚

也胡何何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

得肥言將有患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為臺

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臺不過望氣祥凶氣

為祥吉氣其所不奪穡地稼穡其為不匱財用為作

其事不煩官業業事其日不廢時務以農瘠

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城守之木於是乎

用之城守之餘官察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間四

時之際於是乎成之隙空夫為臺榭將以教民

利也臺所以望氣祥而備災害榭所以不知其

以匱之也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若君謂此美而為之正以為得

也楚其殆矣殆危

闕且廷見令尹子常闕且楚大夫子常與之語

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

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畜聚積實如餓豺狼

也實財殆必亡者昔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

積恤民之故也積儲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

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民多曠者

而我取富焉曠空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死

無日矣我逃死非惡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

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

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先大夫

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四境盈壘盈滿也壘

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家是之不恤而畜聚不厭

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

亡何待期年子常奔鄭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定公饗之趙簡子相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對曰

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曰未嘗為寶

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言以賢能作訓辭以行事

於諸侯言以訓辭交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

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文也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

下悅于鬼神悅媚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

又有數曰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龜

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重

以備吉凶珠所以衛火尖角所以所以供幣帛

為弓弩齒所以為兩賦兵賦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保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

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

晏乎莊王曰今者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姬

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

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

所笑者何等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十有一年矣

然妾未嘗不遣人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

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眾美也今沈令尹

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

為忠賢乎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進

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樊姬之力也

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

必先矣草木根淺未必概也飄風興暴雨墜

則概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也不崇仁義尊其賢

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

交爭人趁車馳汨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

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祭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

鬪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

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

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

食君魚鼈啄君黍稷無此五者君猶貴之者何

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

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

其言為遂去之燕燕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哀

公喟然大息為之避寢三月曰不愼其前而悔

其後何可復得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鬪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不以統朝泄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

本書不以物善性美作不吉物性

舊無百字補之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理矣治心術則不安喜怒不安喜怒則賞罰不阿矣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以物害性矣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居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

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睦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

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

智如原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為輔桀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知天道者非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已之度度之也以已之情量之也以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以欲安逸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以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

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

藍有青，而綠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綠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可不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冀，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鶻，比翼而飛。夫鳥獸魚猶知假，而况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觸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故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貴矣。食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不益山澤之出財，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車並馬，未得

即作別
下即不
即備同

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移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即不爭，不爭即疆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必如吾言，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且有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明王之使人也，必慎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辭也。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愕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

波之臺酒酌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不若直士之惺惺昔者紉默然而亡武王惺惺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之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於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此之謂也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

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弗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提拵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鞞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放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

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特人者不久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云自求伊祐此之謂也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對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乏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癭逆脹滿支膈官煩喘痺風此之謂也賢醫治之若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癭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振恤下則官不作法令奉用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害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願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桐不斲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若此者乎於是楚王抱如也

羣書治要卷第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孝經 論語

孝經

仲尼居子字會子侍會子孔子弟子也子曰先王有

至德要道孔子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名也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教之所由生

也教人親愛莫善於孝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也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忘也聿遂也修治也為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已慢人之親人亦慢己愛敬盡

於事親盡敬於父母而德教加於百姓敬以直內

於百姓也故德教加於百姓也形于四海行見四海也蓋天子之

本書形
作刊

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名一人謂天

子天子為善天下皆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謂侯在民上故言在上危而不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謂之體度故能守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位能不驕所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謂之財

而長守貴也謂之財富貴不離其身謂之財

然後能保其社稷謂之財而和其民

人謂之財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戒懼如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合禮樂是

故非法不言非詩書非道不行非禮樂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

則為謂之財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謂之財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

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故母取其愛而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為忠也以敬事長

則順移事兄敬以事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事君專長能順二者不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失可以事上也

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也所生謂父母士為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

因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五土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行不為非為

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當為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之子曰夫孝天之經也春秋冬夏物有地

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則居其間當是而則之

天之明則視也視天四時無失其早晚也因地之利因地高下所宜何等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其教不肅而成也其教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政不嚴而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化於民也先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先之以敬讓而

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民效法之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而況於

公侯伯子男乎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攝木百車以客禮

待之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

寡而況於士民乎治國者諸侯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養則致其樂祭則鬼饗之祭則致其嚴

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灾害不生風雨順時

因上蒼
有子曰
二字劃
之

李下九
李發晉
服誤

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故明王之以
孝治天下也如此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
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方之國順而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
地之性人為貴貴其異於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配天尊嚴其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為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

天子布政之宮上帝者天之別名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祭則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夫聖人之德又何

以加於孝乎明堂聖人之至通於神聖人因嚴以教
敬因親以教愛近於其父故之為愛順人情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其
政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所因者本也本

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君臣之義也君臣非

合耳但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父母生子骨肉相君

親臨之厚莫重焉君親薄賢顯之以貴故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愛他人親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能敬其

人之親者謂以順則逆以悖為順則民無則焉

則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善乃化為惡若祭

不然而言思可道君子不為逆亂之道言行思可

樂動中規矩德義可尊可尊作事可法可法容

止可觀威儀中禮進退可度難進而盡忠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則而象之

儀不忒觀善也忒差也善人君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

歡心以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嚴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驕

而不為下不亂為人臣下不在醜不爭醜類也

爭不忿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為下而亂

則刑為人臣下好作亂在醜而爭則兵朋友中

首下前
有對字
則之

爭者惟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及之道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
孝分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為孝子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贖官大辟也而罪莫大

於不孝要君者無上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非

聖人者無法非偏聖人非孝者無親已不自孝

為孝不可法事君不忠極聖人言

可親此大亂之道也非孝者大亂之道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婦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樂者感人情樂正則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上好禮則禮者敬而已矣敬

之本有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

何加焉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

衆所敬一人是其少此之謂要道也孝悌以敬

化之此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敬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但行

內流化於外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子

敬天下老也所以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

者也天子兄弟事五更所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

為人君者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詩云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教於天非至德其孰

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至德之君能行此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

門故可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所在

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

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

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七人者謂大師大保大傅左輔右

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

無道不失其家尊卑輔善士有爭友則身不離

於令名令善也士卑無臣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為

孝乎委曲從父命善亦從善惡亦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蓋孝於父

母孝故事地察蓋孝於母能事地察長幼順故

上下治與事於身切顯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

上下下
著者
李則之

能明事地能察德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
合天地可謂彰也天子必有所尊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也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必有所先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設宗廟四若兄五更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時廣成以
祭之不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修身者不致毀傷
忘其親慎行者不歷危殆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難聖人慎之故重
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難聖人慎之故重
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道流行
莫敢不服詩云自
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

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臣同心
故能相親

論語

學而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孔子曰子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
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
而傳之

子曰學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政教也

為國者舉事必敬節用而愛人節用不奢侈也
慎與民必誠信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
愛養使民以時不妨農事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

文者古子夏曰孔子弟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之遺文子夏曰孔子弟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主親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終者喪
懼難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終者喪

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禮貴和
亦不可行也

為政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德者無為猶北辰之
子曰詩三百大數一言以
不移而眾星共之

子曰為政以政法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苟導之以德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格正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阿黨為比

有耻且格格正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阿黨為比

小人比而不周，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舉，正也。直，

邪枉之人，則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

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上也。孝慈則忠。君能上孝

於民，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子曰

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無信，其餘不能信也。大車無輓

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輓，輓端橫木以轉軛者；小車，駟

馬車，軌，轅端上曲鈎衡者也。

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與其易也寧戚。易和易，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謂祭如在，神如在。定公問：君使

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魯君。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

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僇也。雖急遽，雖僇，不違仁也。子曰：民之過

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黨，謂族親也。過，厚則仁，過薄則不

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何有，有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乎？如禮何

如禮？何者？言不能禮也。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俱不得中，奢則驕，約則無

憂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遲鈍也。行，疾。

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圍，子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敏者，疾也。疾者，子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其

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

令色足恭，足恭，便僻貌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立明，魯大

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

也。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死之日，無所聞也。曰：有顏回者，好學，死之日，無所聞也。

曰：有顏回者，好學，死之日，無所聞也。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也。不貳過。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

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子之所慎齊

戰疾慎齊寧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愛性命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

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

三人行本無賢恩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行之則是

太伯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怠畏懼之

而不以禮節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興起也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也毅強

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仁以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子曰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欲各事一人子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焉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法也美堯能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布其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

煥乎其有文章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界官

室而盡力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問非也菲薄也

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子罕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勸人於

道德也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

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地者將

始覆一篲我不以其功少而覆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猶見歸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行善在己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條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禮之目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必行之

仲月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仁之道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

無怨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子張問明子曰

浸潤之譖子張孔子弟子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顯孫師也譖人之

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之浸潤之譖譖人膚受之愬謂

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之及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

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

不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

而稅謂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之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子張問崇德辨惑辨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徙義見義則從意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子曰

聽訟吾猶人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化之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

問政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

不正康子魯上卿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民化於上不從其命從其所好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就成也欲多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

必偃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樊遲曰

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弟子樊須也對曰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然後得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樊遲問智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

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之人用之廢邪樊

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

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言舜湯有天下選舉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勞子仲由也先

然後勞之易曰說請益曰毋倦子路嫌其少故

以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者

行此上事無仲弓爲季子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孔子季子冉雍也言爲政當赦小過舉賢才曰

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問在將何所子曰必也

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

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子曰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情情實也言民化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子適衛冉子僕冉有

子曰庶矣哉庶衆也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

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勝殘暴

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子

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

與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如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

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

國葉公問政。葉公名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

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

則不達矣。小利妨，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虞，猶不可

棄去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善南人

子曰：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嚮，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善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者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責備於一人

敬易，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才度

而官。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

驕而不泰。君子自謙泰似驕而不驕，小人物忌而實自驕勝也。子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敗，是為棄之。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問公叔

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公叔文子，衛大夫。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也。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

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

子曰：路問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君之道，義不可欺。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有人來，不逆之以為詐，不億疑之以為有不信，然而人有詐不信，有以先覺知之，是人賢逆詐。

子曰：修

己以敬。破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

衛靈公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居，則遷，坐，則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顏淵問為邦子曰

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輅大越席昭服周之冕取其黼黻塞其善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危俱能故當放之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臧文

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魯大夫也柳下惠展禽也知賢不舉爲竊位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君子求諸已

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

一言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巧言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

察焉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歸咎於李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能持危扶顛若不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楨楨也失虎毀玉非典守者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所人民之寡少患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能安土

政治之不均平耳民安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大小安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于艾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

在蕭牆之內也蕭之言蕭也蕭牆屏也君臣相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便辟巧避

求容求容友善柔善柔友便佞便佞損矣損矣孔子

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之節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特尊貴樂佚

遊佚遊出樂宴樂損矣宴樂沉荒淫驕也孔子

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不

安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匿不未見顏色而

言謂之瞽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孔子曰君

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

命天之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畏聖人之言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

又其次也困謂有所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名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此所謂以德為稱

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慎子張問仁於

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侮寬則得眾信則

人任焉敏則有功應事疾惠則足以使人子曰

由汝聞六言六蔽乎對曰未居吾語汝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愛物不知所好智不好

學其蔽也蕩蕩無所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父

不知相為不知相為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

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妄抵子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

治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謂鐘鼓而已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

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子曰惡紫之奪

朱也惡其邪好邪媚無所不為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其邪音而奪正色

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

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諂諂發也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

微以為智者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遜以為勇者

惡訐以為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微子

柳下惠為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

之國俱當復三黜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

謂魯公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

人之親易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見聽用也故

舊無大故則不弃也無求備於一人逆之事也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其過不實也子夏曰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厲病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誇已也孟氏使陽膚為士

師陽膚曾子弟子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散為難

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

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堯曰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賢不忠則疎之管蔡是也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量斗斛權量

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秤也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

五卷二

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悅言政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五帝三王所以治故

傳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

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子也

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

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

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

乎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

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

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

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與

無信而虛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謂財物俱

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羣書治要卷第九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也屍於朝三日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

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

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

其談說足以飾表煖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

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

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

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羣書治要

則廢至
禪之七
字作即
廢之又
不可而
後以厥
無字子
三字
誠作誠
世上有
今字

善無其
道之其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豈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誠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教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不肖下
賢者然
字賢下
賢者然
字賢下

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繆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單掩網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歛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土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眾此之謂遷師社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

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禮矣，身正乃物耻則足以振之，耻事不如此，禮則可以正人矣。耻國不知，則足以振教之也。國耻則足以興之，足以興起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懷于天下。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敬恭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政有以作其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媾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

言苟求得

衆四字

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

前用上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是即今之君子

莫能為禮也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

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

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

言也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

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

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

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雖不能備百善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

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行不務多務審

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行既由之則

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

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謂君子者言必忠信

而心不怨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思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若

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所

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

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道足化於百姓而不

傷於本本亦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

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

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

觀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隣以喻公曰善哉非

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

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

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

視稜稱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君以

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

明始明也夙早也興起也平且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

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乎中昃中日中也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觀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

任之官言各賞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不謹誠無取啍啍言也捷捷貪也捷捷而不為良所以為

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也通近也言人無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

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

天灾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以雀之德介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得

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轉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也灾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為衛士師士師獄官別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

羔逃之別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實出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

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別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

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

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覽作脫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

御扞馬。懔懔焉，誠懼也。象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

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

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歆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戒，故置於坐側也。願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馴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方之墉，墉，境也。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雖處安樂，必警誠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焫焫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緜，微而不絕也。網羅，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髮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也。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惑也。東西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文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上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言其所以退欲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

鮪以容賢於朝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

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

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乎子曰齊有

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

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

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

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

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

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

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

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

逃罪不言杜鉗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

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

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

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

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

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

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

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

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

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

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

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計之於

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

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

反己之謂也

辦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諉，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耻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時之重祿也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疚文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囓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其子從之靈公甲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

刑之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飾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其身有坐于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勢作編

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牟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也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策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策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為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焉無法
字補之
已下者
有而字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二曰訊羣，三曰訊羣。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訊萬民也。附從輕，敵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比，疑獄則教人之罪以重為比。疑獄則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獄官長也。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淫逸惑與物名。造異服，非人所設，邪道。奇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行偽而堅，行詐偽，而堅守。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之。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聽於棘木之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
 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
 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
 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
 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
 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
 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
 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
 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已不得行
 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
 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掣其肘書
 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
 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
 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
 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則寡人無以
 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
 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
 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
 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
 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
 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
 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
 而上齒富謂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
 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
 矣天子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
 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為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
 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與長者並不
 錯則隨錯屬行也父黨肩也兄黨屬行見老者則車從
 避見老者在道車避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
 也少者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
 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朝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從力役之頒禽事不及田獵之使也

隆諸長者而憐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

上齒而憐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

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剛巷放于蒐狩修于軍旅

則眾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也

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

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

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

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

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

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

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

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幾國君少名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

而奕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

于江北逐葷粥葷粥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勩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朝木為舟剡木為楫剡木為舟

機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杙掘地為臼杙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象官故以三公其餘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或以為特分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下台謂或以為特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咤味草木與醫疾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尤居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尤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上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聖門成法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有九年故幸我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幸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類其判百年而崩民受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絮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動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屬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帝學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帶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蓀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子養仲，養叔和仲，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嶽。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歌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堯堂高三尺，土墼三等，茅茨不剪，椽桷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嚳，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劣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授百

堯舜子
之二子
稱之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統制，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湯始居亳，征諸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而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
伊尹
 也子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
二木合生
 不恭之觀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拏猛獸智足以拒
 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
美女也妲己之言
 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
 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
歌城中也而盈鉅橋
 之粟鉅橋鹿水之大
橋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官室
 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
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
 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

善哉古
公辛至
季歷卒
九字補
之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
 於是紂迺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背銅柱加之炭
上今有罪者行
 焉郭離中妲己笑
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郭離有
九侯城鄂
 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慧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姜里河內湯陰
有姜里城西伯
 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
 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
 又用惡來善毀讓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迺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
 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邵
 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
 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有無財
求而利
其五字
補之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
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
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
文王緒業開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討師
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
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
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公內之國為王卿士諫父字也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
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有
不祀則
修言六
字及注
音集分
也四字
補之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大惡于民庶民不忿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禮言之也侯
夷蠻要服我狄荒服甸服者祭祭日侯服者祀
記也賓服者享供特要服者貢供歲荒服者王
詩云莫敢不來王也自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
祀外傳云先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有不貢則修
名名謂尊卑職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文序已
於是而有刑不祭不祀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而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
增脩於德無動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有作若

實集出
至是是
字十四
字務之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眇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貳，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為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我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廆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廆曰：「我王處僻陬，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我王，我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我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

在長安西北，別名涇渭，殷名涇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二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讖，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弄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畧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為詛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二十八年，愛感守心，有陰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尊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今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事高作
遂成之

者無誤
次亦誅
四生補
之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謫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遂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殺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溼水爲

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禱溼沈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塔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使即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

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

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

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

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

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

嬰奉天子璽符，降軼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

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

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

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

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

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

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

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

已亂，茲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

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

繁法嚴刑，而天下叛，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

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

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關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也相與也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積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棊拊一作拊也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騫靡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礫爲窓也此隸之人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佰之中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轍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也。禮也。覆椎塊椎也。非鏖於長鏃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轍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繙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齊世家
家二字
加之
若無齊
字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緇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首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齊世家
公卒三
年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齊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謂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且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命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墜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塞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

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

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

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

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

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

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

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甘

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

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

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

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象箸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

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

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

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朝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一襲也

單復具為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二名成也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餽，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矣。

齊威王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謂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使伐故祭以求福也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舊唐史
記列傳
四字加
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祿於齊常為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檢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衝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高無夜
字無矣
不甘味
四字補
之

本書立
作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
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
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
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
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
亡故境而歸立為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
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
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
姬二人各為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
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高無夜
六二字
齊字
神之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
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
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
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
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羊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之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作川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無幾乎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為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為士伍。

遷之陰密。屬安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為魏使燕，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壹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國書作
故改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

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燭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
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
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
而誅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
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平既紉，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羅在羅
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
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
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
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
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
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
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
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
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祿溷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旣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舊無格
字補之
下徑格
同

芟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糝糶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墮土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躡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亨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極楛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願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極楛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極楛，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犇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謫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接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官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貫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文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弄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賈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赦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為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饑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觚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卒穿墻，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即為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

舊無以
王三字
補之

舊無以
其之其
補之
故城中
益空無
七字確
巫嫗之
巫嫗之
第字確
之下大
不確同
日新皆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皆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曰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別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百姓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就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察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通作揮 愈心財 進作翁 心而通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天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堀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蟪蛄超枝緣條申要舉刃釋其形也夫蟪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蟪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舊無共
國之共
字補之
下同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窳陷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聖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一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諱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

刑之作

本書系記作樂

和樂禮以脩外而為異為異與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罔圉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遺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數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道無下
漢書下
之

遂寢至武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寶太后
 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
 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
 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
 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
 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
 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
 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
 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
 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為諫大夫又
 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
 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
 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
 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
 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
 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
 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
 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管表未作遭
 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政教清明乃管立明堂辟雍明帝即位躬行其
 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
 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北也言象天懷五常之性
 仁義禮智仁義禮智聰明精粹精細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
 牙不足以供嗜欲智信也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性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文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文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王水官秉政作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唐故顓頊伐之也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用作性

用作性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獨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為相填以無為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釋刑二、則左右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盛作威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頌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鞭羈而御駢突以繩繫馬領曰駢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綱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券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誅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假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燎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莞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饉，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執。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稟稟也。稟，稟也。危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為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趁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
爲倍換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邀，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闔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舍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趙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即位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疎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鈎町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荆郡改職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圖即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晉仲相桓公逼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急則賤人君不理則蓄買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較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為歛之重之時官為散之凡輕

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蒙奪

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十兩為溢秦以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

文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為半兩除盜鑄

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

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執為法若此論

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

而壹之庫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

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

為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怵

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

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作作筆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

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

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

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

穿穢柏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

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

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

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人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

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

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饌率十餘鍾

致一石錢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破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迺

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

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眾擊胡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貨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輜車一筭，商賈人輜車二筭。商賈人，有輜車，使出二，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聖賢作惡改之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儉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騰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考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

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

所過縣縣以為嘗給母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

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

霍光

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

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

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兩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兩久之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

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

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儉然後教化可興廼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

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

裔以御魘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

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自公卿

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

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雜作集

性踈擾不能母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
 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
 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逼姦多張空
 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為設科條防
 禁犯者舉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
 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
 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
 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僉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
 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
 突狝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嘗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
 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會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
 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
 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猪突狝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
 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
 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
 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
 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
 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備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名
云變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瞽者為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中，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伊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

以上同。言皆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滂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

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
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
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
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
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言羽
一降
千人皆廢
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
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列忍不能與此所
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
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
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
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
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
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
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
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
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
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
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
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薪後爨
樵取薪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糧取草也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不至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
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禽
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
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
 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
 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
 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僉矣僕委心歸
 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
 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今高邑身
 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僉夏說不旬朝破趙
 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
 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
 也今足下舉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
 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
 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
 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養士大夫北
 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書無故
字補之

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
 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
 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
 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
 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
 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
 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為楚王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偽游於
 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校鬼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為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
 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
 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夏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司空、司徒、契、司馬、各歸作土，垂共工，益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宗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躍於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愆。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墨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愆，轉相是非，文書紛亂，毀譽渾亂，所以榮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著如
字補之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
 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眾賢退。羣枉盛者，
 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
 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
 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為泰，
 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讎兜與舜禹，雜處
 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
 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李孟偕仕
 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孟
 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
 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
 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治法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
 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
 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
 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
 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
 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
 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
 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
 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
 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
 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
 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不
 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治原。秦魯之所銷，
 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
 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詭之聚，杜閉羣枉之

著其厚
文之以
善五字
稱之

釋作制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虺敏，濯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懼，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棺槨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破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丘龍欄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塋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壘，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墓，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之諫，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墜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騎者，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官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歟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仆柳起於上林，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祿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官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界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讖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蔽以喪車欲人不知也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

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旨上

廼赦布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

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

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恐天下有讖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爰布梁人也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趙湯顧曰願壹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臯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

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為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

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漢書卷之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待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遜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侍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尋、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跪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為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為奇。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存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

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鞠極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

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

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

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

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取年長者。訥於文辭。護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

開謂有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相舍後園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

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

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

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

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拜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

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

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

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講或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燒

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開謂有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略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資質也。欲令為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為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孝已高宗

之子。有而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任。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為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後迺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舊唐書
牛神之

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懸，願欲反耶？文帝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為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天

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特高入奏事也帝方擁姬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
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
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
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
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
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
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
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
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
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
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
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
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土、與天下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刑斷無復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視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亢，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茶，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逼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逼曰：狗彘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逼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賈誼，洛陽人也。孝文帝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律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破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齊王天子春秋鼎盛謂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寇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通墮骨肉之屬而抗剽之剽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龍觶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辭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種

風足曰養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

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友居上首顧居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關中開賣奴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寡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紬之裏紉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賢出作借父綬鈕慮有德色觀其父鈕

母取其箒立而諄語諄猶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

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殺戶之簾

別取舉兩廟之器擗也兩廟高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

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愛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廢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殷為天子二十餘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緦之

中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寡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嚮和和在衡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
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
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
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
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
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
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
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
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
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
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
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
木廣裕。德祇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如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書無元而二字補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赫楚人也孝文帝時爲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媿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於是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

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趁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爭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身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枝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澗洞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搭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材官驍射之官也射者驍發其用矢者同中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筈木薦革筈以皮作如鏡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植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蹶跌不可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龍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揚粵之南越也揚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倉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秦民見行如往弄市因以謫發人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
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
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
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縣輓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
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
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
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
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
與之縣官爲贖得漢人官能奪得之者以半
爲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
女當戍邊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徭
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
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
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勸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勸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高無黃
人至保
者十二
字補之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諫。恐以來自全。後陷禍而設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適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搢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貴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諫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諫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番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番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敖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番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番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適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適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盜五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

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

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

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

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將豈愛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

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樞為闕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空言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荀悅

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釋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難在明世且田若茲而汎亂君闇士者半然則

屈原赴於汨羅子胥錫夷於江安足恨哉既而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挽首捐襟屈於獄吏可不慙哉夫忠

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竭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懼也忠結於心懇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識

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用屈原憫愴懷豈

徒忿怒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哀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者唐因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為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廁謂林邊丞相弘寡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實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也紛亂而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陰築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鑄其內漆塗其外破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修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蓬顆猶穢類也秦以熊羆之

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

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

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

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

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

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

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

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

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

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

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

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

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

自養者馳騁犬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

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謀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為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為人智略，忱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適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白起為秦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竭夷，臣始不信，適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
荆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為秦將破走之燕始
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道軻
刺始皇於期自刺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
首令軻實往也
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
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遇
以奢故也義不苟生
以為魏累也遂自剄
夫王奢變於期非新於齊
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
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駿馬也敬重蘇秦雖
有說游而更食以珍奇之
味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疾昔司馬喜臆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
奚乞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嬰季孫之說遂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因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
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
豈係於俗牽於世擊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
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為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
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跡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善之
者三
補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關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柢，輪困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披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盾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臣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音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纒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也，音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齮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練而周内之。精孰則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辭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為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蔽疾，川澤納汙，璋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善樂其
副孝等
俱十四
字補之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汝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服，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胡官號也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歃血，且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爲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孰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節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媿，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閱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廼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敗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關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關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羶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愾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管

劉向新
作書

蕭無日
以什錄
四字補
之

其左或管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朔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篔簹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友日以卜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友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節操
監之

禮樂
字補之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効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
 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
 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
 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
 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
 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
 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破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休。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節書作
節書之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具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蹢躅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斃民，民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朽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衝轍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跋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

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遜罰當罪則奸邪止賞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為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

漢書
卷之
字補之

漢書
卷之
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偃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摯，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并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蓋梓
共二字
德之
學字
駁字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害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一卒之用不給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輪而踰領嶺竹與車也領山嶺也不通車也運轉皆播輿也播輿也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
及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
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
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
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
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
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
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
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毋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
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
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
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兇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
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
織，糲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
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
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
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左前行故曰顏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
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

州為家，八藪為圃，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爭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漢民不得挾弓弩之字補之

吾丘壽王字子贇，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為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稷鉏釜挺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射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馭。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召見。迺拜爲郎中。假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綏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母死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鄉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詔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
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
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
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
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
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
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燹略穢朔也東夷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
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
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
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
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買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
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
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
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
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
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
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
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
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閱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路塞故諡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買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藉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竄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駭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適以少府禁錢積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損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贖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卽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諫逐靜懸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

萬無取
始萬民
所五字
種之

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秬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鄂錫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死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舟天
子故音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刺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

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

萬死。上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

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

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

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綵，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

蒲為席，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

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

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縵，剗宮

人簪璫瓊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

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

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

甚無元字補之

甚無本則不然四字補之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

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

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

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

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

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

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互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

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啁啁，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楹楹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楹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舊唐
于補之

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諫鳳為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遜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遺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萬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旛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

著無少傳二字補之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屬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出世，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

移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

以為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天

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

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

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

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

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

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

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檢則歸本，本立而未

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

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

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為郎。

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

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死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

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

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

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赭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

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

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

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

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

器物。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

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塵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臬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誇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大貳家富執足自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買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陰陰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詔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實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知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灾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豈字嘉
有字子
剛之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董每宜
字稱之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為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傳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為歲之始，猶朝也。朝，月之朝，日之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為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滅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國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國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熟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古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稟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窺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善華上
曰至何
建九字
補之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賢才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
 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
 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
 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涸秋榮
 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
 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
 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
 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惟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
 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候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
 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
 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
 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
 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
 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
 食不求飽進有愛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
 碑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
 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
 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
 所迴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
 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
 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驕怯文
 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

善華上
上書之
善補之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

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趙婕妤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與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索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詔諫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書案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費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耻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

後已而同、則以為順從也、進下從上、則以為諛也、

諛也、進上從下、則以為雷同也、與眾共言、則以為順負也、違眾獨言、則以為專美也、言而淺、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

為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為

懷隱進、誠、煽情、則謂之不知、甚言而不効、則父

其怨、黃言而事、劾、則以為國、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

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樂成、始無吝、

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

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言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

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為諫大夫、出為平原

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辨非著
作過論
發在試
下字
改之

共善作
其改之

吾作市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後徵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擊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臼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避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

其無常字補之

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裡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大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人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為之滄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蕭顯等
望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為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為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即皇帝位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歎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鄴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待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微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且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召，且之謀，盪洗進爵，蹶踏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繇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嗷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性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故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官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炅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愛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直，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勅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飄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者，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何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彊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替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騾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諸君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關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竊窳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雅險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闕睢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離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舊唐書
卷二十一
第七十
種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棒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續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闕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帶，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漢書所
字每
於至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羸，反以為綺，殺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特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雷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服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愛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羊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替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蓋異神
地附三
字補之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今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邦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

非時
無妄之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詔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滄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諡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照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營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指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考
字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惠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議南陽多穎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遜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驃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為太中大夫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奉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羊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奔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奔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蒼望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詠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劔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康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癡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飭，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大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喪吏，吏不取民。今我喪吏，是以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卽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甚大本傳 四字補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咲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妙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蓋其
字帶之

蓋其
字帶之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罪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溢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

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

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

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廊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

桃萊之利，而蔽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

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

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

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李布之罪，誅丁

登書
有厚字
則之
蓋無定
亦無餘
合十七
字禮之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賔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議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壙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冒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捽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朔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眾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鄧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

舊無班
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而於門問惲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并州刺史，引見讜語，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後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摩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深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帝下書
右後字
刪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昉媿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為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讞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繁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議，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淳，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刪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淳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庸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韞，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訶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土，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安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殺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讎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其語以字補之

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藏藏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官減省不急庶消灾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
 應時濟雨焉時詔賜降胡子鍊尚書案事誤以
 十為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
 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
 書以下至見提掖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
 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
 魯相彼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
 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
 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
 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山作金

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
 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
 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人患各
 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郵之本也其務退奸
 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
 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
 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
 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
 女以為山媪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
 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
 刪剪疑事帝以為有奸大怒收郎即縛格之請
 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
 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
 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不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舊無後
帝聖統

第十九
字柳之

著無明
年正月
四字補
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惘然不能言。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覺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為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朔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願言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懸，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笮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字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謬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益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踴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宥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

善書上
有修字
恐上有
行字則
之

善書
方至互
生八字
補之
舊集考
元至元
武九字
補之

善書
以至再
會九字
補之

靡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人懷土思怨結邊城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遷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為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疾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

高貴
實
字補之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
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
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
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為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寶太后臨朝寶憲以重
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
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
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
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
周邵之事乎詔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
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
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
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
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慎哉夫謙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
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杆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
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
辟駰為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
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
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忝侍中，又至封侯，不替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贖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離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刑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賂賂至有贖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誼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聖者
有開字
剛之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祭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文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旣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今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傳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蠖棘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譙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傳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懼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讖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橫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香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葛藟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詔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擊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祗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若嘉美
神之二字

种嵩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安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陸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圃。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鬪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毫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恐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甘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娉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兀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行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實之具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堀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喪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後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其非有
字之

之。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軒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赦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卽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比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傳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樂善之

樂善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變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關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銖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待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羗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太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諡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深明刺史梁璜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鶴曰夫維食鷹鷄欲其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鶴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微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樂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賢者在門甲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贈賻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關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願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策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剗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督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恠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灾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蛻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資藏侷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戡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爲玉所進光祿勳倬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琰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鉗徒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
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
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
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
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
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
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
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
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勳勵增秩賜金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
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治作政

不辜爲威風聚斂整驛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
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洽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
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
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
者離毀剛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
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
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劓郡乃得辟舉如此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
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
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

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

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

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

秦者、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

陛下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

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

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

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

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

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

欲爾、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齊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

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

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

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

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

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

伐致聲名者、必加選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

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雕薄之俗、未革、雖

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

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改亂適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

自困、殆能興卽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卽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贖。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大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鯨，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鯨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賈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鉄鎖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刑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祿，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賈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專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為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倣多不法弼懼其驕恃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揚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舊唐書本附三李德之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剛司不敢彈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草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潯陶王弼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諷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為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上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愛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糺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宜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君豎惡傷黨類安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據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大吉凶之效，在乎讖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如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紉，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弄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慙慙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珠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爲大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微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之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蹢，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卽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威能樹立，風聲，抗

既釋

論恪俗而驅馳峻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寶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莠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寶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郵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國與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新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范作托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嬌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餐外典刪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各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大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王甫爲黃門令用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禁之官廢聘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積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父阨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徼詣洛陽，凡真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搭殺之，主卽還官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敕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奸，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減罪，而猶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隱則新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請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荆國南金和寶冰執霧縠之積盈叔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瞻橫益甚皇后乘勢忌忿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良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曹無五
百七各
千二十
字補之

與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愴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二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隨，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麝貍，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駁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賔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愴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賔客放縱，侵

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疊，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檢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官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土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十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療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
字漢之

黃六
百二十
字漢之

常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惺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弟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為列侯節等讒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安授茅土世為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曹覽有
何至曹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瓊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檢，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日，本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襦衣，池有奔酒，土有渴死，旣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特作皆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選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粟、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盡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晉書
掠死獄
中五字
補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賈客
典據刪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
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
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侵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擊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諸徐奏事獨
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
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
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
侍王甫候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
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
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刪郡部送至京
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
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

至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
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驩密約勅號曰
中使恐動刪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
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
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
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
皆迫遣之時鉅鹿大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
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
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官錢又造萬金堂
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綉帛枌積其中又還河間
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數桓帝不能
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帝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官室帝常登永
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
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誓式古典，邊豆千臧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傳作它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糞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西光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朔方、并州皆有降羌，羌胡破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遂

無卷字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軍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旣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忽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杼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承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讖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積夏，易伐鬼方，周有檢狄蠻荆之師，漢有鬪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疥，中國之困，背之癩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弄慢書之詭，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肝食乎？昔淮南王安謀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沉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弄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策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赦曼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畏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祓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賈無求字補之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本書
作亂

屢作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艾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綺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燠則補綴茵藉取溫無有餘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為柩存不忌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犬葬者藏也

因上卷
有骨字
刪之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汝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

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

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勰、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

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林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以俸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極、殿、總、章、觀、又於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園、闔、諸、門、闕、外、眾、恩、太、宮、舍、入

限、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錄、太、宮、舍、入

已、錄、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土、既、聽、以、生、口、自、贖、

舊舞其
有五色
者五字
種之

以下書
有下字
之

厚也作
之

魏略載
書曰
之

領家蓋產、貧者舉假、貨買生口、以贖其妻、

出與土、得掃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得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斷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

將不給、況復有百起、非其、無錄之、女、奴、房、母、信

之家、貴、賤、橫、興、其、費、半、軍、皆、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濡、丹、野、齋、號、號、痛、不、舍、鞍

于、今、未、已、猶、強、冠、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姓、燿、後、劉、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購、寇、讎、之、心、矣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下、肅、然、下、謂、事、無、益、而、有、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不待、誅、而、自、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虜、虜、與

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陞
下春秋方剛心與雷電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
冠冕蔽以文綉蔽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
穿方輿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設國
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禮無道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
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
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
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獻乎臣知言出於
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乘筆流涕心與世解既通帝曰董奉不
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論謀政事講論經籍爲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爲大將軍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禰始紹不聽

九朝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免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免分定之義紹曰乳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

禰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啖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琊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遵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者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約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事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為妻，夫人之禮齊桓，晉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舊無傳字加之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全，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明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善無明
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派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懸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未有路，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不如自求於剗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廢。中正則唯考其行，述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師作師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為侍中尚書令。或別傳曰：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止，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晉書大
卷二十六
字禮之

為五官將而臨晉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
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

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
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
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

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

罷社袁譚在青洲辟脩為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
人也韓約失策依憲乘人
多欲取約以徵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
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湯達持就斬約頭
欲錄理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
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
及視碑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
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邢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之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賢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願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徵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族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留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琰三字補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塔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職參錄衛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琰薦揚訓太祖為魏王訓發表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為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

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故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實者無獲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繁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

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

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議在潞灌白

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

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

諛諛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

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

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

必有微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

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

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杜直當則民無不服未

有徵清繩之浮繁信浸潤之藉諛可以允贖四海唯清繩照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瑱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傳子曰武皇

瑛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瑛被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

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

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

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

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

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卽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過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緹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鐘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饑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鈎其死也。無使汗于官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誰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尚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願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讎惡之過積
 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
 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
 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
 攝官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
 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
 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
 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
 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
 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
 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
 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傳子曰曄事明
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親因曰
 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瞻智言之

舊無亦
人至開
曰十二
字補之

皆有形中領軍馮質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
 代蜀之議敢堅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
 之意後書生焉知兵事曄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曄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
 可伐曄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曰
 與聞大謀常恐味夢漏洩以益國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顧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
 責曄曰夫鈞者中大魚則鯨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
 兩端而合之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問者
 所問反者是與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諡曰巧
 詐不如拙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
 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
 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
 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為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自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尚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占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亂搃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燭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舊無以原主詳今九字補之

閻温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剛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柵所治冀城甚急柵乃遣温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温不應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舊無親感二字補之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為壘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審休遞上執政
 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
 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
 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
 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駟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為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弄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
 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
 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
 簡息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
 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
 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
 無祭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
 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
 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弄臣死之後事可思魏略曰植以迎前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矣攬命雖有權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黃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以爲羞矣就之諸國固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猶自爲三軍益損不復顧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糶子帶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鯁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國家計甚有廢損又臣息前後三送家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眠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寂寥風塵，茫盲聾聵者，
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
足以禦寇，粗可以警盜。小者不堪大役，為可
使耘耨，猶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
獵則免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
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
長不復發，明詔之下，若有微日，保金石之恩，必
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掩若畫海，辰然
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
屬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顏
屬省監官，使解璽釋轍，追柏成子仲之業，罷顏
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
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固當羈絆於世，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
繩維繫于綵位，懷屑之若，是日當羈絆於世，
安得豁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
陛下必欲崇親親，萬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

六年，封植為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
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伴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隨同
匹夫，雖懸七國，喬在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異
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籍枝幹，委積異
族，勢同覆木，危若巢幕，不顧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敎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為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羅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
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
內，奉令於太妃，闔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
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
賵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
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摩定，大小
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禮之重五字

于此乎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以明賢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
 明俊德之非賢無與興功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親觀之道專用則其新也微弱賢與輔治也夫親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
 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共其憂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
 道未備詩不云乎鶉鴉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何則憂患同也
 離有闕墮之怨不忘黎侮之釋而不一旦疆場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
 故頌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
 能久也故與人之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
 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
 侯節不生及其相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與非此重親轉任用賢
 絳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非此重親轉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非此重親轉任用賢
 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
 勝之地聘諸詐之術至固根帶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之用力若此豈非深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廢五等之爵立
 郡縣之官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舊無捐
金三十
之二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曾猶艾刈股肱
 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恃哉至於身廢立之日命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立之命
 於奇臣之口下之遺高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政讒賊身殘望夷求商賂謀趙高得幽遂乃都
 國難離衆無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
 後向使始皇納潰叛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之
 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功臣雖勞士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
 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關已來其興立功勳者若漢祖所以不易
 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國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勳者百姓所以不易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竊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淳景吳越昆諸之計削風諸侯親帝怒
 從疏者慶恐吳越昆諸之計削風諸侯親帝怒
 從疏者慶恐吳越昆諸之計削風諸侯親帝怒
 必折尾大難掉尾向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漢下推恩之令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劉金免刑或以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擢朝劉向謀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旨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田常能用至於高拱而竊天位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項恭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觀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光武皇帝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至於桓靈閉賢執衡朝無正軌而徵倖無疆之
 之國若孤立於上巨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義凶並爭宗廟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九朝之地而身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披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明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踰有十
 里之土揀軍武之一任或比國數人非所以後
 弱枝備萬師之帥而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之
 宰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國之
 志於勤奮之心置於百人之上使夫類高伍非
 以勤進賢能優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魚竭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剝故語曰百
 足大且豈死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植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女徒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塗之以黑墳樹親視之猶上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始瘵危急

舊唐書 卷五十五

將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遽以應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
 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

並作妖孽鑿鑿故中常侍與左館徐瑒
 重器綴繫關遺醜本無令德保族鋒使竹亂樂
 禍藉府昔遇董卓侵官禁國方羅英雄并取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啟虺肆行

與梅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由口所發尤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時腹識者蒙陵毀道路以目百親鎖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帝陵毀道路以目百親鎖口
 掘破棺槨尸略取金寶又署發立中郎將棧金
 校尉所過隨突無敵不虞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梁肅之懇矜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料防互設繼繼充踐坑穿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藏貪殘虐烈無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道之臣於孫為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彈力於子糾唯欲大
 計其土取禍也今明公必能達賢於君後再懲於
 可便吹馳也今明公必能達賢於君後再懲於
 實前四方革命而受榮寵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禮變才而不答也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凱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即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凱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

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

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漢文之

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

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

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

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

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

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是作攝攝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
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
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
下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
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宗帑藏
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
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弟侮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匪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
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且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尚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餐此非所以為政之本也世分之所以為際際者近順以刑罰之毀譽聽往來之游言耳非者得其事實而課其能也此三事者或則節有所奉法也愛公也師民也此三事者或則節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總計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其人無名無浪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為侍中侍中高堂隆歎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檢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檢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捨物所失或多或少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夫齊狂過正則巧偏滋生以克調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萬物關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徂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歆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為侍中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闢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置臺明
帝卽位
四年補
之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况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洪濶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雕弊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殿室象廊，糾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天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戒，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官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馳，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
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
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
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檢下不節孽
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
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鵠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鵠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鵠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䟽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則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
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
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
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
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
阿房之宮不愛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
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檢，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雕弊，民無檐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刪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實無非
獨至下
也八字
種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

刊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名懷全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

張融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襲之曰：昔魏終開懷以納戎，今卿舉種以受秋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練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

荒戎入貢，皆邈助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

家。彈邪繩枉，明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

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

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

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

忠清在公，愛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

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為兄子及

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遂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鬪黨也。若范滂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辭、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辭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

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變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冷、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

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

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

有反狀。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

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眾，威震

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知也。今鍾會射為叛逆，

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

王掩骸埋骨，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

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對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雖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魏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明主，彼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鍾

會而義勅明主，彼皆忠烈奮動，知死而往，非鍾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

先主不復存錄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

方自矜伐不存錄松勸璋自絕松見曹公曹公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矜

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離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衆

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矜矜之有哉君子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

人喜怒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

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

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

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

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

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

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

亮集載先主遺詔初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

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也更以勸兄弟為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為

薄德勿效之吾終亡之

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也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

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郡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

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為軍帥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衆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漢晉春秋曰：亮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開惡必改，而人不矜，過實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不以此人過，實謂今日之勞乎。建誓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平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文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為之御梅，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遂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徒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父死之日家

無擔石之貯亮後為丞相敕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弄弊贖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懇勸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蒯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璋

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

思和如此碑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盡之功故見良違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為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

詔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

丞陳祇代允為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為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蒯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

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

城門堅守須劉璋誓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

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舊無成
及十
四字補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
賊李嚴之家，劉主指嚴司所說，有魏文帝謂權
黃權之室，主得夫，權遂逐矣。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
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
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
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
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
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
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
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時又沈醉，
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
為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
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為
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厭容，又無

據疑斷
懸不字
例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加大
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
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
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
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
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
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為人也。為射聲校尉。著季漢輔
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轉琬書曰：據屬喪
昭為丞相，諸葛亮上簿，書曰：楊顯直入
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
家警之。今有人於此，便奴視，稱稼，與炊，變雞
上可畏，大主吹，強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
曠，所求皆足，雖言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猶哉
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所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愛牛嘴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注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關後拒戰兵人死盡又有義陽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食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彤食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命父彤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命息著募後沒入美官免為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亦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林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林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林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林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林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林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林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取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林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人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皓禽獸，擗於死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皓既得志，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錐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督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

出筭籍，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舉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

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

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

官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

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晉書卷五十五 孫皓傳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又武之事，一以委昭，每

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

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隨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歎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儉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林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滂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覲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臣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搥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踴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

晉無降
黨神明
四字補
之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弊獄都
下則宜諮願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
在得情鵠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
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平權亦覺寤
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為長史病卒臨困
留綈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
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間於
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
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
不亦宜乎雖則有彙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
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
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
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舊年
有心字
刑之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
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皆委羽降荆嗣遂定以蒙為南郡守蒙疾發權
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
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臧加權為之慘感
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
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
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
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
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者簿書使無譴問權臨
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
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為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追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曹豔有字神之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倚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豔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質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弊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質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赫之寵體卓偉之才允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取譽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焯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察，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楮，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矚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壽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舊無疾
疫死
之災六
字補之

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劑者，則逆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勢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舊漢書
卷之六
附十二
于傳之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為鎮西將軍劉備大率
衆來權命遜為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
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
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
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
紆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顧用展其力効此乃
聖王念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
僇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
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
烏七年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
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
子奇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晉無天
將軍三
羊角之

師日禪而宿留阿奇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
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
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罷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
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
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
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
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
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
權闕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謫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
所為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疊未
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
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偷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為吳王，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闊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為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頴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覬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祭廟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為霸支黨譖愬日興祭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未官別備而階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竟徙和於故鄣羣辭氣不撓譚晃言斥還田里吳書曰權寢疾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為少府江傳曰權數射雉潘濬權曰相與別後時特表出耳不復知往日之時潘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或絕指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潘出見雉發放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射雉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及殺壹以一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紆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者隱蔽，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剛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墉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舊林入
任非其
四字補
之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後廩
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
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撻擾更
為煩苛民苦一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
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
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
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
臣聞明王聖王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
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
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
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
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
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
以壽終者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
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殆
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今志幹
與事在
幸以備
事四字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悛郭
違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
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皓
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
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
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
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
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
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
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
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
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
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
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
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
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
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
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壁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繇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愛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紆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剽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舊無空
戶至民
為十八
字補之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剽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効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厚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
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
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
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
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
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刪郡職司或蒞
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
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
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
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所行彌暴
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欺諫之數武公九十思
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諫之義而有積惡之漸
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日復體述履
前德不可捐弄臣言而放者意愈日復體述履
吏曰欺民曰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
刻公子將李臣雖恩閣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
過二十餘也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殺紂亦不
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不能節俗與眾沈浮若比
以餘年值過陛下不能節俗與眾沈浮若比
伍員以忠見戮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其作有

制作類

時始起官凱上表讓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
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
省報於邑郵息昨食時發詔曰君所當避是乃
越然未合郵意如何此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
可以如勞役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
倚臣伏讀一則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兩集臣
年已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業
勞苦勤至今強敵當空四所傾覆孤創基業
當奮發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徒都屬有軍
征戰士滿離明郡樓而大為功復起徵召四方
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夫當克己復禮為
德除各以善今官室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克
祖宗之至道感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克
之不第不貴陛下不稱備德而築宮之不安
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
不與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與土功高臺榭既
飾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皇帝子
時冠鈔彌威南州無事尚為沖讓未肯樂宮死
陛下危例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
慮哉願陛下留意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太司農主
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
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誘誚政事遂被詔詰責
送付廣嗣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
暴驕於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圍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貸，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媾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美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補近作
觀洽

歷作弊

倭作并
子

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灾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誨，下追二君，攘灾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鑿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次與作
登位
覺作苦

苦無不
為難之
不確之
變作事

於且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覺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福食不賸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精糲，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艱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朔，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賀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即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竅連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曜也

華竅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竅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二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洲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衝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專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曩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書奏昭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穀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季舍田事違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備作
本類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泉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褻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
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
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
纈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
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
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
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
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
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
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源充府藏之
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

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

詔曰狂狷怨譏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

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

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者朕直意

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當以阿媚為患豈以

爭臣為損乎陶所執不啻此義而徵越職奏之

豈朕意乎乃免徵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

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

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

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

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

今書北
魏河作
已比二
字

爾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
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
上郡、實屬、平陽、北魏、河、諸、縣、募、取、死、罪、從、三
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新、徙
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
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
策、也、弗、納、納、都、韓、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
無、事、不、能、復、攷、攷、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
爾、採、擇、熒、熒、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豐、非、正
形、之、罪、扇、禁、以、之、撰、聚、實、耽、之、甚、昔、武、王、伐
紂、歸、顧、宮、之、女、助、紂、為、虐、而、世、祖
平、德、納、吳、姬、五、千、是、同、結、之、弊、也、

本書
作武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
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為
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
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
以所諂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
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恆至喪
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
頴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為通表、誰發此者、
為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
言、免太子為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
夷校尉司馬閻續、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
及陛下、前太子通手疏、以為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
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
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
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
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
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
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
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
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豪族為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
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
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
戒、恐其破斥、奔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
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
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為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翁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逼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歸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官情不私通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閤寺慳慳之誠皆為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道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官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

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處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而能斷故民服惟新四海歡悅矣幸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復不三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正朔既八荒餘糧委道外關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史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隳滅者數十族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隳厥情歸于無是之貴而顯隆慶厚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呼亂是聞內外混濁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固李底石冰傾之於荊楊劉蜀門關無結草之黃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成綿梓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荷且之政多也夫天下非弱也軍亂非無於亂誰能救之乎時天下非弱也軍亂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衣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興効攸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天下大獲后續把主虜辱於俘囚豈不哀哉夫天下大獲后續把主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也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利百姓是以感而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禮樂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國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平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
 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察純德之士希乏不
 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二
 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
 放蕩為過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
 治道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依阿無情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隱存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臣者
 為身擇利而乘銜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族
 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慙慙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者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不得用長虞直筆而
 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牲皆取成於虛僕未嘗
 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
 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遊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潰亂上
 下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
 蓄而難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此其由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祭
 度純質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
 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
 慶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
 奏錢肅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祀季札必得之於學樂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
 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
 哉故漸后肆虐於六官鞠午助亂於內外其所
 一憐人之惡乎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等啟著

除諸養會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
 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
 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
 明發自然道除無益務在審民誠可謂性與天
 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
 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
 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
 道倅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者如輪之美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
 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
 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
 下智成當年而連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
 願復綱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
 祿之臣野有逋竄不搖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
 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
 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
 揚盛化禱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癯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然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食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宜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頴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弑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璜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佃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佃旣威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越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

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為雋茂

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

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

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

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

名譽為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

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

太康三年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

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

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

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校房施鐘懸

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

府生禽冏斬於閭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

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年轉長大而

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押賈

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

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

何為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數曰殿下不

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

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沈馬江統等諫太子

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

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

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

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

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

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茂作更

舊解封

汝陰王

四字補

之

沒作中

舊無從

封扶風

王五字

補之

敬押可

校補作

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
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
死冊復太子諡為愍懷

賈無字
不丘三
字陳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
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
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
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
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獻歎
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舊無高
若王三
字伊之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也封為隴西
王遷太尉為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為宰輔食大
國之租服飭蠶素有節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
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
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
任官百
官五字
禮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
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
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
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
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
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
之為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
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
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
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
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
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
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文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肯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很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廩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賁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替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大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友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淚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忱懷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惺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父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投首惺爲魏父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惺望忠勲贈惺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遺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侍中臣願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願反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

治道上下必有附文

無心字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
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
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
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
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
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
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
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
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其足無所用
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
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
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
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
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
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
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
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
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
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
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
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舉其酷傷
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
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
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
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
便於當今者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
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
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狐所虛心者也
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
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驪騎
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摩自古
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
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
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為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彜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諫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

漢文類
要述作
通

要類字
下五類
陸漢黃
香胡廣
是也新
字十一
字無便

書

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儻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責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願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為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棘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分局既制，則軋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彘，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辦，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于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于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賁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于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身卷

惺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何曾字頴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陽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

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祐建平吳之規，其封祐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惡性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爲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吝，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愆，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闔棺

善無無
正刑也
四字補
之

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惠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惠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惠到引見，謂惠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惠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惠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

君鑒

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鄭道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願杖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英雉頭，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喪之甚耶？漢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算計，以長短相推，其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詔，非明起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文而出，凡人能之，蜂螫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非自然之尊卑，解語有自然之意，向對毅始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駢雅

邊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殽，至周幽王，禍疊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養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調調，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鑿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蘆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信，咲梅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舊學
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可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明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上，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持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諧文浮飾，品不按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離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朔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覺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任不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朔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豐頠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覆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忱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卽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譖涓，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顛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租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賈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歸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所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柙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為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領關中世祖即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為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世祖問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為尚書令

一作作
歷列書
作轉張
跋尾

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為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犇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策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今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替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為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道

惟

集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帶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王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逕迺眾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殺帛資賞，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若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宗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綱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闕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闔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
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
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
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
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
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
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
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
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
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
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
故人君恆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
人主恆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
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
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
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
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
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舊無不
建字
禮之

舊有年
下有固
所不犯
之地六

舊無日
字補之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
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
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
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
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
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
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
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
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
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
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秦必刑，微
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秦必刑，然後犯治必塞。
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
綱不振，而網甚密，綱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
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
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
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
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秦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纘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警顛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中繪之禍，顛覆宗周，襄公嬰秦，遽興善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贖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饑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積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歛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出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贖，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芟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欄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
 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
 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為三
 率秦始之初又增為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
 倍於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剽之域可
 為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
 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
 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愛不在寡
 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
 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
 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為著作郎孫盛陽秋載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
 而輕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
 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
 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
 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
 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

著作具

片書舊
 作行宮
 歐之
 漢書存
 乎改之
 興作與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而己
 身安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則憂深故諸侯
 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愛深故諸侯
 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於愛
 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有定主上之於愛
 衰足以禦暴故強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
 後之民無所奇霸王之志然後後國所以直道
 思治主爭類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
 王所以垂業也故世之公且目涉商人式文
 者成湯親親夏后之璧公且目涉商人式文
 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華于時封豕
 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禮而闕經世之
 算乎固知百世非可崩壞之困非謂侯伯無可
 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
 亂之符那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憂類其釋位
 主弱德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與
 柄名位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弄道任術
 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弄道任術
 懲同之失自矜其利得幸於所西制國味於
 弱下國慶獨享其利實莫與共害雖思五等
 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慮閣土崩
 之餘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震於今主十
 叛放然言勤王諸侯必來矣國震於今主十
 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
 在與日漢矯秦危大啓王侯境土除滅不違豈
 典之買生憂其危冕錯滿其亂是以諸侯阻其
 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
 逆遇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衡其漏網皇祖夷於
 燕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

之累也。逮至中葉，忘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厭然，復變亡秦之軌，是以五侯七貴，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集隆皇統，而猶違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充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興一夫，放命者七，臣位者三，嗣王委其難，鼎凶族，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闕下，鈐鑰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四海，已獲華臣，朝入而九若，二漢陸國，惟王恭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德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時異，曩時之臣，無匡合之志，歟？蓋遠屈於時，異曩時之臣，無匡合之志，歟？蓋委屈離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勉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王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或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而昏之林，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悍，當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而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治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蓋五等之君，及進取仕，有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五等之君，及進取仕，有之帝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仕，有之。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利己者，君無所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爲已。前人欲知，膠固之善，使其並構，爲政上無苟且，厚薄而兩慮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篋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糶，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邈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顛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顛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補正
字補之

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顛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為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鄧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捕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鄭悉性
及其執
本書作
喪表致
遺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為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色養幾滅鄧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食嘗織投杼為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為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食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芻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奔務裔，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卑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愛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剪，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

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譎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蔽，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

作東作
集作東
字作淡
史作作
王之威

博其捷
舉作捷
善其德

一曰、大作宮殿臺池遊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
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遊俠犯歷法禁、不從
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以蔽
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為氣勢、傷吏
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差為上犯難、傷功臣之
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
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
戰、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
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為巧。王者慎勿與謀。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
欲以求得、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博文辨
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
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
待利而動。王者慎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
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為方伎咒詛
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訛言、欺詐良民。王
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
而巧偽、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宰相作
相一字

散其精
作應其
情恐是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
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
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
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
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
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
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真賢。
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
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
或以非忠為忠、或以非信為信。君以世俗之所
譽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
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
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
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
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
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

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官室

釋

多遊臺，則民多病，温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羸戈，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慎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太農大工，大商，謂之

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官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

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兩灰兩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饑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爲欺，欺者爲真，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

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壟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驚鳥將擊卑飛翕翼猛獸將擊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為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眾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毅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

是通作是

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鄭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為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為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為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懷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

思作在

無微察
二年

貪作廉
是

可誑也，廉潔而自用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懷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間闔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

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辦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隣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將下有
治字解
初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爲軍
以爲軍
之

中御一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遺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厮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放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士卒二
字依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繫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資作勢
傳作發
成作至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轉作專

人作國

廣作充

用數大

於必成

然衍

勝莫之

勝作謙

轉作若

釋作失

起作赴

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玄眇，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自倍，兵之害，猶豫最大，兵之災，莫大於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善者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

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誦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

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獲，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懼畏，民懼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誡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大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白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趁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

周爲泐，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圻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媵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

孕妾媵

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

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諒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庠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荀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間可以羅雀者，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

舊說不
有且樂
者五字
補之

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管子

管夷吾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

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

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歛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

不行，而求敵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

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

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

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

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

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

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

之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

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

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

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

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

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

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

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

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

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

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本書正
作止

兵符

下賤使
飾作上
下賤飾

廷不肅，賞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
立政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二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

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眾，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

教之下
有以也
二字

善其
所人臣
顯從
十七字
補之

然則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開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詔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詔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

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實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微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瘞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

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暮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勞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

至作用

禁作禁

徑作經

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隣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為國

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昔及于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爲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冥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剛作門
勞作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
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
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
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
日少而功多大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
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
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近無不服
遠無不聽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
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
期唯君子為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
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
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
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疆矣故妻必定子必正
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民之觀也
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
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
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
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
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
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
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
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
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
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
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
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
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
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

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遂堂巫而苛病起。遂易牙而味不至。遂豎刁而官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悼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覆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之扇。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

必作期

必作昔

必行下
言無上
令至必
止十二
字補之

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

舊解
字加之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

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菴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菴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肯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

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教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祇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王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疆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國政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王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善身行之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

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

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

賞罰作
其當也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未殺、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

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彊、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寵、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

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管子人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卽諾期於秦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卽壇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

即作

舊無下
千人之
長四半
確之下
十人上
字

能陷陣破眾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乘
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眾也？」管子曰：「千人之眾。」
曰：「千人之眾，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
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
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
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
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
素賞四萬，一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
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
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
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
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
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
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
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
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

攻萊，戰於官，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
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
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今晏子
去冠被
裳作標
衣冠三
字

下者作
上

無一字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為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舉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舉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

公下善
無能字
禮之

置子作
置大

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養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淳子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特作特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
立愛也以為義失而愛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
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
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
囚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
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
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莫之作
三字下
莫之從
皆同無
之

親作勤

之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
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
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
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
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
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
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
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
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
之故明所愛而賢良眾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
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

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
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
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
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
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
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
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
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立能
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
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
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
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
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
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
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
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

原作若

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熟亂政而危賢，必逆於眾，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聖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沒死

丁公下
有夫公
二字

乘和

北作曹

在疑去

景公出遊，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鈹釋，以躡行吠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彗星，召伯常壽，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彗？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孰責寡人哉。

相作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史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

諫下

樂作項

道作遠
修作希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長廩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為頰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修靈王之迹，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廩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

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遂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隴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嚙難矣。雖然，舉將為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隴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修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做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刑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

舉作安
仁人作
仁君

何遂葬路寢臺之隴下，解衰去絰，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蹕而不拜，已乃滌淚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隴。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舉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舉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為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為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為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妬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耶？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耶？據之所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

為君作
舉君之
道四字
為子作
為子之
道四字
為妻之
下有之
道三字

也遂罷為隴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受祿不為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為法下以相親為義是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當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即進否即退不與君行邪

無微作
同欽忠
作忠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對曰行

已作也
意無勝
字補之

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甚于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解作深
蘇作莊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精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說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昭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

宜作生

治作給

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備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廢，天地有不能贖矣，故明王之任人，詔諛不避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

無經紀好辨以為智刻民以為忠流瀝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不悅

事見作
駁事

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適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責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耶，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豈游豈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而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

罪者

而下有
禮全二
字

禮記

禮記注
下而

禮記注
景公

禮記注
景公

以于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母偏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美飯食，多田漁，以偏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美，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修，民崩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懽良，則東郭牙暱侍。」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雖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為偪，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窳，而情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窳，而情民悅，決獄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門作閭
下同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刑

蓋作辱

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惰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破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為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

下兵作
假者二
字無大
臣得微
有不服
乎一句
夫子作
將軍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景公探雀穀穀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下君子
有仁安
三字
命作各
舊無所
字補之
命作本
子之遺
位新作

君何年之少而

養親之

至燕且

秋風一

本著作

春風秋

禮之

補之

補之

補之

補之

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朋外無輔輔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葉密其枝葉春氣至債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墮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待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

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從作往 鄭車下 同楚作 楚

晏子朝乘弊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校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與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盍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與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問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諛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為遲下車

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絃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絃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詔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亂君也以戰去戰雖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

本書已二平作

舊無是以明其字補之

治作至

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特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與師為違時飢夜不行所以愛己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愛彼父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暑暑吏警成犬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土解倦難以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諸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大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約作百
官于

業作數

常圯德逆天之時，備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者逐奔不遠，從殺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誡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業。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

不登
官等

本畫
作官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長驅據其都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深入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其文伐交，合其攻伐兵已成下，攻城，敵國已收其外，將也。其次伐兵，已成下，攻其城，城守攻之為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

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

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

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

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

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

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

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

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

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

作高之師學不事辨探者

不可以行事處也。作不數推

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

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

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

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

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

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

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

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老子 騶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為之事，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也。萬

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

不有，物而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待望其報也。為而不恃，特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及自然也。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謂聖人

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身

也，思慮深。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

也，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

物視之如芻狗，物不貴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

自然，以仁恩法天地行。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富貴而驕

還自遺咎，夫富貴振貧，貴富憐賤。功成名遂身退，功成名遂身退

天

今老子
作自遺
其各功
遂身退

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遂稱還，不逞身

中則，後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

五音令人耳聾，傷精失明，則口妄言失於道。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破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也，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

太上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

之，其德可見，恩惠可

信不足

絕巧，絕巧詐也。棄利，棄貪利也。盜賊無有，無邪私也。以為

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真，少私寡

欲，曲則全，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

曲則全，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

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

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不自見

不自見

不自見

不自見

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

人故能彰不自伐故有功取其美故有功於天

下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

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

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

自見者不明人為事當如道安靜

無功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故有

道者不處道大者無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

者無不制城中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地法天

其一也人法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宜道法自然

萬物無所收取天法道萬物自成道法自然

無所法也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為躁君人君不

重為輕根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靜則失

重為輕根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靜則失

威治身不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而以身

靜則身危疾時王奔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

則失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

其精躁則失君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救人忠孝

人使費賤各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救民服四

故無棄物不賤石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

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

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知其白守其知其白守其

也作之

不得已兵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兵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為者

敗之以其資性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

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也

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以道佐人主

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也順天任德敵師之

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人自服也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應

之以惡氣也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不敢

以取強焉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與

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果而勿驕驕欺勿以果

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

兵者不祥之器兵單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恬憐為上不貪財寶勝

而不美雖得勝不自守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勝者

是為樂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左生凶事上右陰道偏將軍處左偏

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

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者以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喪禮殺人多以悲哀泣之

德薄不能以道化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

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

賤兵不得已謀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

故為明也勝人者有力過以威力也自勝者

強人能自勝已情欲則天下無知足者富人能

為足則能強強行者則有志則為有意於道不

失其所者久人能自耐養不失死而不妄者壽

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道常無為而無

則無怨怒於天下故長壽也

不為道以為無為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將自化功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

德不見故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也

不失德德也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

是以無德德也其有各施也上德無為言法道安靜

而無以為言無以名下德為之言為教令而有

以為言以為已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

道之寶得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不處其薄不處身避道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不上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神得一以靈

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萬物得一以

生言萬物皆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言侯王

能為天下言天無以清將恐裂天無以清將恐裂

無已時將恐分言天當有陰陽晝地無以寧將恐發

但欲安靜無已時言剛柔不可神無以靈將恐歇

將恐發泄不為地言神當有谷無以盈將恐竭

虛實不可供言欲盈滿無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無已時將恐滅言不可但欲常生侯王無以貴高

將恐覺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故

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

也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是以侯王自稱

狐寡不載言寡喻狐寡不載喻不能此其以賤

為本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人之所惡唯狐寡不載而王公以為稱

本字有 其作非 邪字

之右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得推讓

必或益之而損言我教人使去強我亦教人言我教人使去強

梁者不得其死言我教人使去強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

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週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

則有益萬民不勞煩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過

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

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總利去知止不殆知止則止

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其用不弊

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謂直

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謂直

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謂直

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大巧若拙大巧謂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也如拙者亦不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礙也知清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又不可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故知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天下矣天氣煩濁吉凶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利害皆由於己也觀人家去其少觀人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上好武下好九不為而見而名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為而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

管子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以百姓心為心百姓心之所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吾亦善之百姓為不善聖信者吾信之百姓為因而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信聖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是謂玄德道之所玄則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朝甚除高臺榭田甚蕪農事廢倉甚虛五穀國無服文采好飾僞帶利劍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備持行今人不知身死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

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

變其德如是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今煩則姦生，禁

多則下詐相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

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彫法物滋彰，盜

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起也，彰著則我無為

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

而民自樸。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偽而民自樸，我無欲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教寬大，悶悶，其民醇醇，政教寬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教急疾，言決其民缺

缺，民日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禍因

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中人得

則禍去福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燒，恐其

則精，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天下之亂，治身慎

去也，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天下之亂，治身慎

見其精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精神邪不

入正，不能傷，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鬼

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

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道者萬物之寶也，善人之寶也

道者萬物之寶，與萬物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

善人，以道為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

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

猶自，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

悔卑下，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

為無為，無所事無事，除煩，味無味，深思遠慮，報

怨以德，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

成，為大於其細，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虛也，故能成其大，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

言，多易必多難，不慎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

也，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兆易謀，情欲禍

形兆，時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其

微易散，其未彰著微，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

之時，塞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

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為者，敗之，有為於

然，執者失之，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

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實、不貴、難得之貨、聖

人不賤、石而、學不學、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

貴玉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及過、本為、未過

治身、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

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是、為、恐、遠、本、

古之善為道者、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道教

民明、知、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

人治國、必遠道德、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

作威、制、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

之人、下、知、親、故、為、國、之、福、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

歸之、若民、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上也、必以言下

之、法、江、海、欲、先、民、之、欲、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

欲害之者、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

愛、百、姓、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就、謙、退、不、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儉、故、能、廣、

節、儉、故、成、民、日、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用、寬、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得、道、人、也、我、能、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

且、廣、但、為、奢、泰、舍、後、且、先、但、為、人、先、死、矣、

動、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

死、以、守、衛、用、兵、有、言、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

則、堅、固、也、不、敢、為、主、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

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後、人、境、界、利、人、財、寶、

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輕、敵、

敵、後、喪、吾、寶、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者、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闕、不知我者稀、則我貴、

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外懷王者厚內也
匿實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不天不呼召萬物而言而善應天不自物以應也

然而善謀釋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天網恢恢人事備善行惡各蒙其報

恢天所羅網恢恢甚大而天雖疏而不失返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喪死治國者刑罰酷惡無不聊生故不喪

之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殺人

之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若使民常喪死當情已之所殘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及為

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其君上稅食下可治

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者以其君上

多欲好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為人之輕死以

有為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

其求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爵祿不干於

以輕死故輕人死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也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占者聖人無文書法律而不責於

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而

人但執刻契信不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可無德司契無德之君背其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道

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

民重死君能為民與利害各得而不遠從

不遠則民安其業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不好則民安其業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甘其食於天下

樂其俗樂其質不貴五色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

聖人不積以故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為人已

愈有既以財則布施與人財益天之道利而不

害天生萬物愛育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

所施為化成事就下與下

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鵠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誓一日天二日地

三日人四日命人有五至一日百已二日十已

禮字古
十作古
什下同

噫唯此
作聖
善此
交作友

無靜字
言作信

陳作成

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者，以賢聖為本，賢聖者，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五至為本，故比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噫唯此，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王與役處。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

釋清
字恐波

本在四
作簡

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蕪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適則罔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本書無
般字

異作其

所屬若溫也，則不能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
涼若宮也，則不能商。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
出所位，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
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職，理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

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

地之道，因
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

而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

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其得罪

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類作類

隔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不以其道之不及聖，粉其民，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以

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下

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聞，聞見，故

功，勿已則隔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

能盡道，故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非厚隔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

皆天

管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

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

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

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

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殺之晉侯聞而大駭，召

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

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

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

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

以攝奸伏者衆惡之所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

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

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

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

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

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

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三子識之水

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

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

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淙

子墨子見淙絲者而歎曰淙於蒼則蒼淙於黃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淙可不慎耶非獨

淙絲然也國亦有淙舜淙於許由伯陽禹淙於

皋陶伯益湯淙於伊尹仲虺武王淙於太公周

公此四王者所淙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

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桀淙於于辛推哆殷紂淙於崇侯惡來厲王淙

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淙於傅公畿蔡公毅

此四王者所淙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戮舉

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淙於管

仲晉文公淙於咎犯楚莊淙於孫叔吳闔廬淙

於伍員越勾踐淙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淙當故

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淙於張柳朔中行

實淙於籍秦吳夫差淙於宰嚭知伯瑤淙於智

國中山尚淙於魏義宋康淙於唐鞅此六君者

少作先

其作有

文去有
一字

本書何
作臣

所滌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滌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滌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旣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誅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愛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

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
以下出
解過篇

使上作
便於生
便於身
便於身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使上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芰，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溫清，故作

極作然

誨婦人，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衣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故聖人作誨

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菽麥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搯，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餽饉，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毛建作
處望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 upper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為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

正作次

下曰上
有必字

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
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
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
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
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
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
於酒樂不肯曰我為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
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
衆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
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
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
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
令聞於天下豈以為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
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
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

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文子 曾子

文子 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本書皆作身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即作者

夫水濁者魚斃，政苛即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火也。聖人省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脩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治難矣。泉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為貴也。夫至精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也。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

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惛惛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即從小。而致大令逆。即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人而作
兩人
九守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符言。

二十子
金書符
作府水
作源

傳作取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得。知後之為先。即後道矣。

道德

文字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異作集

文字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愛喻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

之集作
聖之味
傳作處

乎外賢聖之化也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發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微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陳之事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

冤作怨

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即無冤刑，知人即無亂政。

無字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也。

無字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為謀也。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

無字

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盡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也。

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

深作淵

敢縱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數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

不失仁
心作有
仁義

有功離仁義者，卽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

效本乎君子，小人蔽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上亡作
虛

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卽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卽傷義，多憂卽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爲卽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卽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善，卽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卽知所終矣。

二十子
金實無
通字
山處者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卽和，與民同守，卽固，與民同念，卽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道自然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

木作林
應者林

舊德驚

擊作擊

養作資

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
 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
 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箭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
 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
 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
 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
 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
 人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
 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
 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
 道也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
 瀆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
 民之欲能因即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
 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無其養不可使
 遵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
 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

追作通

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
 度張而不用

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
 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
 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
 理美醜弗好憎賞罰不喜怒其聽治也虛心弱
 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
 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
 明矣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
 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
 力鳥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
 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
 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
 之故人無弄人物無弄財矣

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住迫而

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聖人不耻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掩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粹，堯瘦，禹瘠，舜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靈不勤，思慮不用於事，瞻者未之聞也。

下德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祭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祭其姦矣。

目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彌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

開作供

聖字有位字

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農字作士農

與世作以法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難

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既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責小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地廣民眾，不足以為疆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為威也。為存政者，無小必存；為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也。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即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利殺作殺前

材作文沒作鼎

施者博，卽威之所制者廣，廣卽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兵道也。

作上仁

上行

漢真作

非漠真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在匹夫，葛藟猶不可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辨矣。

漢作

漢作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卽吾畜也，不善卽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辨難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即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遠，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輿，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

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

上義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宗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

新作術

生疑存

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

治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戒，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趣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

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應有
有字

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細作略
不善之
不作小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卽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

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卽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卽觀其所舉，富卽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卽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卽人情得矣。

比下有
之仁二
字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卽小，身所重也，比義卽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自月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野，

義之下也。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自月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即不難為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不可與鬪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逸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上禮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寒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教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

廉字

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趁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即反益即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耻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在賢德也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

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賻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草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曾子參

脩身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

大數禮
漢作序

楚作選
音從

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詬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趨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可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心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悻悻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又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

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且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

孝上有
莖

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牆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耻不知而又問，是以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疾

病。曾子曰：君子之務蓋有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廩，而巢其

來求

加上有
在中

厥作
魚尖之
重作
黑之天

上魚鼈窟鼈以川為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
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母以利害義則辱何由
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
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
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
既沒雖欲孝誰為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
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
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
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
而已矣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颺乎如入魚父之室
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
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吳起

圖國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
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

凡兵所起者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積惡
四曰內亂五曰困飢其名又五一日義兵二曰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
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
曰暴國危民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
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
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其勢也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
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

本書無

下段字

三作四

據數下

有不和

於敵不

可以決

勝可

整版

命作合
轉合

不辭生
而後言

作辭不
備六字

二而字
共作之

古字通
用

設作家

吾居一
字在君
一字

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備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約理

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

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

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

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設

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

者衆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

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

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

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

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

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
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嚴明之

事非所恃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興師動衆而

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恃

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饗

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

大夫上功坐前行有席有重器上牢次功坐中

行有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有席無重饗畢而

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

亦以功爲差數唯無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

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

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

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

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

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

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若無一字補之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

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脩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持法度而任私議

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誅，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選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蒐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納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國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定分

難作實
秩官作
秩下同
改之

去食下
善惡無
字相之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將皆折而虧之，而況衆人乎？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真信，巨盜愿懲，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

真作貞
巨盜作
民皆

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校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已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下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顛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于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鯨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煇於隳，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遽伯

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遠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

而舊作
與改之

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
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
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
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福無爵而貴。不祿而
尊也。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欒氏之子。
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欒氏
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
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
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
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
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故言。明
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
田也。易彼言也。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
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
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
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

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
心以爲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
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
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
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
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
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
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
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藥足。易去也。及其成達
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債也。燎火始起。易息也。及
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掙江漢之水。弗
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燦火藥足也。易止也。及
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
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
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
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
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
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

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鬻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替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奪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

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天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在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違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勳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

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臯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二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

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幼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幼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而察也，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

無疑然

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學；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指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

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二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

敬重至之人不
通恐當
作無敢
為違無
能之人
者也

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偽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為人臣者以進賢為功為人君者以用賢為功為人臣者進賢是自為置上也自為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為也進不肖者是自為置下也自為置下而無罪是故為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

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
中義則行為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
不脩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
不害其為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
其為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
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
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
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
也愛之愛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
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
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
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
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
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
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
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

入規六

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
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
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
至穢汚而為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
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
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
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
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
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
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為舟濟大水而不用也
盡力以為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為無慧
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
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
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滌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鑿獄折衷者

泉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濕，均薪而施火，火從燥，日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

廣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大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怨奪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奪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聖人私
心之疾
下中奔
之怒同
一變之
實疑若

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韓子

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胥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子者，孟也。民者，水也。孟

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
 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
 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
 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
 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
 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
 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
 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
 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
 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
 者，謂之大仁，食所以為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
 若，則皆咲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
 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為而
 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
 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
 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
 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
 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
 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
 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
 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
 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
 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
 以為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
 而後易為德也。

申子

不害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
 邪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
 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
 為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為寇戎盜賊之至也，
 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
 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

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劍，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跡，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

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耐辯子

孟子

梁惠王

本書無於字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

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

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從取也。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於篡弒。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對曰：殺人也，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以及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及與政，殺人無異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

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

無人也之也

無宜乎

其為民父母也。為政乃若率禽獸食人，齊宣王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

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菟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宜乎？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

上。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皆若禽獸，非人之

有非之有非人

也。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首也。端者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者其性使為不善。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慎也。夫

也。函，體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鏹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

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之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

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滕文公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

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

無接乎

其作有又皆作有矣

法養作

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治焉。舜使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離婁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

可。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

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為

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功多而成功少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

不仁者逆道則播揚其惡於眾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

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

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茶草也

臣錄君恩以為差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

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類事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

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萑稗

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趣農役有常時不使失

業當時雖勞後復其利則逸矣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

罪人者其意欲生人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也

慎子

天有明不愛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愛人之貧也

聖人有德而不愛人之危也天雖不愛人之闇也闔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愛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矣

聖人雖不愛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

舊無思字神之

無家字無之內二字

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

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

與之耳豈其心哉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

養已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

也衣之以皮櫛則見之者皆走荀卿曰仲尼之狀面若蒙櫛

易之以玄纁則行者皆止細布謂由是觀之則玄

纁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踉蹌窮

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須而作事有

待具而成故雖資傾城之觀必俟衣裳之飾雖

捷越常之足必假藥物而疾故有才無勢將顛

墜於溝壑有勢無才亦騰乎故騰虵遊霧飛龍

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

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

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隣家至南面而王則令

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

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

權重也弩弱而矜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

行者得助於衆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

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此得

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

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

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

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上位可世

工事可常古之宰物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

是以用無弄人使無弄才若乃任使

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便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有亂矣百工之子不學而

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

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故雖成官不足官不

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

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不相推政要在一人從

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則政教陵遲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

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由通通理以為

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

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立

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法雖不善猶

愈於無法所以一人之心也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

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

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

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

愛民禮者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隙也愛不得犯法

當官責不得踰規祿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

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

賞民無羨財羨猶益也

因循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性化則細

化使從我物所樂其則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

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違

矯情引彼就我則忿戾乖違莫有從之者矣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

臣祿不厚者不與人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

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

久耳故放使自為則無不分之通然後上下交泰經世可

得止而使之則無不失矣故用人之自為不用

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

禍惡備

本書氏
雜以下
連上開
因

聖者使
其轉官
者使其
現當作
聖者使
其從官
者使其

為資盡苞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世

之能兼羅萬物之分因其長短就而用之使能

文者為文能武者為武聖者使其聖官者使其

用物無弄財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

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

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

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君臣之道臣事

事言事其而君無事百官之屬君逸樂而臣任

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

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

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

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君好

善則羣下皆注善於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

於衆方之中求其為瞻偏已多矣君偏既多而

臣難其善則

天下亂矣

皆私其所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友責君逆亂

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將使羣臣各

瞻矣假使其賢猶不可推一已之若使君之智

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言君之專荷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為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

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夫滅亡之國皆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世有之值其一隆之時則相與而交興矣遇其昏亂之主則相與而俱已矣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碎主君於閹墨之中遂深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知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貞臣也故明主

同世之世是衍已幾凶字

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脩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順以事其上如此則至治已此五帝三王之業也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惡不衆則不足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善不多則不足以興治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言其善道不可勝言也而桀有運非之名天下之惡皆歸也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

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雖極聰明以窮輕重盡心以班奪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而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鈎也非以鈎策為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為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君臣

君臣

為人君者不多聽物有本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

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令天下之程式萬事之機表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焉

尹文子

大道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誓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聾聵可與察惠聰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

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極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辦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辦，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峻，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

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菟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矜，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者不敢。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

異而費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合境不嚮異綵。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

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食。扼聖人措而不言也。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勝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佞辨可以發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

本書
八作大
通下

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

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今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恕矣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本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

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胠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

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

農氏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甘其食

美其服適故帝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懷意矣樂其俗安其

居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

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弃其

親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斷弊則是上好智之過也

上謂至治之君智而猶致斷弊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

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

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罾督苟之智多則魚亂

於水矣刑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

攻之逾竇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

智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則無

妙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

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

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是三者皆非所以養意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

為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烝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富而使之

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而志定無事而

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章率性而動無常迹也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

應人未為不聞故無為千歲厭世去而上僂夫

而無不為者非不聞也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乘彼白雲

至于帝鄉氣之歎無不至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
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
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謂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

注以作

以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

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

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

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有為於用

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

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也故各上必無

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雖
雖雕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也而代人臣之所司
使咎譴不得行其明斷而後不得施其播遷則
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屍旒垂目而付
之天下天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而無不為
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而無不為
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矣所謂帝王無為而天下

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帝王無為而天下

功成功自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

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神之運心術之勳然後從者也夫精神心術者

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五末之本也而非

所以先也所先者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從男

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

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尊地卑神

明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言非但人倫之所尚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當其

才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以

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

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

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

曰天王之心何如堯曰吾不做無告無告者所謂頑

民不廢窮民植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

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矣此皆不為

而自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

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在道

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

效之所由生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也損之又損之以

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天雖為而非為也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云予欲無言至人無為任其自為而已

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無

者異

徐無鬼

黃帝將見太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禹駘

乘張吾謂屻前馬昆闢滑替後車至襄城之野

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太隗之所存乎曰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太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何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既

過分為害黃帝再拜誓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為絕地向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誓已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

本書數
作舉
由義作
猶改之

說苑

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眾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絕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富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戰威

令所以一眾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眾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眾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眾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難毋戚故上無疑令則眾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

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其上，如其親，而後申之以制，古為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雖眾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

丘墓作
兵殺

用性住
車作機
政作功
和
上事件
立作效
通作成

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勤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并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畢食，亦不火食，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雖老不懈，故軍無損卒，將無愠志。

兵令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以武為表，以文為裏，以武為外，以文為內，能審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視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

將下馬
無見子
補之

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威則生、無威則死、有威則勝、無威則敗、卒有將則鬪、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畏將甚於敵者、戰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惻血膚之屬、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刃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全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能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慶賞嚴刑罰、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陣薄近、將提枹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孫卿子 荀況

本書取
作出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

備作循

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詔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德作傳

無耳字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脇，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父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

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讎，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

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

韓非子
論學之

修不耻見汚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誅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鬪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錫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

下其作
之

能人所
能之能
善其能
賢於之
知者知
人知知
之知萬
者作智
改之
止其作
上改之

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
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
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
者踴躍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
何為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
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
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
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
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
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
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
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
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
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請問為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

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
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
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
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
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徧黨而無經，聽
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
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
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
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
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
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
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
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
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

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

卷三十八

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繡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赦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赦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裕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

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

為人作

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二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

忘作後

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祿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

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職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閉隱微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

三得者
皆作三
得者
無不牛
無不牛
皆作三
得者

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自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為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詭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為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

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

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技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彘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直立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

以佳之

衆人之誣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替之以成，日月積久，授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懸賞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上君作之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頽，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良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善善附之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轅問荀卿曰：先生議

修作備
下同

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備作修
或作氣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為人之惡寒，較冬地不為人之惡遠，遠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

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屋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良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蕝稼惡，糴費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

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

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干將莫耶，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驥騮騷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

感著作
聖文之

後生後
之作備
之後後

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窺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後作故則作語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沉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

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辱，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賈賢者霸，敬賢者存，禮賢者仁，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聖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和平嘗

觀於上志古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凡王之立也生於公故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陰陽之和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

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

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

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

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誅暴

有所

私在則不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

茂則禽獸歸之入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疆

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彊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寒既至民煖

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

聚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遠貴則觀其所進富則

觀其所養驥則觀其所行善則養賢也近則觀

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守情

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驗其節節懼之以驗

其特特獨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

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

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何謂

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

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本書伯
王作王
伯下同

美其作
美其

情偽貪鄙羨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

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知理義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

師大槩。悉姓諸名也大槩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粥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

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

沈闕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官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死

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歡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也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

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以此為樂則不樂。不

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

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傲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

嘗見。傲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

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怨悲也傷病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

主其作
生

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明論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蔡宣忠有說

陰氣將刑作陰將始刑飾作飾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二月也。饑也。歲且更起也。終盡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近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母有所使。使，役也。大蕨之月，陽氣始至。正月也。木繁動。動，生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耕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毋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也。姑洗之月，達逼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勸農事。四月也。大溝瀆，農長有戰木，興功。草木方長，毋撻民心。民當務農，長有戰木，上命。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數，故曰陰氣將始。毋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也。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選士厲兵。七月也。詁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八月也。有罪，當斷殺勿赦。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也。終，卒也。修別喪服。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飾推紡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微於他人是益吾咎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已下皆
有半字
與之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子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彙推體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能者取禍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強督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

上倫
作於已

多義

接及而民服若化順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其愛之陽城胥渠陽城

渠有疾廣門邑名也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調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

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也

晉無葬
死之死
補之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

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葬動搖謂之重閉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

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

故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為

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故故而徒以生者之誹

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重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

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世之為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為官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隴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不殫言不煩民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為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眾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之者寡能儉故宋未亡而東家掘文公家也齊未亡而莊公家掘家見發國安寧而魯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校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賢主悅忠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反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土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

善無逆於之於字補之

所是作所謂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宋猶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關東，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賢者

與作有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為人君，不得意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仲商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尤過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竊掘其谷，得其鈇。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傷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用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

公息忌之說累猶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通乎己之不

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以之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

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

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

不思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

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

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拔

此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

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疎必以所重

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定所為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為貴

德為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為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詐偽之為道雖今偷可後將

無復不可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李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隣國也、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

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窮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必喪、喪有失、故思之也、

惠益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

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

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

無其志、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

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

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尊也、無官為長、見敬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今大

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匪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

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

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

羣

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為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今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恃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此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以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為當是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言狂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輻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方道思慮自傷也思慮勞智差自亡也用智過

情欲以奮能自殃也奮凡姦邪險諛之人也必

有因何因因主之為隨也人主好以己為已所

欲則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

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是宜

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

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以好唱自奮奮

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

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禘過此以聽

代有司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

容之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

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

無不知也未能盡無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

道固窮固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而不為因循舊法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

為道以奈何為實以不知為道道尚因循長養

實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

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

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

仇人僕虜非阿之也庖人則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則管

得不然也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

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

其馬不進劉而投之谿水宋人有取道者

馬不進又劉而投之谿水劉投也又後取道其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

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

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

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

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博學上
無君子
補之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
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壘之
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齊作敗
下皆同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
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
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
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諭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
重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
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
禮煩則不莊業衆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
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萬作黃
注同

我也下
謂無好
字補之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
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

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

樹鬱則為蠹蠹蝨草鬱則為蓂蓂國亦有鬱主德

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

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曾我於人

中實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憤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

也不曾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

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刻人主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

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傳曰無備而無備

智則專獨不吝忠良輕物則無物官謀猶拾遺無備
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士不盡說故雍塞無聞知欲無雍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微
致之吾嘗好官室臺榭矣而欒微為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欒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
欒微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細吾善也所得皆

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

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

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安敢曰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
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比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

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是賤其所欲而貴其
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

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
惡能直宅居也若能意者使護乎論主之側亦

必不阿王阿曲不阿王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
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矰也射短矢也以田於
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羊不

聽朝淫惑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
王之罪當咎王曰願請變更而無咎保申曰臣

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

席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
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

開

致保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殺之過
 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
 宛路之棺放丹之姬務治荊國兼國三十九令
 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示有力也其嘗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
 而止開引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
 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
 而不知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
 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
 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
 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
 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
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
 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善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
 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
 之聞之而奪己也遂掩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
 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
 此自辨其耳之類也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
 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讒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
 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
 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
 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知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官
 室必任巧匠矣故美曰匠不巧則官室不善也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官室哉特猶直也巧匠
 為官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成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官室
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官室也
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
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傷國家之所以危危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
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傷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
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
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
之爾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
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學之學夫民未有見
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
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
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誦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為母故犯誦罪異日與君

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櫛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曹無巴
羊福之
下巴局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子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日智有所不能立二日力有所不能舉三日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育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因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日天時二日人心三日伎能四日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育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勸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
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
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
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
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
在乎人上逆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
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
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
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及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
咎氏不欲寡人之及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李作妻
從書作
探改之

道是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
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
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
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
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曰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
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
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陂墟而戰繫解左右顧無可令
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
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
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

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載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銜，以刑罰為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甚毒劫殺臣字加之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命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耳，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

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患在不志故與衆同好靡

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賢人也伊尹赴而湯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

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隆寧威到而齊興夫用兵

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能滅伍員是以明君賢臣屈已而申人

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賡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士之禮屬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加養士如此乃可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開善作 迎改之

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也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遠微軍幕未築將不言倦也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是謂禮將是謂禮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危衆如一體與衆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故曰畜恩不倦以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

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

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

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振所得賢則敵國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將專已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臧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

盜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也將有一則眾不服自拒讓以下將犯此一條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眾乖散則國亡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鸞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

姦雄相稱節敵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今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故傳說陟而殷道興四節軍勢日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威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下樂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顯樂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

禍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洽人民澤及昆嶽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和則賢者至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揖讓恭讓故曰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效令降人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效令也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降禮以禮降心以心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修德政而務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廣荒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其下正則兆庶正於道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則兆庶正於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節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膺受嬰李故明君求臣必視

將不得專作將左自專

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致清白

之士脩其禮四皓尤志不屈於革命之主致守

節之士脩其道太子備禮卑辭而齊其節焉而後士可

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熒火臨不測而擠

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愜者何重傷

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為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

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

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

是邪臣內則賢聖惡來佞而比干死無忌用而伍奢戮故曰斃內

外失宜禍亂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孫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

殃及三世昔幽叔遺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昔麗涓妬孫臧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

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

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

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

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

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

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

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

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

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

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

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眾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

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

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

國之意漠若無愛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竹書作

本書作

宋作道

下問 聖作臣

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寢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破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者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木長作土廉

今作至
取作先
相作所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沉於闇昧之事乎。

舉作安
恐必
大作能
神作精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子母投杵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椹梓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珍作宗

而作不
虞作隆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窳窳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踐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知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禘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壑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禹臯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有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李作刑

李作乘

魏作功
魏作傳

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迺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香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交鋒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
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為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為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繼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剛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惜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瓊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好作增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瑇瑁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王莽代改之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何以言之甘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効吉凶之符豈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

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心作身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通作作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耀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可作一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攜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為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為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為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入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賢作賢

主作主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鷦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

感實本
章作地
辛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王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羈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蓋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詔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膜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事作死
恐妄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接梁亭之瓜皆有華蕉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實著作
那大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簣葺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為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原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人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改下有
也字

師智足以為譽厲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肯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於鄉曲道路談說不忤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霸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而待聞之於政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

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

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爲強。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天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必不用，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君書治要卷第四十

大堯作
大禹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淮南子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

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

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

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峻筭筴繁用

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

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

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

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

不足均也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會獸跳矣

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

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絰其杖其所以飾

實無知

警覺

力作

強作絕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

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

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

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

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

於會賦計會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

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

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

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

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

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

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不甘甘

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

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冒思心盡亡

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

古者天子一畿千里諸侯一同百里各守其

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

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書云

夫道者

覆天地

地節四

方折八

極云云

其德優

天地而

和陰陽

云云

書無殊

字皆手

補之

平作和

憂字無

喪字無

其字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以代之天子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壞

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

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

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

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贖貪主之欲非兵之所

為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

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

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

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

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

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

心知規而師傳喻道口能言而行行人稱辭足能

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

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行為儀表於天

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

聞作樂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黻纁充耳所以揜

聽黻纁所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

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安視則

淫耳安聞則惑口安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

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

言可行也不責其辯聞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

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

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

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

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

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舫舟浮江湖伊尹

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騶駼原國名在益州

舫舟作原作騶注云黃馬白腹曰騶無出字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圍門重襲以避奸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字作傳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

因下蓋無其字物之

奏所下 萬無以 字補之 大字疑 物

天地之 教作天 下之大 有作或 從或作 并 人事作 舉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 附子然而良醫囊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芥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汎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舉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犛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洲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歛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欲其作
上改之
香作美

民饒饒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宅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憐恤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經菅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質介冒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

欲其作
第一作
船

無其
之其

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備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無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

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甚弘。甚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孟賁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繆辨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禮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或以治，或以亂，無不舉，與已同者，以為賢也。非自道也，求同于己者，適失已未必賢，而求與已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淺矣。後述

義者，仁字下
居作各
其所以
之快性
之快性
之所快
凡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

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

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

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

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以為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

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

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

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

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

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

無上
字

則失之
失作危
敗作亂

本注云
歡疑作
感

淵作脫

九刑服矣。

李或作
必註同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

季子，子也。

客出，季

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健也。

健，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

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

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

子，治托秃，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

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

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

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

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

身而待物，庸速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

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兼作

苦其治
字類之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警作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

脛者使之踏鏡，長脛以躡，神者，使入深。僵脊者使之負土，

奔疆者，任重也。眇者使之准，僵脊者使之逾。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異形殊類，易事而恃，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

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擊輕重，不失銖兩，聖人

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流準，流準，水也。何則？人材不可專用，

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要飛兔而駕之，要，兔也。

皆一日，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暮而為妃，西施，古好女也。

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

然，為行者相揚以高，舉也。為禮者相矜以儉，車與

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替而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務作益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疆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為濁人失其情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為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于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隆作豐

刑作法

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贈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善其言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

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

取亡焉，不逼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

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

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微視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

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

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鬪工好畫鬼魅，而憎鬪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困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淳名

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君子作仁二字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其作甚聰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芻也則論人易矣

其作甚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

其以王三字無數字

其以王三字無數字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槁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證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覺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趁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節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險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舊唐書山字加

俞作論尤作有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垤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余夫黃帝時醫

闕處作
屬下及
注同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比程餽間偷知之餽間偷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取繆伯曰間偷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偷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家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實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則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著無異 郭至政 之六字 神之 著無令 之二字 補之 季作密 應書作 臥敗之 誠作神 操作德

註
胃
字

孝
禮
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捐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入學序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匹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刑竊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人作之

賢智之
得善之
德也

遺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破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鐵刺其皮為能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破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又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
 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
 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
 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
 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
 不為川谷。移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
 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
 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
 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
 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之
 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躡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
 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
 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
 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
 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
 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
 鷹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人字
一字

原作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
 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
 險。改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
 故民無惡。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
 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
 烹之。子婦跳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
 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嫵而締言。聘納而取
 婦。絞綆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
 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祭。豨非
 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
 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
 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
 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
 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
 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
 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
 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依藝學極、三材也。巧文辯、而不免於身死。
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
走先馳馬，而身勝於秦者，不知賢也。
齊王建任
超能越實，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
 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
 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
 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狹
 廡，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鐘大
 鐘，而不能自為壺鼎檠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厖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舍疑受

善言作

諫諍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二仁而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本意 作善 作期 原作正

不得作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象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視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思及刑人，德薄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得作有

為之作

必上有

兩字

死作飲

飲作斂

見作民

之贊語

之贊語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修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或作盛
禮字有
難字

升作清
充下舊
有以字
測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界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驪騮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鵠。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作作
宛春
天寒字
故云云
七字作
天寒故
我何不
寒故

推作推
佳作佳
木作木

衛靈公當隆冬與眾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垂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兇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漢書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則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上文錄
作誅及

保作以

伍而之
而作之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不以多刺為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獲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殘，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律作辨
知作慈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別號
有誤

律作行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贈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者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暮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知死不
再作死
不再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舊無厚
字補之

本書為
徒作又
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辦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辦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為上客。

此作遠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愛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在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操作錄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消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闕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史

以作書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為之與不肖者識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眾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辭作集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有椶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釘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轂督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兩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子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年作數

無數年

晉文公出田逐獸陽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
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
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
則必有丸矰之憂鼉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
則必有羅網鈞射之憂今君逐獸陽入至此何
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
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
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有年得
得作能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
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
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
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
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
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
曰維鷓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
於是文公恐歸遇藥武子藥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
上位而不郵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
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貉文侯曰胡爲
反裘而負貉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
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
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
路人反裘而負貉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修作而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胛，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請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奸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孽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說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錄
第二字
補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後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用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下有作
又古字
通用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綵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魏

也在矣

齊作人

晉文公田於魏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魏亡其有說乎對曰魏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魏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弄其身哀哉晉國之愛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坳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實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驗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本作合

而作固
賢下有
八字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柱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轅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管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
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趺不敢
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
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
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
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
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
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
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
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愛人之愛
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厲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無者乎

費去
為字

利作計

而已作
也二字

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
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
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
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
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
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
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
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
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
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
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
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關醜惡甚
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
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
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
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
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顛非之臧孫召子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奸以害人子廉矣奸以驕上子能事矣奸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下則疾之從史注易
德厚生史注易
地

思疑惑

自疑

亂疑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天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闢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本書案
成功作
成厥功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變為樂正極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應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

人戒

臣術

有作行

未作未
前上者
之年

大作良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設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為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固為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無賞字

華作燈

待作持

二作三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祝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傳作人改之

禮作樹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御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節作禮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連之作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連之作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谷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是公

禮樂通之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諱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齷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緇繇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沉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驥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
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
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
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
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
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
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
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
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
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
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
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
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
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
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
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
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
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
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
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
奈何對曰齊使申穰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眊子將則楚
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何字在下知上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
是齊王更使眊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
將權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
申孺為人悔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為
用是以亡也眊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
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權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
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
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
臣不忍為也

法華作
警

法諫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
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
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
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
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
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
德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
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
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
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
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
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
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
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
身已貴而踰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
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
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
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再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閻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過乎閻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審於時惠於財任賢使

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壤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與馬文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賈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第七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潘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阮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為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通傳當作得通

焉學

推却關恐有闕誤

想恐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為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不勝眾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千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眾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為國造事眾問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破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

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

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

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

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

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問疏別離，則以

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

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

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

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

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

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

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

志，豈復于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

小辨貪饜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

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

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

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

深淺，聽明有闕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

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

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

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

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

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

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

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

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

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

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

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効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靡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知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狼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愚意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宗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絮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火射書
作射火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官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知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亂發統

導致

但疑俱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與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衰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狐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鱧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鯁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為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為存而反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官室燒盡更始帝為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灾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為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驚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謂善民

及惡反

靈當作

天下當補作字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為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燒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庸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為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疆綏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患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今患禍得就皆違天道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虞變

真偽

書聖

未懲

乙當為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指亦焉能貞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軼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筆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愆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議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為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以知至
方道說
有語誤
主帝之
帝考初

於聖初

本書
作聖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
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
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
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
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
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
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
子豹變。即是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
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
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為踈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
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
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
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
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
師麻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
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
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礪石。夫瑚簋之器。
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
巧極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
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麟皦之章。可羞於
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
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
乎。

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
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
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注
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
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為
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二者守本
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
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
末辭誥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烈士者以
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
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
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
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界集計

實作實
爲是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烈士也
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
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檢養
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
饗賓族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
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玩作掩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
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
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
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
所固也

必作心

決下有
棉能塞
三字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
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
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
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蒞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無管字
尹疑尸

無徐字
按作抹

乘作特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而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眾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郵支而匡衡拔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為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共作以

善無家
主德之

多義作
磐石

道下者
術字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多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國作賢

愚私作
無法

無作
成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為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友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謂作爲
功作敗

三上有
懷字

宿未切

而以下
作構聲
賢之病
而不招
賢來其
至也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奸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佞答，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破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用明
是
機作飯

微室爾
今無作
本實取
今改之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屐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驎擊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用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愚非
捷巧

一作全
名有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殺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決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息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愛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違而爲左右所鞫案更爲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愛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未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政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政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政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其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諷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珠換易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擗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本意作

施作政

無然矣
二字

衝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久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城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况大
餘故四
字恐衍
文

退恐遺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為豎子所譏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
以微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
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愆前君既
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
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
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
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
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
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頽不聳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足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買賣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買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漢法

致苟無力稽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餓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櫛之飾而破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輻輳黃腹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耻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陋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禡袖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威滅人汲汲外瀕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惠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理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纒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謂者威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魁樞定

艾咸以官爲忌諱遷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賔貪饜之吏競約其財用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泉破弓弩朱帶雜漆燒鏡燄燼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鐵弩之利也鏡則不堅弩則不動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恃雖孟賁下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詘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寵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欲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助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選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為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恩澤詔垂郵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黃霸為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為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助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脫先于
或五帝
舊作簡

中興後上官象為并州刺史祭彤為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為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為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鬴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贈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賜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滌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憊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奸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裒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痼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刻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已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隄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胥心之逸念睥睨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毋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微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係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恐祈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
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
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
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
此效唾盼盼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
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
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趙異姓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為超走是供
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
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紆心也後豎
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
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
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
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
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
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
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續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為維綱帝
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
放縱僭凌橫恣搗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
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
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
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
良審也

世下有
脫文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
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
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
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
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
之禮興焉俯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
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
人所深疾也且夫墮地九竅以取水鑿山百步
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
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檢、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羊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然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破綺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闕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兔者、得時往焉、隨農却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節 節 節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辛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沾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為清節，非不清節，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扉，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為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林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偽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奸彼獨能介然不為，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節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當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摩，困苦難為之約，無所復激切，步履平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為起，非也。為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為之起，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傳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刪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二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曾上卷
廢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
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踰矩沉於不及中
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
卿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
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
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
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
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
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
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
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
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
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
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
為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感賢亂國然後於我心
乃快哉

友愛當
作文

忠愛當
作忠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
之不安則不能履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我
我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
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
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
易不革其心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
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怨謙遜
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逆人之長有負
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
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為
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
親而不為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為
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為人所知
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足以正己審其
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
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為奢泰修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內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今當作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簪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禱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於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本厚作序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恆，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放作效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
 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
 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
 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
 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淫巧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
 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
 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微
 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
 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
 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
 子不犯辱沉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沉於辱乎若
 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
 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
 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
 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
 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
 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
 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
 無事事之使自愛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聖作交

宋作遠

聖作失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
 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
 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日以邪說亂正度十日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咨度作
議談
陳作樂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諫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仇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幼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踈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疑作素

莫作素

勸功四曰衰化五曰權討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莫上恐
脫則字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二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舊無乎
字禮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精義推
簡改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饒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廟下古
朝字
二事字
共作助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一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副作編

君子有二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鑒作
夏商
夏鑒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義作公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義作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孽孽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禳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笑

準字有
非字
先作引

人非下愚則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謂之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細。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已矣作
不近也
三字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惡。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放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傅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聾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窳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追作近下同

位作德愛作愛

善作喜

撫其心張作謂子

及作反

承作不先二字
虛字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本有
作表良

知作
攻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警誦詩，麻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復作此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而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巳之也巳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者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無夫人也三字

智作

復作

手李誤

復作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已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女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辨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澆亂至道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勳作勳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苦
三字

已與以
同下足
作是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思，且先王之未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不見謗聲若雷，而己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確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

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敝衣繡

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

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

為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

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

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

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亮作亮

亦作亮

亮作亮

亮作亮

忠貞下
舊有者
字劃之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路豐、郅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徵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徵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驪，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號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紆邪，外慕古

羣書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

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

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

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

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

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

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鉄也小人

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

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

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

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

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

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

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

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故言也故人君

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君子則
善作若
之情使
之

日雖作
雖白

樂作解

其親作

樂字

怨我作

樂作解
樂字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

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頃旒飲之如

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

至之有乎苟蠹穢暴虐香聲不登讒邪在側殺

戮不辜官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

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已自得諫者破誅外

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蚶

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

滲漉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

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

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

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

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

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吝斂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在平立李

聖德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弄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太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述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王若以遊宴之間

不勤不懼上共

禮記所以字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慕
我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
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
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
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
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
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
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
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
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
勞筋力，自喻國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
聖哲之書，瞻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
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
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
之人，與之競逐，又有奸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
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為之防，不使過度。是以
治可致也。為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
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
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
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
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
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為己役，
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
商及給移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
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議，令
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重賢貴寵，皆
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
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為國設禁，然為邪
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
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誠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乘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奪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紕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會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節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數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謂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
所引典
論下
有心字

惡惡書
作惡

試案書
作惡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鳧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琦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琦舉劓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讐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為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傲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眾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衛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為誠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闇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諫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為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陸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虞別傳 政論注 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虞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眾枕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眾棖與之共成也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眾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知眾物與之共多也觀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焉不知眾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為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觀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觀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怒矣夫為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挾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哀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

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為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為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為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為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不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

臣贊鐵也法陰陽補潤也鐵非人不人人非鐵不徹於刑二者既備潤也陰陽補潤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鐵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鐵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速良醫急於速療而不特鐵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恃仁失之不便仁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卑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遠己之益己

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為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為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為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為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觀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聞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非類辨

忠疑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傳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質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感發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積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李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若繁書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
 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
 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
 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關者忠於
 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
 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
 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
 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為悅心易
 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
 塞於側，為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為天下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
 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
 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
 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一君為臣，而萬臣為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為人所
 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美業兼
阿下忠
有脫文

有下不
字悉衍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為己用也。昔舜、桀
 已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皋陶、稷、契之數，而貴
 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為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
 業者不必勸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
 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燈燭至微至
 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
 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
 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
 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
 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
 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
 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
 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
 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威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二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老，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狐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願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讓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口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條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為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減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卑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譖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模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軌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屬貴

名第一
字叔孫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椳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為君難

或曰仲尼稱為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棄也理訟臯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為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為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為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養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黠纒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毫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涸汚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蹏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僞，考察變態，在於幽

風上感
有脫字
二軒字
疑有

士要言
作上成
主

冥竊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丘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彘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
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
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
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為臣不易或人以為易言臣之事君
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
福順則無危辱之憂為不易哉此言似易論
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為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為可然賢聖相遭
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
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為虧況義
能無所為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
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
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
民宣化成德使君為一代之聖明己為一世之
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
豈為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唐李上
下樂有
駭文

以上
駭李

卿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授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
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
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
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
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
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
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而為惡罪結於天無
所禱讀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
淺者以漸斥逐放弄蓋比于龍逢所以見害於
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
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
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駭李
駭則了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賈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為難也。為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與，竈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挾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紆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若為苟
若疑有
變乎

與否
作與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叢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未之有
也行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為弊乘伯樂執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為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為政以正己為先教禁為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為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為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衛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瞞

羣書也
以然存
殷文
牛

紀書作

楚王誤
作共王
其楚書
作楚王

心消除者女之昔帝舜藏黃金於斷斲之山抵
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
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
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鴛鴦而忘歸於是
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
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謀壞後垣而出之
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
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
恭王終諡為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
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壹死
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
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
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
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荀詳則死者
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
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明刑至於無刑
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關亂之主用刑彌
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
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
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
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
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
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
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
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
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
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
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
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
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
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取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豺戢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為卒，威以為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關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普信民樂為之死，將樂為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實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竇成、鄧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為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子位

其要辨
實作發
辨其

無字悉

是申韓竇鄧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之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愷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中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者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稱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衰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傅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愛人之憤，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生要言

國志
字誤

于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恩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鈞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之內沈溺於詭譎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觀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宜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耻

也

銘誄

夫淪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為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逸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為義外若讚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諡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

見之禍恐有誤

導實疑有誤字

庶幾疑有誤字

賤性
篇第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倣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而姦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偽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偽。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輿，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魏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鄙然，自以為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偽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微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榮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治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豨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豨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心隆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踈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趨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纈。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桎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文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豈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真實者起自羣臣以
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
易慮反其端懲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
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
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
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
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聽也然則君人
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
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
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
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
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
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
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
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
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
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
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
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
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
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
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
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禍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做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己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俸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以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敎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拂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殺而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道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樹重權於萬衆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捨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微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文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滯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臯繇瘠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難續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樂上卷
脫情字

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違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教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諄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紆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杙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費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為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官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嬴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為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節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讎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為輔呂尚為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為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賢當作監

烈寒

難堪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逾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綵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體覺饑餒之厄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破霧縠襲纖綺處華屋之大厦居重蔭之玄堂寒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錦袍襲輕裘綿衾貂裘疊茵累席居隱密之深室處複帶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淡淡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且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蘇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佞又在官則治道潰紆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

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成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各得下其字疑

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坐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誠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為己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積光景於宸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不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眾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孫鑠撰

無字志有脫字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操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祓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及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翰聘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梁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

或瘵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瘵則養之以膏梁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祓之以文德

天生蒸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且日側忘食怒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窳窳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慮，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媾，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放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敬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
能使其民可敬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
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
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
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
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
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
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
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
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
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
內舉周公且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
天下稱其公周公誅虜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
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
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
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士上有
亡字
相取作
將相可

勝公下
有而殊
之三字

子下有
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
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
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
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
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
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
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
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
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
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
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
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
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
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
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
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
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
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下應得
二年無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輔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譏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慮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

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椳，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價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餅，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禪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眾下肆情，淫參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漢書
字補之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鑄石為虎碑
虎崇偽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眾邪之
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
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
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
眾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
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偽衣足以暖身
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
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
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
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
之形影官怨民忠而恩俾父子上不徵非常之
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
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
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
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

與作正

而擊至

末利八

字無

內作同

字在半

與作正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
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
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於市
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
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
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
伏於隴畝而墮溝澆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
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溢溢而本源
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
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
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
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
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
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
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能卒難矣故明君
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
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
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
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
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
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
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
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
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
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
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
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
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
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
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
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
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
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
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
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
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
夫象天則地履信忠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
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
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
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
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
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
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
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偷於是亡矣夫信
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
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
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
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

雜通

作傳

焉下有
者乎
俱斯作
信思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締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辨從疑

原疑作
危發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勳，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大齋不嘗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肯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
 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
 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
 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
 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
 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
 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
 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
 之情篤也柔惠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
 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
 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
 猛之主聞先王之有五刑亂萬民舜誅四凶而
 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
 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
 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
 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
 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備見峻法之生
 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律上疑
 感字

法刑之
 法疑在
 于類

何作新

既食於
 人四手

故作教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
 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
 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
 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
 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
 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
 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
 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
 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
 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
 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
 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
 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
 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
 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聖在利
無天字

主上有
八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弄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譏死而後已不

甚惡甚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為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曠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畏作威

使下作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辭，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觀用人
作用人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亂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蕩萃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安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關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未作夫
皆樂之

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之不至者多矣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歸亂政舜歷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眾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舊唐書
字補之

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
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
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
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
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
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殊
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
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
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考其迹
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
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
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
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
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
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
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尚下有
寬字

然下有
寬字

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
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
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眾歸之尊儒貴學則
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
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
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
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
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
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眾
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
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
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
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
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
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
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
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減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王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民而下
恐有闕
文
屬下
字
恐有脫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敬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別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亂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按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為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魏書

仁人作

深刑作

懈而為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

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饑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

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

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眾。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

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

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

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傳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

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

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

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

也、傳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

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

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

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傳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

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

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

術、節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

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

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

之最下、佞者、行不願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

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準有
由準
推役侈
作推侈
則作則
上或疑
衍

至聖作
至能

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文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

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

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

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

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鼎乎其間、爨之、而能兩盡

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金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

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秦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治法

奏上似
說字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置，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弊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眾，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裘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求實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畫疑

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

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弄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說，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

漫容當
作使
家容當
作辨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逆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微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聞其大，今賢

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賜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賢者作有德之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日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日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日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友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培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族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怨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為國之本也，公也者為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為國者一不欲為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為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贈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即頹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為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為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為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

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卷五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也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之。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官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錄，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微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停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有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

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鑿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于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

相賞之
則樂者
則學乎

理樂師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吞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滂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為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

本書示
與作廉
一字

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疊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抄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名灾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醕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鑄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謂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漏鼻溢滯首及亂屢舞屣僂舍其座遷載號載嗷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覺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泥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諫卑而不競者悉禱贈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疾

舊集
之五
十六
字
變之

本書附
作謝

邦作卿

發鬪茸之性露而傲狼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為蟻封也或登危踟顛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締百病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霽於小餘以替遲為輕己傾筐注於所敬

釋名

慙慙變而成薄，薄之不持，督之不盛，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悅，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情醉如惜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病，猶展政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嘯，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逸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釐女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頽，敬讓莫宗，傲慢

釋名

成俗，嗜類飲會，或踰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繡執務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為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枳蠆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

韓作條

韓作疾
探疾書
作疾

韓作為
無多字

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譎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辦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逼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以鞅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輕下有
重字

舊無人
無至則
為七字
補之

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眾則安之微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落浮倣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涉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季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過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數之不生規其望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刺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聽也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馴高馬以適卑車削蹄

蹀以就福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削尺璧以納促匣也

却作畫
漢金作
金華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隣詹彭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蛤蝸減食以中蚤蠹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變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譏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君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意林五卷

補二卷逸文一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御製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親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
費東黎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堦泥體嚴鑄鉛質輒
俱不及較木之工較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鑄思壽世積版或充闕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鶡冠體 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富過鄰架備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哥聯版事堪例堦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 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

被竊儉少司事者懼于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有惜之刊木此慙予既復羨聚
不更事半功倍手深為惜之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御題意林三絕句

集錄裁成庾穎川意林三軸用茲傳漫嫌撮要失備載

嘗鼎一臠知味全

都護安南政不頗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

無忝祖爲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務佔畢

要知制事有良方

原序二首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于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略其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讖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撰

子書起于鬻熊六韜盛于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履載之功橫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爲天下式故絕于稱言

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管晏文○○○○○○○○○○○○○○○○○○○○可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汰其沙石錄其批煉而猶蘭蓀雜于蕭艾璠與隱于璞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于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存爲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糟粕靡遺流略則精華盡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撻擬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扶風爲余語其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銘馬氏之作文約趣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可美述于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暇河東柳伯存重述

意林目錄

卷一

禽子一卷

太公六韜六卷

晏子八卷

孟子十四卷

道德經二卷

魯連子五卷

鄒析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繆子一卷

尸子二十卷

卷二

列子八卷

鵬冠子三卷 美

申子三卷

燕丹子三卷

尹文子二卷

太公金匱二卷

曾子二卷

子思子七卷

管子十八卷

荀卿子十二卷

文子十二卷

范子十二卷

墨子十六卷

隨巢子一卷

韓子二十卷

莊子十卷

王孫子一卷 美

慎子十二卷

鬼谷子五卷

公孫文子一卷

陸賈新書二卷

賈誼新書八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三

鹽鐵論十卷

新序三十卷

太玄經十卷

論衡二十七卷

潛夫論十卷

卷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阮子四卷

士緯十卷

抱朴子四十卷

卷五

周生烈子五卷

仲長統昌言十卷

魏子十卷

晁錯新書三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說苑二十卷

法言十五卷

新論十七卷

正論五卷

商君書四卷

正部十卷

通語八卷

荀悅申鑒五卷

典論五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篤論四卷

體論四卷

傳子一百二十卷

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

唐子十卷

秦子二卷

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

臣等謹案意林五卷唐馬總編唐書傳稱其系出扶風不言為何地人其字傳作會元而此本則題曰元會均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任方鎮終于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諡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至大理評事則振孫攷之未審矣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為三十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百言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于今者如老

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

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

獻通考所載相同其書唐志作一卷叔倫序云三

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書乃止五卷且攷子鈔原

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又或有錄無書

洪氏載總所引書尙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

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子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

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承樂大典有

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

合計卷帙當已失其半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

璧固益可寶貴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兵部侍郎 臣 紀 昀

大理寺卿 臣 陸 錫 熊

纂修官右贊善 臣 季 學 錦

意林卷一

唐 馬 總 撰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各煞著子二
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

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戆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

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

商得其買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予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利體

體無為汝開書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

節書

太公六韜六卷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有求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按賢察名選才考能名實俱得之也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

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涓涓不塞將

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焚燹不救炎災奈何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惟聖人能行之

冠雖敵加于首履雖新履于地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爲衆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可乎太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幔出隘塞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

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

用兵之害猶隸最大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

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諜飛言之士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曰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四十無藝則無藝矣至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鄙夫鄙婦相會于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士執仁與義莫不聞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蕩乎如入藪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戰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

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嬰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而沐浴嬰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嬰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鬻鬻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謂嬰子曰三日雨雪天下何不寒嬰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公乃去裘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足以示民也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嬰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厚德不厚今本嬰子作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晏子治阿三年毀闕于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築墜徑急門闔之政淫民惡之舉儉罰偷墮民惡之決獄不畏強貴強貴惡之左右取求非法不予左右惡之事實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是三邪毀于外二讒去于內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闕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闕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于大門之側晏子曰往詣狗園從狗門入今來使人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

大門入

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管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言以言
言以言

和氏之璧并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

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射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詭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馳一尺之軾據考工記攷定從新覽改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也

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獨郡趙臺喇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孟子云齊人饑管晏此八字有誤當作謙至則改子論齊人一節之待時下課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意

林

卷一

九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振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

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不

如以時修橋梁通注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

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

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

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

同也此馬參用趙岐劉熙二家注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飲則寒暑者中心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

棄天爵終亦亡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

九仞無象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樂暴今人之關為暴今之關出八征稅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

歲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當依原書

管子十八卷

倉庫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

野無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觀其交游則實不肖可察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

若樹人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樂之人滿

則天聚之故先王不滿也

凡救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救小害而大

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

後易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

堂上遠于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于千里有

事一月不知門庭遠于萬里有事暮年不聞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敗晦夜從禽不

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姑

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

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衆不敏則不及事

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卿貴而不仁非其卿民衆而不親

非其民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謹聲耳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溺而清其民輕果好賊

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如秦水汙注秦水絕世今改而

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

簡易

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政不二門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

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尺之數者

不可差以短長也

桓公問履史何事最難史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園人惟
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則直無所施先傳直木則曲無
所施

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吳王好劔國士輕死故主好宮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彩則女工靡

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于身
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為傷于本事而妨于教也利

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
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

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
蛟龍得水而神力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

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眾士不厭學
故能成聖

鳥合之眾初雖有權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之柄
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

有寒者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公但鑄
錢於莊山往楚費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
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元氣生萬物不有道所施不求其報挫其銳解其紛

不自見也不自見也紛結恨也當念道无上解釋之法道和其光獨見之明當如暗

必有不亂亂人也同其塵當與眾同垢多言數窮口開禍患不如守中不守守德於中育養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之先人後己天下外其身而身存薄己而厚人人愛之如父母神明弟之如

赤子赤子故身外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財多累身富貴而驕
而長存也

自遺其咎夫富當謙貧當儉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德化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全也任則直任屈己而伸人少則得天道祐謙自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守身善行無軼跡善行無軼跡善行道者求之身不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

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此四事具道失道而後德道衰失德

而後仁德衰而後仁而後禮義衰而後禮夫禮者忠信

之薄禮衰而後信而亂之首禮衰而後亂夫禮者忠信

必以賤為本言欲尊貴當以賤為本高必以

下為基言欲高立先以下為基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足以為道不足名曰道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進

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上德

若谷若深谷也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大方無隅

委曲廉隅也大方正之人無大器晚成成器之人如瑚大音希聲

常受氣希言也大象無形質朴無形容也物或損之而

益取之不得損益之而損致患也名與身孰親則身

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得與亡孰病好得貨利甚愛必

大費受者少所費者多故言有大費多藏必厚亡多

大巧若拙不見大辯若訥口無辯不出戶以知天下已

彌少彌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

為學日益為政教

學情欲文為道日損謂自然之道虧損之又損之以至

飾日以多謂自然之道虧損之又損之以至

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無所不施無所不為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使就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

吾亦信之亦以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合入軍

不被甲兵戰戰塞其兌兌目也閉其門口也終身不

勤勤終身不開其兌濟其事濟益情終身不救成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也善建者不拔建國者不可

得引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言多患也其政悶

悶悶悶昧昧似不明其民淳淳淳淳厚其政察察言決于

其身其民缺缺民不即生缺缺直而不肆申也聖

不自申光而不耀如暗昧不炫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之道人以氣作根以精作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

之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干非其鬼不神其

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害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能治於陽全其性命鬼得治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無業民德化厚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化不報怨以

德修身行善難于易其時未成也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慎也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靜其未兆易

謀為之子未有治之子未亂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

國必有道德衰作威福乃是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守正而不作

君臣善為士者不武貴道德不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

心胸絕禍于未好武力也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刑罰猶

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刑罰猶天之道損

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益謙常尚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

奉有餘世俗之人捐貧以奉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道守

必博多見聞失要其故不知

荀卿子十二卷二篇

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君子居必擇

鄉遊必擇士防邪僻也

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灾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動靜皆可法則小

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何足以美

七尺之軀

夫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窮無窮極無極也

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

焉

與人善言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

也

枉木而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

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培井之蛙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

鳥獸失亡其匹越月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躑躅

踟躕然後去何況人乎

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

不然

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再請作蘭陵令因家焉為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魯連子五卷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衆也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

不知宜與不宜將以錦純薦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
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齒堅於舌而齒先敝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幹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

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

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聖人順天道也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

亡也

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舉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遠自蝕人生事還自賊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

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

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

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

鐸以聲自毀齋以明自煎

一淵無兩蛟有必爭

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魚聚木茂鳥

巢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

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

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

日月欲明浮雲翳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茂秋

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捕狸

冶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

金石有聲不扣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

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

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

則土安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不計其大

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

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

待之漬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服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生塵垢

鄧析子一卷

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修名責實醫方秘製校韓昌黎集云唐人書修似循本修者字通用不別君之事也奉

法宣令臣之職也

君有三累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疎親臣有四責受重

賞而無功居大位而不治為理官而不平在軍陣而奔

北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

固則興安威定則策功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與奔馬折策敗輪之患輪敗策折馬奔與覆則載者亦傾矣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之吹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病者口不能不睡一作不能作心悅者顏不得不笑

自見則明信人見則暗自閱則聰信人閱則聾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一作反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重而履水

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一作本

忠怠于官成孝衰于妻子

范子十二卷是陰陽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一作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所

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遊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

可下有與字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

勇有五等從答者三筆補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傳熊罴此穢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刺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頭以血濺桓公公懼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却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

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陣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人固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子辛墨說苑作于辛紂染崇侯也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三公不得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政之此文原者用

見首作有天政之

斷棺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利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其年就墨

子責仕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為兄沽酒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邪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邪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腫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
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
於天下未有所負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
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
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
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
焉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墻來盜榮辱由中出
敬侮由外生

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
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全自全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

益

堯瘦舜黑皆為民也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
分則羣臣不審者有罪

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豕鴻鵠之鷺羽翼未合
而有四海之心

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盛德
也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

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
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千

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撈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

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韓子二十卷

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遊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救之已不及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臣所以難言者滑澤洋洋見者以謂華而不實敦厚祇恭見者以謂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見者以謂虛而無用省而不飾見者以謂訥而不辯激意近親探知人情見者以謂譖而不讓宏大廣博深而不測見者以謂夸而無用臣所以爲難言而重患也

二柄刑德也虎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若虎釋其爪牙則反伏於犬也故田常請爵祿大封斛施百姓比齊簡公失德而田常得之

韓昭侯醉甚而臥典冠見君寒加衣其上昭侯覺乃罪典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以典冠侵官甚於寒也故明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

香美病形皓曲損精去甚去素身乃無害使維司夜令狸執鼠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上失膚寸下失尋常君不可不慎

託宴處之娛乘醉飽之時求其所欲則必聽也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孺子瑕有寵於衛君竊駕君車君聞之曰子瑕母病而孺駕孝子也與君遊果園食桃不盡以半啖君君曰愛我也及其色衰得罪於君君曰是孺駕吾車者啖我餘桃者以前所賢而後獲罪愛憎變也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與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與不用人死則棺不買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相愛者則比周而相譽相憎者則比黨而相誹誹譽交爭則主戾矣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若捨法從私意則臣下飾其智能飾其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害身而利國臣不爲也害國

而利身君不爲也

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

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馬從而

得歸行出山中無水鬪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

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者

置彼於隘則與狃同勢不能逞能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

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己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西門豹性急佩

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

舜爲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

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韓昭侯握爪而伴亡求之甚急左右而取備之一作左右曰

兩敬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令

乃捨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金以明察之一本作

明察受下

傳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

置之欲去宰白處也後倖侯將浴湯中有礫倖侯曰有

人欲代湯者

文公時宰人上食而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

吾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

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鬚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爐炮

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齊景公惡仲尼爲魯政黎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

黎且以女樂六遺魯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

不納去而之楚

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一人云吾與黃帝

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龍爲勝

宥有爲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爲最難

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無形像也

冠雖穿決必戴於上履雖五采必踐之地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者小弦大
聲大弦小聲大細易位貴賤易序故儒者不為

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問管仲曰官少而索者多如何管仲曰君勿聽人

有請醫本作君勿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

宋人有酤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醞酒甚美懸幟甚

高而酒不售遂致於酸問闔長者楊倩倩曰汝狗惡也

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輒有狗齧之猶大臣謁有道之士

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何患患社鼠焚則木焚也

稅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輕則利歸於民也

晉文公與楚戰問舅犯曰楚衆我寡奈何對曰君其詐

之又問雍季曰以詐御民一時之利也與楚戰大勝而

歸行賞先雍季而後舅犯曰舅犯之言權也雍季之言

萬世之利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

之恥也公何不雪之以政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

之曰公何不更遺其冠也

古諺曰改若沐雖有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也

饑歲之春從弟不讓一作切穰歲之秋疎客必食一作

養非疎骨肉多少之心異也

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

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也醫相芬氏韓非子

待自直之前則百世無矢矣待自圓之木則千歲無輪

矣

法度賞罰國之脂澤粉黛也

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

意林卷一

意林卷二

唐 馬 總 撰

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王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冥宅

冥宅太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

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鳴侶

宋人養猿號曰狙公欲與狙芋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

衆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而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

羣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羣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

則夢涉火而燔炳飽夢與飢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

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

歌舞者哭畫想夜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

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體合于神心合于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

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樵朽故物不至則

不反

荆南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生于朝死于晦蠓蚋因

雨而生見陽而死

越東有輒沐國生長子則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則

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

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曰初出遠日中時近一

兒曰曰初出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

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曰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

探湯豈不為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

丘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

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于一時何異乎繫梏也

勤能使益寒能使溫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柳亦可唯所遇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適人也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之人有送妻歸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願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

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可以免乎

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岐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扣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且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鶴鷄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鸞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辨肯哉夫智亦有之不知到言之極妙以得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取其寂寞無形耳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此自是非非彼彼亦自是

而非此與彼各有一非于體中也此注今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下疑本文脫二句也

可乎可于已者不可乎不可于已者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不就利不違害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歌此器寐之方

其夢也不知其夢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不夢之中又占

其夢焉則無以異覺而後知其夢為方生而後死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

蝶之夢為莊周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

其極之智矣

遇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

頽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絜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絜也者虛而待物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其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

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小人之性引之則制則

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

和而就不欲入就者形願入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為

其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

者世之所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存也故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慮其覺無憂當所遇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與化其心志安曰志其容寂淒然

似秋煖然似春殺物非為道也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拾已役人殉被傷義

泉酒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 忘善惡遺死生與化一

化其道者安知堯桀所在耶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 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為父母

也自古或稱能遇父母之命者有能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日新

臠肢體熱聽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

至入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

傷物未則憂憂不以心故

蹙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

業不同殉身一也賊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

賊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則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

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

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

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為淫

僻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樸以成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者少

而害天下者多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聖而

民撲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慎汝內全真閉汝外守其多智為欺智無理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子貢教漢陰爲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何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

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爲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

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

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夕不

寢外物加之雖小

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自然已

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矣

不為禍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

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

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

則辨精用而不已則勞一若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蕩心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冕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奇也奇之

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

趨俗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水

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騏驥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伎也鴟

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

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

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患釋此人者莫

獨得而全也是則活身雖

觸懼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徒然以

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

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

之乎觸懼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祖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戒者過也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飲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山出山上原書有大字釋文大者舍故人之家

故人命豎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曰

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異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鶴鶴其畏人也木有自斃於人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王孫子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粟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退有愧色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

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比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搖唇鼓舌擅生是非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

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鷓冠子三卷

晉書劉琨不稱目今依欽補之

王孫子一卷

雜編其下今正之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各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挾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

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

臣專君羣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

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人是比肩

慎子十二卷

名到學本黃老勝補注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指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毫髮辨矣

兩費不相事兩賤不相使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

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替不聲不能為公海與山爭水

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

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一鬼走百人追之積免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免分定

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有二句一本作正文亂有忠臣。六親不和二句一本作正文。亂有忠臣。六親不和二句一本作正文。亂有忠臣。六親不和二句一本作正文。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過有者必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

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此下當有闕文

丈夫恥于受辱貞女羞于節虧

田光云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光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

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遐今太子禮之

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

故也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

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軻為將軍痛之今願

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

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搃丁為切其背數以負燕之罪責

以將軍之體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日不暝太子

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

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送之易水

之上軻起為詩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為壯聲則髮怒衝冠作哀

歌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軻至咸陽秦

王大喜陸戰見荆軻軻捧樊於期首押并地圖以次進

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提其背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擊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為壹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 案民注名堂

總按其序云周時有棄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 此條著作書記之也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先後

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或遙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御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抱薪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

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 劉勰注歐陽修七卷不周注尹文子疑附說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 此仲長統序文初未定此書恐序出偽託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

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有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

工倕不貴獨巧貴與眾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

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

彭蒙曰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人難處上者不可不慎也

尹文子見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為王使

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之曰盜盜吏問因而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

但言毆毆吏因而毆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

文商作尼王德臨漢藝文志考洪邁容齋續筆及太平御覽利

學記論音義
七所援引可從

心者眾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載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

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

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

不利

陸賈新語二卷 太中大夫
薛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為智者說

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

秦以刑罰為樂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文公種米曾子柳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柳原
書作柳

淮南子生連柳所以備之
善說教今从藝文類聚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丘阜生氣四瀆東

流而百川無西

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

犬不夜吠鷄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無

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

鬼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爲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

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纒

書云如帶十字疑是小注

善爲政者土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

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陛下之地東西盡

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

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樂者利稂褐飢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

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爲政也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若經制不定

猶度江無維楫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

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使

無可備天下一通也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

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慈言有四術敬以正朝廷之

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

言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誘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絲

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

如無見

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也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高奇

耳有所聞不學而不知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知盲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

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

櫻桃為鳥所舍故曰含桃此解着以含桃下高誘注文

勇凶德兵凶器

今有利劍刺則不中擊則不及與惡劍無異也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非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

人謂兔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皆

相引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

周文王使人相疑相字之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

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飲

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

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

如吾子也是至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於

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

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

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憂所以

昌喜所以亡

管仲為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謳歌而引

車管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為

汝唱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

因役人明勢欲走乃為歌唱勸令走也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

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

嘗一臠之內知一鑊之味

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邪楚國之政有似如此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

周且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

樂羊伐中山歸而有賣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亡何須兩篋

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猶人主爭官事與驥俱走無異也

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春生伏死不知冬冰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

不能知而欲東王開悟南撫多鷓原西服齊靡北懷

僂耳何以得哉四極之名

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

於驥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

本在身也詹何隱者

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

者纓絰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

洧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

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

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義必無不

原書無末句疑是注文

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心相離則不祥也

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材難得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

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

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肖

也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

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

晏子遭崔杼之患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

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晏命有所懸

矣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

相應故鼓宮宮應鼓角角動

王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蠶水鬱則汗

國鬱則萬災聚矣

天為高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水

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

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

相玉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

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子夏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

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用簍非不愛簍也

清有餘

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骨節早成身必不長呂不韋始

乃集備士為十二紀八覽六論關於咸陽市有能

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故易者十二紀之禮此不妙

淮南子二十二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其猶鞭噬狗捶蹠馬而欲教之雖伊

尹造父不能化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色者自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

聖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開而強學問如聾者效

歌出於口越而散矣

冰迎春則釋為水水向冬則凝為冰

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投之江浮之

海萬物皆得

歷陽之都一夕成湖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嘗歷陽門

門吏故汚血於門限母使上北山縣果陷水

越舫鬪艇不能無水而浮鳥號弓溪子弩不能無絃而

射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

令不時則多淫雨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

也食木者多力而譊熊羆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

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

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

者智慧而天人是也

直生者類父莫生者似母

勇士一人為三軍雄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乞火不苦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羿請不死之藥于西

王母姁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

天地雖大可以矩表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歷知之

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倉頡黃帝史官也造文字則詐偽生故鬼哭也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揮稅而欲狎

犬揮稅狎杖也

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何也智有不

周

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為之者不難

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

可棄况復人乎漢書附子也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游而絕江

海譬智不任己才力

十圍之水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楹能制開闔之門非

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為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

要也聖人之道若中衢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也循六通海酒罇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

其用力賴其功如失火舟中矣同心救火也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榱則不可閉故君子

所須要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情也

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

虎豹以文彩來射援狢以捷來刺故子路以勇死莫弘

以智困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粗小絃絕粗首絃絕也

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廣廈宏屋連闔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藪薄

人人之而畏鳥入之則安深溪峭岸峻木尋枝援狢所

樂人則慄也

翻基九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則笑強戚者雖哭不哀

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芻狗

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

粟道通物所為各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甘

劑萬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為棺柳或為梁柱亦一木

也

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

客有見子賤子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交

淺而言深是患戴本也語不稱名原作是反也賓答曰

望君而笑公也語不稱師通也交淺而言深志也客一

體耳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此視之異也

待驥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

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

一日而通驚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奸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驚千里

不能改其處

趣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

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

魚者有餘也

叔向云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

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故大人之行不可掩以繩

未得獸者惟恐劍少已得惟恐劍多

古人婚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圖切是注文原舜作諸父兄弟友

不告讐叟而娶非禮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非制禮

三十而家文王十六而生武王非法

治國有常利民為本政教有經令行為上苟利于民不

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

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

務於治

盲者行于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

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向而視不覩北方唯無向者無

所不通也

父溺則攬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于水中非不費生畏死惑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慾亦復如此

酒濁藏本水足以溢壺楹江河不能滿漏卮

醉者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閘酒濁其神也

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之以衾牛有德於人葬之以大車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強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劍若電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

廣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為其賞信罰明也古之善將者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軍通井

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所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膠漆相也本不天下莫相

愛於冰炭冰炭相息冰得炭則解炭得歸其木也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為莫乘而不

浮

人有嫁其女者教之曰慎無為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為況不善乎

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變句參

狐白之羹天子破之為狐計者不如走澤註文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被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非禮為禮譬輿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寫簡寫法律踴

踴誦詩書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

畫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

同汚無異塗眾曲不容直眾枉不容正故人眾則食狼

狼眾則食人

邠人買屋棟與之車較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兔則子缺唇

文公棄衽席皆犯辭歸晉文公棄廟之黑衽捐故舊也故答犯辭去

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而多活人其望赦同刑

罪異也

侏儒問天高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于

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邠人自賣其母而語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飭之此大

不義而欲為小義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棗棗栗不同

味皆調於口

一暴不足以見智一絀不足以見悲

遺腹子不思父無愛心也原係無親於心也

湯沐具而蟻蝨相弔大厦成而鶯雀相賀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學香抑之爵者舉之為道異得魚

一也

屠者食蠶藥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廬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袞至冬不去袞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廢也

鴈脯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為被則宜為冠則穢書根

作譏注人非之也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抽兔絲死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鶴千歲極其樂蜉蝣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披蓑救火鑿澗止水乃益多也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兒嘗老莫之疾無心也

鴻鳴在卵也一指蔑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習青天

膺摩赤霄哺且予不能得也

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

以蓋卮

堯八眉周理八字也

楚人有烹狙召隣隣者以為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據

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

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也李奇趙之善音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為其殘葉離先稻

熟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稻米落地而生曰離稻

意林卷三

唐 馬 總 撰

鹽鐵論十卷並是文學與大夫相辨

善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工不出則物用乏商不出則資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磨溢欲國盜須今本國賊漢整

亦作漢整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行遠者假于車濟江海者因于舟成名者因于資國明書集

此吹治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鐘大鐘而不能自作壺鼎

盤盂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玉屑滿篋不成其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室家

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

能安國利人寧須文辭者哉

意林卷二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于饑覩賢而不能用無益于削
歌者不期于利管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于麗辭而務
在事實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
下有隨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額健舌或以致業

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吏道雜固道藏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垂青綬撥銀龜

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于外腹心疾于

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

人守之則莫能入也

秦法繁于秋荼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並生

廢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

牛者刑苛也

說苑二十卷劉

東風則靡而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焉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君王何
痛之禹曰養民以堯為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故痛
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

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

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于寡人對曰嬰非廚養

之臣社稷之臣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

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

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于

暗行乎公曰善哉

曾子衣敝而耕魯君使人致其下邑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知君能不我驕我能不畏乎遂

不受

夫仕者身歸于君祿歸于親

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居無垣牆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遍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陽虎得罪于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

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驛駟騏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嬙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揚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咨于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子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

周公誠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

國有五寒凍不預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墮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嚙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歲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得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

善夜居者不能早起盛于彼者衰于此長于左者短于

右

一賁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口者兵也出言不常反自傷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

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靈臺者積仁也神靈

者天之本

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

華國不聞以妾與馬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具宰曰車新則安馬

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原書無此句簡子曰君子服善

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

新序三十卷

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列說苑前宋十卷今併馬氏所載太畧當有闕佚舊本遂以連上不復標目誤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此蓋奏上

屬氏鐵以弁首而今失之舊以曲彌高二節殺其下亦誤

曲彌高者和彌寡

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

楚丘先生年七十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

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

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

乃有愧色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稟操畚入

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

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

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豈有其地猶

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

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

有遺鄰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惟嗜魚

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

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

者決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鑄軍兵以作耕器出倉

廩以賑貧窮阿縣大治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

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賊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揚雄撰李軌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瞻顏之人亦顏之徒

瞻驥之馬亦驥之乘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婚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成

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愛行輕則招辜

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媼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

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柳下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李仲元不屈其志

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揚雄撰

鷲蹕于林欄入于泉 鷲蹕音焦舊作鷹蹕誤

鷓鴣在林坂彼衆禽 鷓鴣音馬光集注曰鷓鴣鷓鴣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 此下三節唯山川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孔子文尼老君玄尼 西漢尚無老君之稱疑非揚子本文或出虞注未可知也

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艱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

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謂

侯朝事謂之王與兵衆約盟誓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

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

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治國者輔作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

羽翮也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官省此乃國之大寶

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隨侯篋夜光未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梯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

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一作誠篤行廉平公理

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

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竦峙一作竦峙于眾多

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賈誼不左遷矢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

能廣聘駁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

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立言

殷之三仁皆陷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

世有圖墓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

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望目生

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望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壘中死其皆生也

文王葬枯骨無益眾庶眾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人惡之殘酷也王翁謂王翁以曾仕葬不可斥名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箏篋此非徒不知瑟與

狐又不知狸與篋篋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

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

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

丞相語次云崑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言之非也人皆

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于德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于人乎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畫水鑊冰與時消釋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駁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荅曰弗治治之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劉子攻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率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頌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徒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嗚曰伏寶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即服字蓋言所服能習則象自神也今相承多用作習伏象神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惠

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

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

民有終也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大分象

琴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

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

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

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徹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

聲淳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

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

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

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

清受塵白受垢青繩所汙常在練素屈平潔白邑犬羣

吠吠所怪也

殺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頓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己也

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

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于天取富貴若鑿溝伐薪鑿不

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而遇澁薪未多

而逢火

樂貧勝禍勉已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

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

善城門朽頓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

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遇壞則不幸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

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

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于長平猶沛

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于國物命繫于人

齊人舒綏秦人漫易楚人促急燕人慙敢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張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

世謂宅有吉凶徒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犯者命凶之人也

按相繇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

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后稷作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以俎豆而弄石生而

堅爾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蚊蠹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蠹有勢也十圍之牛

爲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也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聖人自

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二十一年燕丹執于秦天雨粟馬

生角杞梁妻哭城崩湯旱翦髮作牲致雨南陽卓公作縑氏令蝗蟲不入境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已上並

云虛也龍若遁逃在樹中爲天所取則非神也若必有神則不應有龍肝豹胎故知水火相薄作雷龍聞雷聲卽起而

乘雲也

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晨舉脂燭血流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

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

紂精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酒騎行餒百二十日爲一夜按紂或是覆酒滂池于地

因名作池釀酒積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載酒以肉懸林因謂騎行餒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走傳者惡

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

叮叮若荆軻之問言秦王誅軻九族夷其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遊梁山官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傍者荆軻之里必不盡誅

之

魯班刻木鸞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之發去而不還此恐不實

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

于衛原書有伐樹于末不過十國

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

禽息碎首薦百里奚于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

首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

不懼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血

流漂杵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

孔子意者恐子貢凌顏淵故此問以抑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貨

之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購槨館舊館不購

未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

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

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

豈得稱賢人乎此似出荆孟韓而文異義亦未安疑有誤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

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按共工

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

天本以山作柱鼈足何能柱之鼈必長大則女媧不能

殺之必被其所殺原無此句有云天去地甚高女媧人也雖長無及天者何能補

天

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

時二土最被水害此節原書缺見太平御覽

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二句原書缺

論衡有之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氣而萬物生焉

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

不見天之形若倚蓋蓋倚地則不能運懸之樹然後能

運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則不見非

滅也日亦如此

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

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逆亂驅馳日以巧
途窺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
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
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
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具知曲折愈于
賓客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

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胷中無學而欲求
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聾

見驥足不異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

有人于此其智如源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
人莫之舉竄于閭巷無由達矣

器空無食饑者不顧胷虛無懷朝廷不御

蘭臺之吏班固賈逵揚終傳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

也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
記者文人能情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父
子揚子雲桓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

續太史公書百篇已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以太史
公作乙子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龜三百歲大如錢普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生

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

故其皮肥不能堅檀樂後榮強勁可作車軸

淵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大儒俗

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

安能知天

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蝨在衣裳之內若蟻嘯在巢穴之

中

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早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

兵

秦將滅都門崩霍光將敗第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

也

亡獵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

應者識其主也

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

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按子生而父母氣衰

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真並來會聚土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劉子駿董仲舒說龍不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龍者亂有終也

少政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孔子聖也

屈軼生于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令皋陶陳知人之術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歷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

瑯琊兒子明兄曾為饑人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饑人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孤遇歲凶餓殺己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升一作叔亦餓殺己子全兄之孤

人貴鵠賤雞者謂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畫秦漢之士者重古也揚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揚子雲生周金匱

矣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人諱其事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

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馭英麗哉人所以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

君言死者無知聖人恐聞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其實無知也

諱舉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嬰

礪刀井上恐墜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人意也無偃寢為象尸也無以善相受為不固也

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愛憎白黑不由沐耳使媼母子曰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白

髮乎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牛膾可以得兆何必善龜孔子曰

著者耆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著龜者未可
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著蹈龜曰
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商家門不宜向南徽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擇
也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
自云秦皇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皇

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春
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

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
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
中也周者至也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知經課者在諸子

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僞非苛論文飾奇麗所以譏世俗
也

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王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
俗通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人有難

充書繁重如此者充答云文眾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
引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可貴充章和二
年徙家避難歷年寢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與髮白齒落
儔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虛快乃作養生書六十篇口

正論五卷 崔元始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于上智士伊鬱于下

夫君政陵遲如乘敝車若能求巧工使耳理之折則按
之緩則揆之可復新矣

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原之

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子輿不可得
也命世之士常抑于當時無不見思于後日以往揆來
亦何容易

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口口口口口
農桑勤而利溥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載耒而彫鏤女

工投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期謂之教陳兵策于安平之世猶合未病者

服藥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就弟強貸此不當也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翁集而蛾附計士嘯蹴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

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

但掛壁

洗濯民心滌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 王符字君信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久矣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所以闇者偏信

南面之大務莫急于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于考功諺

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人非無嘉饑病不能食至于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遽亡理

世不得真賢猶治病不得真藥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羅服之增劇非藥無效也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

兒病飽貴臣傷寵父母失于媚子人君過于驕臣

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濯布以灰夫物固有以醜治好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隅咸云當赦是謂

天赦遂乃施行

孝明帝嘗問曰今且何故無上書者左右曰為反支日

也帝曰民庶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

支此明王為民愛日也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福禍與

民同之排廉障風探沙擁河無益于事徒自弊耳猶不

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與衰在人不由宅矣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

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人情也

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

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

假借之損夫官人有桀跖之惡結駟過士士猶以為榮

況實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褐造門人猶以為辱

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為客圖今本作貧賤難得適好

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

逃賈不候謂之倨傲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

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此處子貧

賤之苦酷也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

君上治世圖今本作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

古訓善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

人或云祝融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可知也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車因官也東門西都南宮北郭因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因地也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徐偃作亂造父御王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于趙因以得氏

意林卷三

意林卷四

唐馬總撰

風俗通三十一卷

應劭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輜軒使者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者才有梗概與揚雄注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余雖不才敢比隆于斯人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頊信也嚳考也堯高也舜推也修原作備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諡記

曰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白也長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伯者把也言其把持天下之政

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此條上下當有缺文

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鄴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里語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況在今時耶應劭三國時人此當時語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燹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于道遇雨分半投棄卓又燒燔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日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陳平間楚千金贈二疏金五十斤並黃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不養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時民生二子與之鯀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

歸

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方之內莫不師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已年四十七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無金匱玉策探籌之事

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生于越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彭城相袁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于服中生子自謂年長不孝莫大于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作字按元服名賀母汝南人祖名京作侍中時安帝加元服百官來賀垂出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字元服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勅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為頰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曰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倘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入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木官

此下六條今缺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棰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孱兒蔽衣縵襖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仿倥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劔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飲非類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穎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繖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陰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丞相薛宣決曰繖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續察之繖主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色宣知其情考而伏之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武功定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帝嘗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也官者中也徵者社

也物盛大而繁社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隱惻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下十條今缺

論語云君子上達賊孫統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儒者區也別古今賢愚章帝時以買達為通儒時人語曰

問事不休買長頭

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

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是老師故

三稱祭酒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烈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

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有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匹

夫人當龍變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

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温疾過友人謝著弟著拒不受至汲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

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汲令不相識告之何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即汝南應融

聞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

漸損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

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謝著不為公府所取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

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此今缺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日人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為營

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太山守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記于西北

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象莫若水故雨稱師丑之神作雨師故己丑日記于東北

桓帝元嘉中京婦女作愁眉啼粧墜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折啼粧者薄拭目下似啼痕墜馬髻側

在一邊折腰步足不任體齟齬笑若齒痛此事並出梁冀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趙王好廣頰國人皆

沒項齊王奸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

林胡鑿後胡笛胡舞按董卓時胡兵填塞是也國此下十五條

今 靈帝官中遊西園駕四白馳躬自操轡公卿做效價與馬齊

桓帝世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反封侯梁冀欲樹

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中曝屍路邊如鈞梁冀如弦李固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

暴盛之貌

秦漢以來尊者號室作宮已前貴賤無別

按世本絃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

菀同苑菀蘊也薪蒸之所蘊積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

郡者羣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

以郡監縣縣平也

傳舍按使者傳言乃得舍于傳也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按易傳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有恙

蟲善與人作患故人平居曰無恙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也

按城門失火取水故魚皆死藝文類聚引作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榮燒死

池仲魚人姓李居近城門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獄夏曰下臺周曰囹圄令人思

警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四字罪人置

諸圓土故囚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秦皇

謂學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

嚴科絕之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

曰此狗喻人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狗戴之

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冠纓挂其耳矣犬復與人

竈前竈火隣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

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
螟螣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人耕百人食
有甚於螟螣矣

農者少而遊食衆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
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支
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

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
今未嘗有也

使見戰者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
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以制
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
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灾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積者凶無續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撰
藝文類聚引作王選子即正部也

凡人矇昧冥冥學以啟志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子
非于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
惡而傷刑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圍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
連以北黃山以南礪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貢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

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

文選注或
問玉符答曰亦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

如淳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絜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
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潛藏
天以仙人日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

其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

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水

霜茲究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姚信

孔文學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

小鑄鐘則大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趾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水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

投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驅世事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

子椒室美玉不佩于柱宮

通語八卷

國史傳及類書引之或云殷基或云殷興撰未可知也舊唐志又說寫文體

輪者車之跡楫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雷同而鴉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之

寶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

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

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

清膠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翟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漢禁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

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

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

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

光未公所以鬱邑薛燭所以承歡猶人不學仙也

學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

召致蛇蟲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定遭亂有女四歲不能

行棄塚中以數月糧與之復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僮
坐塚中問其故女曰蠹盡以後見塚角有一物申頸吞
氣乃效之轉不復餓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
小腹痛久乃習之

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尾以正時帝軒俟鳳鳴

以調律唐堯見萸英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禮食翠芝

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

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夷得裘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

丹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飼之長毛

羽赤色煞之陰乾服之壽五百歲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凡之如泥

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

生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

世間

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素顏紅膚欺其目清商流微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龍淵以靡割常新斧斤以日用速斲

寸峭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蝸宛轉

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

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璞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

所出荆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

景風起則裴蘊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蟪蝓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午時取

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窠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于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

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

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道聖人是黃老治世聖人是周孔二人

善園基者謂之基聖故殿子卿馬綬明有基聖人之名彭祖自覺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于流沙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

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云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

鸞不掛網麟不墮弄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穿舟以

息漏猛發以止沸不可得也

若使素士盡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備業則游夏不足

多矣

大廈既燒取水于滄海洪潦空伐舟于長川則不及

矣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殿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捫壤所遏

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錐鑽不可剗割牛馬

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饕策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

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端之火勺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靡及其乘衝駘

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

委轡策而乘奔馬于險途捨楫櫓而泛輕舟于江海豈

不險哉

金舟不能沒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輪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願望門而辟

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買將法如龜

諺曰古人欲進勸讀經今世園官免治生

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揚雄所議

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照則曲影覺

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自

非懸鑑誰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

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

所憎清公森懸之所警

文王之接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立德之見孔

明晷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稅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

庭祥一作祥者不必愚

伯喈識絕音之器于烟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于未

用之前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

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優整肅者

鹿蹄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諧聲不競者皆禪臚以

高強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

也君若畏酒如畏疾一作風憎醉如憎大一本無病則無

荒沈之咎矣

民有穴地而釀油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立乃

就

慕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颺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者為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豈不或

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

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蛻泉壤自乃軒昂此

卑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于道制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

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

達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

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

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

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露衣裳者謂澗兵不露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太一

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余書問嵇生曰左太冲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

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固云呂氏

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

目耶

闕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

女王食子羹伴不知非甘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蟬蜂是神龍者非但不識

神龍亦不識蟬蜂西晉未聞太平御覽引之作斯蟬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曰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

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炙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一本鼓下磨有迷字

刀殺馬立可驗也

蟬蜂窠作蠟水沫作浮石

落星壩謂吳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

帥諸侯奉之

食鶴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鵝鬼吳景帝有疾召巫現帝試之乃殺鵝埋于苑中架

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

婦人也帝乃重之

獼猴鬼余友人膠永叔善養一大獼猴以鐵鎖鎖之于牀間大齧殺經百日許見鬼者云承塵上有獼猴積瘡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客談話又一葛公迎來送去

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潢汙也荀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髮之人

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寶羈鞍仁義纓纓禮樂

禰衡常云孔融荀彧強可與語餘人酒裏飯裏

上世之人冰霜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饑獼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

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

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敝或廣衣大帶

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或稱抱朴

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

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于

南地也

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

稱意一時毀之

洪不圖基擗捕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意林卷四

伯夷于首陽想四皓于商山乃知穢志者足恥也存張
壽于西極念蘇武于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統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于百世權
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
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
宜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觚之觀耳蒙鄭衛之聲入則騁
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于田弋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

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鑿
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
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

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一本曰作日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閭閻一俗交游趨富貴

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
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
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與解通 不言一也竊他人

之說以成已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知足以立難

成之事成能以圖缺文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

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訖絕者患在傷

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

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

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

害 疏濯胸臆澡雪膻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

幽閒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加厚焉天中記引此序下有未有人交者此而見憎者也二句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至也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

噉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翻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日多温而飽則引日少

湯契後秦益後益即卑陶子也

典論五卷魏文帝

堯崩舜避堯子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于陽城禹

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海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克

應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

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桓靈之際闕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

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夷吾侈而醜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鍊潔而陳避汚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己生

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艷妻書誠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園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

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馮氏

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袁紹妻劉氏甚妒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容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受封其妻泣于內恐琰富貴更取妻妾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鍼于杖端有醉者輒以刺之驗其醉醒

人形性同于庶類勢則早晚死

余喜彈碁畧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

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疏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畧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

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昇而無殃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鑪常用而世輕之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

薄冰當白日聚毛遇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于本不可也蓋文類聚太平御覽並作本不可失也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苦躬一作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魄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羣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名

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

喜能歌舞怒能戰鬪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

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

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水而不寒結木條而

不折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

人主之貴不卹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已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

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

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人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

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危

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狹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篤論四卷 杜恕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既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攷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

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前世之稷

契坐待後來之俊又可能治乎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

畿字伯侯魏書有傳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操察故名

曰理少子恕字務伯

恕在河東坐臥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書有傳

體論四卷恕社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

嘗小故隨侯之珠不能無類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

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夫行者榮辱之卑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

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

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

恕性疎情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

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

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

誇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傳子一百二十卷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

心
買隣人價貴宅宅可買隣不可得也

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

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

猶夜行珮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罽之作窠其巧亦妙矣况復人乎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醎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牛不

食搏牛一下

語曰土非壘也談者謂價耳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柱大而明明則膏

消柱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象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

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撐拄一作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太元經十四卷 梁國楊泉字德潤

怒如烈冬喜如温春

鸞鵠鳳子養性高時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內清外濁弊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

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墜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

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羨榮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

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餽不取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毓字仲賢釋文毓字伏卿北海平昌人晉冀州刺史唐志晉汝南太守

又云長汝太守武帝咸寧間人有毛詩評左傳注等書又有七廟諱議見通典此云字仲蓋有脫誤

隋書志三卷今依

水性雖能流不濞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

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鄉方三千

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

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徐偉長作任氏注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

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君子不卸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

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若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療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誇莫如修身

善約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

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繼事教以理煩

利口者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識曲直期

子不窮務子必勝

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

也

聖人緝機握杼織成天下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登高而建旗則所視者廣順風而奮鏗則所聞者遠非

旌色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況富貴施政令乎

頁農不患疆場之不修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

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

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

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為名

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

者則謂不肖

馬必待乘而後致道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

唐子十卷 名漢字東壽生 吳太元二年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

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輿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輿

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

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

德則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

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

百步也

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垢之謗猶

傷體毛耳

鷹隼羣飛鳳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

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一作寐一本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謗

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遙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九耳其兆不可見其

端不可覺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鬪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于雪中馳光于日下不可得也

顏彥先難云有味如醯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

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紵表不

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寧置于辭不置于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

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鍼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

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

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惟阮

先生乎 按其書晉人也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鹿而張兔罟不可得

也

忿颺焚衣其損多矣忿鬻之熱太平御覽引物理論

棄之所去亦多矣語意亦通則然當為幾上增未字推飯而棄之損益多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剥富強

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

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

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

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

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

人也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

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

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

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義曰繫馴駒以糝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

亦如此也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

壽葵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子還母尸三男子市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

宜舉要

禮云繼父服齊衰傳子曰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舉已父

甚於兩絕天也竊一本作與已父絕甚于兩夫也注云絕字舊誤在兩字下則是以天為夫字

耳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

隣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饑少固非孝乎穀

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

餓母也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

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

糧遂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

陽愛先人遺禮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

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賈

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

犬齧一狸狸齧一鷄鷄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

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

而况遺窮者乎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

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脫羣羊何隔憚哉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傳說之後立字休夾子咸字長虞

晉書有傳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

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叙世教則

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非良史

也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割地利已天下營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

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

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立衡以善詩至宰

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

非殷之漁者遇湯文武然後知其非也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

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質同也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廣瀾者終世不知其底故

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漢世賤輜車而今貴之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始皇塚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卽射之以人魚膏作燭

逐兔之大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漢高祖度關而網疎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駕駘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瓦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作鷓鴣二漢之巨燭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

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塵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綜五十絲六十綜六十絲先生乃易十二筭奇文異

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一作能自然成陰陽無窮也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

給事中與高堂隆奈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如試之效也言於明帝明

帝詔使作之車乃成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

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未

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

而天下之惡皆除矣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

國典之隆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

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君子內沈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

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感邪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

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

謂其偏奸者故立一定之法

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騶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

有所能

搆大厦者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實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下之害莫害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

服亦重四海之珍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鏤石作虎碑虎崇偽陳於三衛妨

功喪德異端並起掩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

豈不難哉

賞不避疎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

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

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

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

事遠之唯恐不速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喘情真多妄口莫多言蠖孔潰河湫川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已者不能不愛憎已者不能不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思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書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

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

人之涉也譬如奕碁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意林卷五

意林逸文

海昌周廣業輯

鶻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盤魏文侯問孰最善扁鵲云長兄神眎故名不聞家仲兄神毫毛故名不出門臣針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世賢篤錦繡萬花谷後集鑿類注云出意

神農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會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國皇字人老老人出現其方長生長生死眾曜同光神農從其嘗藥以致人命路史後紀炎帝紀注引唐馬總意林

袁准正書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己販妻鬻子則

知災祥有自然之理施元之注蘇詩引馬總意林

叔敖作期思陂而荆土用贍天中記陂類引意林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媾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腹女

惡蛾眉士惡勝已由來尙矣天中記蘭類引意林

右計五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尤為古與惜

羅氏失記書名不知僕射從何錄出也意林在明世

已非完帙故天中記所載率與廬本相同而亦有兩條絕異者此必別有依據自惟固陋不能博考先就

所見集之亦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也俟該洽者重為

增益焉

意林卷二 缺文 照宋刻補

鴟冠子三卷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麋鹿之居可招而係此在上者慈

心

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曰子三人其孰最善扁

鵲鍼人血脈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王孫子一卷

衛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

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

貧窮吾恐鄰國貪養賢以勝吾也

意林卷六 照宋刻全本補

萬機論八卷 齊濟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

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則

寬死否參者云女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

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也

法訓八卷 名册

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

念己之短好人之長近仁也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相憎者能生無辜之毀相愛者能飾無實之譽

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

新言 吳太常顧壽字顯造

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稔佞人之入雖然膏莫見

其清也

鍾子弼蕘五卷 士季

珪玉棄於糞土鉛錫列於和肆觀者以鉛錫是真珪璧

是偽膠之與漆合而不離煙之與水離而不合

典語十卷 陸景

榮辱所以化君子賞罰所以禦小人受金行穢非貞士

之操青主事讐非忠臣之節唯高帝用陳平齊桓用管

仲耳

狗烏獲之手雖錙銖不能勝掩離婁之目雖崇岱不能睹絆駮驥之足雖跬步不能發斷鴻鵠之翮雖尋常不能奮

默記三卷 吳大鴻臚張儼字子節

堯舜不能化朱均使爲善瞽瞍不能染重華使行惡

新言五卷 裴系

鷙鳥之擊必俛其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故用兵者示之以柔迎之以剛見之以弱乘之以強

烏鳶之卵不毀則鳳凰至誹謗之言不誅則忠言達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材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正書二十五卷 袁華

交接廣而信衰于友爵祿厚而忠衰于君

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與汝殺犬妻還曾子援弓將射犬妻日向與兒戲乎曾子曰教化始于童子昏若之何其以訓耶

正論十九卷 袁 字耀卿

鴉抱鼠而仰號恐鷓鴣之奪已

蘇子十八卷 名淳衛人也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炳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女惡蛾眉士惡多口由來尚矣周之管蔡秦之趙高其惡何比吾欲比之狗馬狗馬能致遠伏符吾欲比之虎豹虎

豹則君子愛其文章吾欲比之蝮蛇蝮蛇則瘵偏枯之疾吾欲比之鳩鳥鳩鳥又能去公子牙而安魯國惟有青蠅蒼鼠覆國殘家可比

世要十卷 桓範字元則魏大司農

加脂粉則嫫母進蒙不潔則西施屏今學亦如此學之脂粉亦厚矣

伐一樹除一苗猶先看可伐而除之况害人而不詳審也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君子能修善而未必遇小人不能修善未必不遇

中才之人知隨年長事以學增故年長則智廣疑缺則見博

陸子十卷 名雲字士龍晉人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入便之無如之何物動而壘已將形而行迹以絃在木而音和絲在繡而服美神觸物而機駭情適變而思易

新論十卷 夏侯湛字孝若晉散騎常侍

爪生于肉去爪而肉不知髮生于皮去髮而皮不知萬物之在天地同爪髮之在身體皆統于神明不可亂也擇才而官之則明主不用不肖之臣擇主而事之則君子不事昏闇之主

析言十卷 張顯

被仁義作府庫食道德作黎粟古人有言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稽古無以事君始皇李斯是已

幽求子二十卷 杜夷字 晉國子祭酒

凡人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服臨觴念感則旨酒失甘對饗思哀則嘉餼易味

裘以嚴霜見愛葛以當暑見親

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醜好相招

從山林猶朝廷猶飛鴻之與雞鶩

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者及其凌崗巒超溪壑而有遺身之志耳

千子十卷 名實字令升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勢弱于已則虎步而凌之勢強于已則躡行而事之此姦雄之才也亦且小人

新論十卷 華譚字令恩仕晉

干雲之枝不育於邱垤之顛徑寸之珠不產于滄汗之清

清

志林二十四卷 溫達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棄一葉世人皆能知之

孫子十二卷 名韓字典公仕晉

教之治性猶藥之治病疾若倒懸而求藥于崑崙之山是身後也

大光明乎天燈燭何施矣時雨濤乎地既灌何用焉朱門之家鬼守其闕多藏之室人窺其牆

義記十卷 名夷

衣煖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百姓之飢非人也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借六合之耳以聽則八表之音可聞

國無道而尸大位可恥也國有道而有抱關擊柝亦恥也

遊女見人悅之則自謂逾于西施桀紂見人尊之則自謂過于禹湯

登高使人意遠臨深使人志清

諸葛子一卷

縱盜飲酒非翦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萌

要言十四卷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豈不戒耶

符子二十卷 名頌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木而焦者

神農本草六卷

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自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

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會聞太古之時

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

有九門中門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泉耀同光神農乃從而嘗藥以救人命

相牛經一卷 齊威

相馬經二卷 伯樂

相鶴經一卷 淳邱公

司馬兵法三卷 穰苴

國雖大戰必亡天下雖平天下亦危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軍亂軍容入國則國亂順命上賞犯令上戮

孫子兵法十卷 名武

黃石公記三卷

與眾好生者靡不成與眾同惡者靡不傾四民用虛國家無儲四民用足國家安樂

汜勝之書二卷

相貝經一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塞針孔置水中則浮燒角入山則虎豹自遠惡其息也

取大鏡高懸置水盆于其下則見四鄰矣取沸湯置盆中密以新縑沈中三日成冰取鴻毛縑囊貯之可以渡

江不溺

馬好嚼人取殭蠶塗其上唇即差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者取一丸置舌

下以含之令人不醉

博物志十一卷 張華字茂先

竹譜一卷 戴凱之

筆墨法一卷 韋仲將

筆用羊青作心明日羊柱以兔毫衣羊青使中心高並去其穢毛使毛不髯茹也

新序三十卷

五教五卷 諶周

周牌一卷

夢書十卷

九章算術一卷

卷二補二家本有目無文卷六全補共四十一家內有目無文十三家勤圃先生所採逸文略見於此惟袁準正書太歲在酉一條此轉失去大都宋本亦不全矣此從暹樓鈔得成完璧實為可寶惜周先生未見也嘉慶丙子四月李遇孫識

